胡適作品集 30

胡適選註的詞選

胡適



胡適紀念館授權出版
遠流出版公司榮譽印行



封面照片：胡適先生
蝴蝶頁篆刻：齊白石（陰文「適之」）
臺靜農（陽文「胡適的書」）
封面、蝴蝶頁及內頁插圖設計：黃金鐘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胡適「獨為神州惜大儒」的王國維

王國維是中國近代的大學者，他在詞曲、古史、古文字學等領域的成就極為驚人。胡適曾推薦他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任教，陳寅恪說胡適「獨為神州惜大儒」，就是指這件事。



南宋愛國詩人陸游

陸游(1125～1210)，南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所作詩詞多悲壯激烈，晚年漸歸閑適，寫自然界景物，清麗可喜，與楊萬里、范成大同爲「自然詩人」的大家。



天才詩人蘇東坡

胡適認爲蘇東坡出現之後，詞的歷史就從「歌者的詞」進入到「詩人的詞」；從此，這種新詞體，可以詠古、可以悼亡、可以談禪、可以說理、可以發議論；充分表達詞人的風格。



集唐五代詞之大成的李後主

南唐後主李煜是一位亡國之君，但在詞上有很高的造詣。胡適認爲李後主的詞仍然是要給倡家歌者唱的，題面不出男女艷歌；但是李煜悲哀的境遇與深刻的感情，抬高了詞的意境。

李後主像

胡適選註的詞選

胡適作品集 30

胡適作品集㉚

胡適選註的詞選

作　者／胡　適

＊本書由胡適紀念館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印行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392-3707

總經銷／**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10909大理街132號三樓

郵撥／0103854-0　**電話**／306-6842

法律顧問／

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電話**/(05)227-3193

董安丹律師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42號503室　**電話**/721-9391

呂榮海律師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2號8樓2室　**電話**/394-3393

內文印刷／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臺北市武成街101巷6弄1號　**電話**/305-3735

封面印製／

萬輿印刷製版公司・中和市景新街140-4號1樓　**電話**/249-1836

1986年5月25日　遠流一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售價100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香港出版者／香港遠流出版公司　**定價** H.K. $25.

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

香港總經銷／有成書業有限公司　**電話**/5-293283

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

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出版前言

王榮文

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胡適之先生的作品，它的意義可能很接近胡先生自己說的「價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 工作；也就是說，在胡先生「恩怨將盡之時」，正是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就胡適論胡適，「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的時候。

近幾年，有關胡適之先生的研究與出版，又有另一種蓬勃的氣象。例如：唐德剛先生著、譯的《胡適雜憶》《胡適口述自傳》二書，都曾引起廣泛的閱讀興趣；胡頌平先生編寫工程浩大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定稿》已經出版了；余英時先生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也開啓了「爲胡適定位」的有意義的討論。即使在海峽對岸，五十年代大陸上舉國批胡的「熱鬧」早已退散了。這幾年，他們重新整理出版《胡適的日記》《胡適書信集》，並編纂《胡適著譯繫年目錄與分類索引》，這些行動，多少都透露了一點不尋常的訊息。

另一方面，胡適之先生的「俗世聲名」正迅速地沉澱，他自己的確是已從「我的朋友胡適之」轉而成爲一個純粹的「歷史命題」。胡先生俗世聲名的消退，卻也有益於「胡適定位」的討論；

新起的研究者，漸漸不是與胡適之先生有生前交誼的一輩。余英時先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文中就說：「我和適之先生從無一面之雅，因此在情感上也產生不了『譽』或『謗』的傾向。」這大概是新一輩胡適研究者的特質吧。

正是因爲胡適之先生已經成爲一個「歷史命題」，「重新看胡適」就變得可能了。遠流版的《胡適作品集》，實際上就是重新看待胡適之先生的一個起步工作。我們在胡適紀念館的授權之下，先將胡先生的舊作集中整理出版；另一方面，我們也進一步蒐羅胡先生生前的其他著述，並對現有的材料進行分類整理的工作，希望有助於《胡適全集》的早日出版。

《胡適作品集》的新版發行，也對此地青年學子有著「實用的」現代意義。胡先生一生的文字與思想都是「明白曉暢」，他更留下一個爲學態度的最佳模範。他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他又說：「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套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即使在今天，這句話不但不嫌過時，還益發顯出它的教育價值。

最後，我們對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得以印行，特別要感謝胡適紀念館館主任王志維先生的信任與委託，也感謝陳宏正先生的穿針引線與熱心協助。

胡適作品集30 胡適選註的詞選

目錄

第五編　六十七首

第六編　六十六首

序

《詞選》的工作起於三年之前，中間時有間斷，然此書費去的時間卻已不少。我本想還擱一兩年，等我的見解更老到一點，方才出版。但今年匆匆出國，歸國之期遙遙不可預定，有些未了之事總想作一結束，使我在外國心裏舒服一點。所以我決計把這部書先行付印。有些地方，本想改動；但行期太匆忙，我竟無法細細修改，只好留待將來再版時候了。

我本想作一篇長序，但去年寫了近兩萬字，一時不能完功，只好把其中的一部分——「詞的起原」——抽出作一個附錄，其餘的部分也須待將來補作了。

今天從英國博物院裏回來，接着王雲五先生的信，知道此書已付印，我想趁此機會寫一篇短序，略略指出我選詞的意思。有許多見解，已散見於各詞人的小傳之中了；我在此地要補說的，只是我這部書裏選擇去取的大旨。

我深信，凡是文學的選本都應該表現選家個人的見解。近年朱彊邨先生選了一部《宋詞三百

首》，那就代表朱先生個人的見解；我這三百多首的五代宋詞，就代表我個人的見解。我是一個有歷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詞選》就代表我對於詞的歷史的見解。

我以爲詞的歷史有三個大時期：

第一時期：自晚唐到元初（八五〇——一二五〇），爲詞的自然演變時期。

第二時期：自元到明清之際（一二五〇——一六五〇），爲曲子時期。

第三時期：自清初到今日（一六二〇——一九〇〇），爲模倣填詞的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詞的「本身」的歷史。第二個時期是詞的「替身」的歷史，也可說是他「投胎再世」的歷史。第三個時期是詞的「鬼」的歷史。

詞起於民間，流傳於娼女歌伶之口，後來才漸漸被文人學士採用，體裁漸漸加多，內容漸漸變豐富。但這樣一來，詞的文學就漸漸和平民離遠了。到了宋末的詞連文人都看不懂了，詞的生氣全沒有了。詞到了宋末，早已死了。但民間的娼女歌伶仍舊繼續變化他們的歌曲，他們新翻的花樣就是「曲子」。他們先有「小令」，次有「雙調」，次有「套數」。套數一變就成了「雜劇」；「雜劇」又變爲明代的劇曲。這時候，文人學士又來了；他們也做「曲子」，也做劇本；體裁又變複雜了，內容又變豐富了。然而他們帶來的古典，搬來的書袋，傳染來的酸腐氣味又使這一類新文學漸漸和平民離遠，漸漸失去生氣，漸漸死下去了。

清朝的學者讀書最博，離開平民也最遠。清朝的文學，除了小說之外，都是朝着「復古」的方面走的。他們一面做駢文，一面做「詞的中興」的運動。陳其年、朱彝尊以後，二百多年之中很出了不少的詞人。他們有學《花間》的，有學北宋的，有學南宋的；有學蘇辛的，有學白石、玉田的，有學淸眞的，有學夢窗的。他們很有用全力做詞的人，他們也有許多很好的詞，這是不可完全抹殺的。然而詞的時代早過去了，過去了四百年了。天才與學力終歸不能挽回過去的潮流。三百年的淸詞，終逃不出模倣宋詞的境地。所以這個時代可說是詞的鬼影的時代；潮流已去，不可復返，這不過是一點點迴波，一點點浪花飛沫而已。

我的本意想選三部長短句的選本：第一部是《詞選》，表現詞的演變；第二部是《曲選》，表現第二時期的曲子；第三部是《淸詞選》，代表淸朝一代才人借詞體表現的作品。

這部《詞選》專表現第一個大時期。這個時期，也可分作三個段落。

一、歌者的詞，

二、詩人的詞，

三、詞匠的詞。

蘇東坡以前，是教坊樂工與娼家妓女歌唱的詞；東坡到稼軒、後村，是詩人的詞；白石以後，直到宋末元初，是詞匠的詞。

《花間集》五百首，全是爲倡家歌者作的，這是無可疑的。不但「花間集序」明明如此說；卽看其中許多科舉的鄙詞，如「喜遷鶯」「鶴冲天」之類，便可明白。此風直到北宋盛時，還不曾衰歇。柳耆卿是長住在娼家，專替妓女樂工作詞的。晏小山的詞集自序也明明說他的詞是作了就交與幾個歌妓去唱的。這是詞史的第一段落。這個時代的詞有一個特徵：就是這二百年的詞都是無題的：內容都很簡單，不是相思，便是離別，不是綺語，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標題；題底也許別有寄託，但題面仍不出男女的豔歌，所以也不用特別標出題目。南唐李後主與馮延巳出來之後，悲哀的境遇與深刻的感情自然抬高了詞的意境，加濃了詞的內容；但他們的詞仍是要給歌者去唱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始終不曾脫離平民文學的形式。北宋的詞人繼續這個風氣，所以晏氏父子與歐陽永叔的詞都還是無題的。他們在別種文藝作品上，儘管極力復古，但他們作詞時，總不能不採用樂工娼女的語言聲口。

這時代的詞還有一個特徵：就是大家都接近平民的文學，都採用樂工娼女的聲口，所以作者的個性都不充分表現，所以彼此的作品容易混亂。馮延巳的詞往往混作歐陽修的詞；歐陽修的詞也往往混作晏氏父子的詞。(周濟選詞，强作聰明，說馮延巳小人，決不能作某首某首「蝶戀花」！這是主觀的見解；其實「幾日行雲何處去」一類的詞可作忠君解，也可作患得患失解。)

到了十一世紀的晚年，蘇東坡一班人以絕頂的天才，採用這新起的詞體，來作他們的「新

詩」。從此以後，詞便大變了。東坡作詞，並不希望拿給十五六歲的女郎在紅氍毹上裊裊婷婷地去歌唱。他只是用一種新的詩體來作他的「新體詩」。詞體到了他手裏，可以詠古，可以悼亡，可以談禪，可以說理，可以發議論。同時的王荊公也這樣做；蘇門的詞人黃山谷、秦少游、晁補之，也都這樣做。山谷、少游都還常常給妓人作小詞；不失第一時代的風格。稍後起的大詞人周美成也能作絕好的小詞。但風氣已開了，再關不住了；詞的用處推廣了，詞的內容變複雜了，詞人的個性也更顯出了。到了朱希眞與辛稼軒，詞的應用的範圍，越推越廣大；詞人的個性的風格愈發表現出來。無論什麼題目，無論何種內容，都可以入詞。悲壯、蒼涼、哀豔、閑逸、放浪、頹廢、譏彈、忠愛、游戲、詼諧，……這種種風格都呈現在各人的詞裏。

這一段落的詞是「詩人的詞」。這些作者都是有天才的詩人；他們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協律不協律；他們只是用詞體作新詩。這種「詩人的詞」，起於荊公、東坡，至稼軒而大成。

這個時代的詞也有他的特徵。第一，詞的題目不能少了，因爲內容太複雜了。第二，詞人的個性出來了；東坡自是東坡，稼軒自是稼軒，希眞自是希眞，不能隨便混亂了。

但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於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採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文人的參加自有他的好處：淺薄的內容變豐富了，幼稚的技術變高明了，平凡的意境變高超了。但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學到手之後，劣等

的文人便來模倣；模倣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丟掉了創作的精神。天才墮落而爲匠手，創作墮落而爲機械。生氣剝喪完了，只剩下一點小技巧，一堆爛書袋，一套爛調子！於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結了，文學的生命又須另向民間去尋新方向發展了。

四言詩如此，楚辭如此，樂府如此。詞的歷史也是如此。詞到了稼軒，可算是到了極盛的時期。姜白石是個音樂家，他要向音律上去做工夫。從此以後，詞便轉到音律的專門技術上去。史梅溪、吳夢窗，張叔夏都是精於音律的人；他們都走到這條路上去。他們不惜犧牲詞的內容來遷就音律上的和諧。例如張叔夏《詞源》裏說他的父親作了一句「瑣窗深」，覺得不協律，遂改爲「瑣窗幽」，還覺得不協律，後來改爲「瑣窗明」，才協律了。「深」改爲「幽」還不差多少；「幽」改爲「明」，便是恰相反的意義了。究竟那窗子是「幽暗」呢，還是「明敞」呢？這上面，他們全不計較！他們只求音律上的諧婉，不管內容的矛盾！這種人不是詞人，不是詩人，只可叫做「詞匠」。

這個時代的詞叫做「詞匠」的詞！這個時代的詞也有幾種特徵。第一是重音律而不重內容。詞起於歌，而詞不必可歌，正如詩起於樂府而詩不必都是樂府，又正如戲劇起於歌舞而戲劇不必都是歌舞。這種單有音律而沒有意境與情感的詞，全沒有文學上的價值。第二，這時代的詞側重「詠物」，又多用古典。他們沒有情感，沒有意境，卻要作詞，所以只好作「詠物」的詞。這種

詞等於文中的八股，詩中的試帖；這是一班詞匠的笨把戲，算不得文學。在這個時代，張叔夏以南宋功臣之後，身遭亡國之痛，還偶然有一兩首沉痛的詞（如「高陽臺」）。但「詞匠」的風氣已成，音律與古典壓死了天才與情感，詞的末運已不可挽救了。

這是我對於詞的歷史的見解，也就是我選詞的標準。我的去取也許有不能盡滿人意之處，也許有不能盡滿我自己意思之處。但我自信我對於詞的四百年歷史的見地是根本不錯的。

這部《詞選》裏的詞，大都是不用注解的。我加的注解大都是關於方言或文法的。關於分行及標點，我要負完全責任。《詞律》等書，我常用作參考，但我往往不依他們的句讀。有許多人的詞，例如東坡，是不能依《詞律》去點讀的。

顧頡剛先生爲我校讀一遍，並替我加上一些注，我很感謝他的好意。

胡適　十五・九・三十夜，倫敦。

第一編

無名氏

竹枝①

楊柳青青，江水平，
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晴還有晴②。

①此是民歌，誤收入劉禹錫的集子裏。
②「晴」字與「情」字雙關。

張志和

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十六歲，擢明經；唐肅宗賞識他，命他待詔翰林；因事被貶，赦還後不復出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他著有《玄眞子》，因又自號「玄眞子」。他善畫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新唐書》卷一九六）。他的年代約當西曆七三〇——八一〇年。

漁父

西塞山①前白鷺飛。
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
綠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

①在浙江吳興縣。

温庭筠

字飛卿，太原人。大中初（約八五〇），廳進士，累年不第。《舊唐書》說他「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卷一九〇下）。他終身放蕩潦倒，後來做方城尉，再遷隋縣尉，死時約當八八〇。

温庭筠的詩與李商隱齊名。他的詞「工於造語，極爲綺靡」（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他有《握蘭》和《金荃》兩集，但都不傳。現在流傳的都只是散見《花間集》等選本的。

南歌子

倭墮①低梳髻，
連娟②細掃眉。
終日兩相思。
爲君憔悴盡
百花時。

憶江南

梳洗罷，
獨倚望江樓。
過盡千帆皆不是，
斜暉脈脈，水悠悠。——
腸斷白蘋洲。

①倭墮髻為垂下之髻。

②連娟眉為細長之眉。

酒泉子

花映柳條。
閑向綠萍池上，
凭闌干，窺細浪。——
雨蕭蕭。

近來音信兩疎索，
洞房空寂寞。
掩銀屏，垂翠箔，
度春宵。

更漏子

玉爐香，
紅蠟淚，
偏照畫堂秋思！
眉翠薄，
鬢雲殘，
夜長衾枕寒。

梧桐樹，
三更雨，
不道離情正苦！
一葉葉，
一聲聲，
空階滴在明！

菩薩蠻

玉樓明月長相憶。
柳絲嫋娜春無力。
門外草萋萋，
送君聞馬嘶。①

①這兩行寫的是夢境。

畫羅金翡翠，
香燭銷成淚。
花落，子規啼，——
綠窗殘夢迷。

又

南園滿地堆輕絮，
愁聞一霎清明雨。
雨後却殘陽，
杏花零落香。
無言勻睡臉，
枕上屏山掩。
時節欲黃昏，
無憀獨倚門。

訴衷情

鶯語，
花舞，
春晝午。
雨霏微。

金帶枕，
宮錦①。
鳳凰帷。
柳弱，蝶交飛，
依依。
遼陽音信稀。——
夢中歸！

①宮錦做的被。

李存勗（後唐莊宗）

莊宗是李克用的長子，少年善騎射，膽勇過人。天祐五年（九〇八）克用死，他嗣晉王位，攻破北方的梁燕兩國，遂於九二三年即帝位。他只做了三年多的皇帝，臣下作亂，死於亂兵之中（九二六）。

《五代史》稱他「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北宋中葉）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卷三十七）。他自己做伶人，自稱李天下。《五代史》說他「自其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作亂的首領高從謙即是從伶人出身的。莊宗死後，他的伶人堆起一些樂器來，把他的屍首焚燒了。

一葉落

一葉落，
搴朱箔：
此時景物正蕭索。
畫樓月影寒，
西風吹羅幕，——
吹羅幕，
往事思量著。

韋莊

字端己，杜陵人。唐乾寧元年（八九四）進士。少年能詩；中和癸卯（八八三），他在長安應擧，恰遇黃巢的大亂，他把當日的亂離情形寫成一首長詩，題爲「秦婦吟」，凡一千三百餘字。此詩久失傳，近年敦煌石室中發現兩種五代人寫本，此詩遂得復傳於世。他的詩集《浣花集》十卷，有《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

唐末大亂，他於天復元年（九〇一）應聘爲西蜀書記，輔助王建。唐亡（九〇七），王建據蜀稱帝，韋莊做宰相。前蜀的開國制度多是他定的。他死在前蜀建國的第四年（九一〇）。

他的詞集失傳，但散見《花間》等集中的詞還不少。他的詞長於寫情，技術樸素，多用白話，一掃溫庭筠一派的纖麗浮文的習氣。在詞史上要算一個開山大師。

訴衷情

燭燼，香殘，簾半捲，
夢初驚。
花欲謝，
深夜，
月朧明。

何處按歌聲，
輕輕？
舞衣塵暗生，
負春情。

思帝鄉

春日遊，
杏花吹滿頭。
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
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
縱被無情棄，不能羞。

女冠子

四月十七，
正是去年今日
別君時，
忍淚佯低面，
含羞半斂眉。

不知魂已斷，
空有夢相隨。
除卻天邊月，
沒人知。

又

昨夜夜半，
枕上分明夢見，
語多時，

依舊桃花面，
頻低柳葉眉。
半羞還半喜，
欲去又依依。——
覺來知是夢，
不勝悲。

菩薩蠻

人人盡說江南好，
遊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於天，
畫船聽雨眠。

壚邊人似月，
皓腕凝雙雪。
未老莫還鄉，
還鄉須斷腸。

又

如今卻憶江南樂：
當時年少春衫薄，
騎馬倚斜橋，
滿樓紅袖招。
翠屏金屈曲，
醉入花叢宿。

此度見花枝，
白頭誓不歸。

又

勸君今夜須沈醉；
尊前莫話明朝事。
珍重主人心，
酒深情亦深。
須愁春漏短，
莫訴金杯滿。
遇酒且呵呵，——
人生能幾何？

謁金門

春雨足，
染就一溪新綠。
柳外飛來雙羽玉①，
弄晴相對浴。

①雙羽玉，玉字是形容詞，倒置在下，此言一雙白羽的鳥。

樓外翠簾高軸①，
倚遍闌干幾曲。
雲淡，水平，煙樹簇；
寸心，千里目。

①高軸即高捲。

又

空相憶，
無計得傳消息。
天上嫦娥人不識，
寄書何處覔？

新睡覺來無力；
不忍把君書跡。
滿院落花春寂寂，
斷腸芳草碧。

歸國遙

金翡翠，
爲我南飛，傳我意：
罨畫橋邊春水，
幾年花下醉？

別後只知相愧；
淚珠難遠寄。
羅幕，繡幃，鴛被，
舊歡如夢裏。

牛嶠

字松卿，一字延峯，隴西人，唐乾符五年（八七八）的進士。後來也做了前蜀王建的官，做到給事中。他的詩歌很著名。

江城子

鵁鶄飛起郡城東。
碧江空，
半灘風，
越王宮殿，蘋葉藕花中。
簾捲水樓，魚浪起；
千片雪，
雨濛濛。

牛希濟

他是牛嶠的姪兒，在蜀做到御史中丞。後唐莊宗伐蜀，王衍降（九二五），牛希濟也降了後唐，做到雍州節度副使。

生查子

春山煙欲收，
天澹星稀小。
殘月臉邊明，
別淚臨清曉。
語已多，情未了，
回首猶重道：——

記得綠羅裙，
處處憐芳草①。

①因為愛那穿綠的女子，故處處憐惜那綠色的草。或謂「芳草」指王孫，殊誤。

又

新月曲如眉，
未有團圞意。
紅豆①不堪看，

滿眼相思淚。

①紅豆又名相思子。

終日劈桃穰，

「人」在心兒裏。

兩朵隔牆花，

早晚成連理！

張泌

舊說，張泌是淮南人；初官句容尉，上書陳治道，南唐後主徵爲監察御史，官內史舍人。後來他隨後主歸宋，仍入史館，遷郎中。歸宋後，寄家毗陵。（杜文瀾《詞人姓氏錄》；《中國人名大辭典》補遺頁一四略同。）此說不知有何根據。但我們以爲此說殊多謬誤。《花間集》結集於九四〇年，其時南唐建國不及四年。後主嗣位在九六一年，相距二十餘年。而《花間集》裏已稱張舍人泌了。《花間集》稱人的官爵皆是結集時的官爵，故和凝只稱「學士」，而不稱「相」。所以我們疑心詞人張泌另是一人，大概也是蜀人；他的年輩很早，故他的詞在《花間集》裏列在韋莊、薛昭蘊之後。

江城子

碧闌干外小中庭，
雨初晴，
曉鶯聲，——
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
睡起捲簾無一事，
勻面了，
沒心情。

蝴蝶兒

蝴蝶兒，
晚春時，
阿嬌初著淡黃衣，
倚窗學畫伊。

還似花間見，
雙雙對對飛。——
無端和淚拭臙脂，
惹教雙翅垂。

浣溪沙

枕障薰爐隔繡幃；
二年終日兩相思。——
杏花明月始應知。

天上人間何處去？
舊歡新夢覺來時
黃昏，微雨，畫簾垂。

又

晚逐香車入鳳城，
東風斜揭繡簾輕，
慢迴嬌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計是？
便須佯醉且隨行。——
依稀聞道「太狂生！」

顧夐

仕蜀爲太尉，事跡不詳。

荷葉杯

夜久歌聲怨咽，——
殘月，——
　菊冷，露微微，
看看溼透縷金衣。——
歸摩①歸？
歸摩歸？

①摩即古文的「未」，白話的「沒有」。

又

一去又乖期信。
春盡；
　滿院長莓苔，
手挼裙帶獨徘徊。——
來摩來？
來摩來？

訴衷情

永夜拋人何處去？
絕來音。
　香閣掩，
　眉斂，
月將沈。
爭忍不相尋？
怨孤衾：
換我心爲你心，
始知相憶深！

毛熙震

蜀人，官秘書監。事跡不詳。

清平樂

春光欲暮，
寂寞閑庭戶，
粉蝶雙雙穿檻舞，
簾捲晚天疎雨。

含愁獨倚閨幃，
玉爐煙斷，香微。
正是銷魂時節，
東風滿院花飛。

菩薩蠻

繡簾高軸，臨塘看，
雨翻荷芰真珠散。
殘暑晚初涼，
輕風渡水香。

無憀悲往事，
爭那①牽情思！

光影②暗相催，
等閑秋又來！

①爭那，怎麼那樣地。詩詞中「爭」字皆同「怎」字。
②光影，卽光陰。

歐陽炯

《宋史》卷四百七十九作歐陽迥。益州華陽人。少事王衍，爲中書舍人。蜀平後，孟知祥鎮成都，他又回蜀。孟知祥立國，他從中書舍人做到宰相。孟昶降宋，他跟着歸宋。開寶四年（九七一）死，年七十六。

《宋史》說他「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迥至宰司，尚習此技。」

他的詞散見《花間》等集。

更漏子

玉闌干，
金甃井，
月照碧梧桐影。
獨自箇，
立多時，
露華濃濕衣。

一向凝情望，
待得不成模樣。
雖叵①耐，
又尋思：——
爭生嗔得伊？

①叵字是「不可」二字的合音。

和凝

字成績，鄆州須昌人。十九歲舉進士。後唐時，知制誥，知貢擧；後晉天福五年（九四〇）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後周顯德二年（九五五）死，年五十八。《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說他「平生爲文章，長於短歌豔曲。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當時刻書初行，故史記此事。《新五代史》還說「識者多非之」。）

他的詞集名《香奩集》，今無傳本。

江城子

竹裏風生月上門。
理秦箏，
對雲屏，
輕撥朱絃，恐亂馬嘶聲。
含恨含嬌獨自語：
今夜約，
太遲生①。

①「生」是當時白話裏一種語尾。如說「太瘦生」，「太恨生」。我疑此字是「些」「ㄥ」的合音。

又

斗轉，星移，玉漏頻；
已三更。
對棲鶯，
歷歷花間，似有馬蹄聲。
含笑整衣開繡戶，
斜斂手，
下階迎。

孫光憲

字孟文，陵州貴平人。少游荊南，受高從誨的知遇。高氏三世據荊南，光憲皆在幕府。宋初，高氏獻地，宋太祖授光憲爲黃州刺史。乾德六年（九六八）死。

光憲博通經史，好學，多藏書。他著書甚多，今惟《北夢瑣言》二十卷流傳於世。

思帝鄉

如何！
遣情情更多。
永日水晶簾下斂雙蛾，
六幅羅裙窣地微行曳碧波，
看盡滿池疎雨打團荷。

無名氏

菩薩蠻

牡丹含露眞珠顆，
美人折向庭前過；
　含笑問檀郎①：
花强？妾貌强？

檀郎故相惱，
須道花枝好。
　一面發嬌嗔，
碎挼花打人。

①檀郎是一種親熱的稱呼。檀郎猶言香郎。

擷芳詞

風搖蕩，
雨濛茸，
翠條柔弱花頭重。
　春衫窄，
香肌濕；
記得年時，
共伊曾摘。

都如夢，

何曾共？
可憐孤似釵頭鳳。
關山隔，
晚雲碧；
燕兒來也，
又無消息！

李璟（南唐元宗）

李璟於九四三年嗣他的父親李昪的帝位。後來周世宗的兵威强盛，南唐恐懼，遂去帝號，稱唐國主。宋太祖建隆二年（九六一）死，年四十六。

《南唐書》說王感化善謳歌，元宗作「浣溪沙」二闋，手寫賜感化。其一卽我們所選的一首。元宗嘗戲問馮延巳：「『吹皺一池春水』干卿甚事？」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特高妙也？」這個故事可以使人想見當日南唐君臣提倡文藝的狀況。

攤破浣溪紗

菡萏香銷翠葉殘。
西風愁起碧波閒。
還與容光共憔悴，
不堪看！
細雨夢回雞塞①遠；
小樓吹徹玉笙寒。
簌簌淚珠，多少恨，——
倚闌干②。

①雞塞卽雞鹿塞。《漢書》「匈奴傳」有雞鹿塞。在今蒙古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②這首詞中的字句，各本頗有異同。今從《南唐書》。

馮延巳

字正中，其先彭城人，唐末南渡，家於新安。南唐李氏建國，延巳與其弟延魯（後改名謐）都得信任。延巳做到宰相，當「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燕集，多運藻思，爲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宋陳世修序《陽春集》）。他死時約在九六〇年。

延巳有《陽春集》，宋初已多散失。嘉祐戊戌（一〇五八），陳世修重輯成書，頗收入一些別人的詞。有四印齋王氏刻本。

歸國遙

江水碧，
江上何人吹玉笛？
扁舟遠送瀟湘①客。
蘆花千里霜月白。
傷行色，——
來朝便是關山隔。

①瀟湘是瀟、湘二水合流之名。

謁金門

風乍起，

吹皺一池春水。
閑引鴛鴦芳徑裏，
手挼紅杏蕊。

鬪鴨，闌干獨倚；
碧玉搔頭斜墜。
終日望君君不至，
舉頭聞鵲喜。

阮郎歸

南園春半踏青時，
風和聞馬嘶。
青梅如豆柳如絲，
日長蝴蝶飛。

花露重，
草煙低，
人家簾幕垂。
鞦韆慵困，解羅衣，——
畫梁雙燕棲。

蝶戀花

蕭索清秋珠淚墜。
枕簟微涼，
展轉渾無寐。
殘酒欲醒中夜起，
月明如練天如水。

階下寒聲啼絡緯。
庭樹金風，
悄悄重門閉。
可惜舊歡攜手地，
思量一夕成憔悴。

又

幾日行雲何處去？
忘了歸來，
不道春將暮。
百草千花寒食路，
香車繫在誰家樹？
淚眼倚樓頻獨語：
「雙燕飛來，
陌上相逢否？」
撩亂春愁如柳絮，
悠悠夢裏無尋處。

長命女

春日宴，
綠酒一杯歌一遍，
再拜陳三願：
一願郎君千歲；
二願妾身長健；
三願如同梁上燕，
歲歲長相見！

遠夢初歸。
夢過金扉，
花謝窗前夜合①枝。

①夜合花，一名合歡，又名合昏，夏間開紅小花，其葉至夜卽合。

昭陽殿裏新翻曲，
未有人知。
偸取笙吹，
驚覺寒蛩到曉啼。

臨江仙

冷紅飄起桃花片，
青春意緒闌珊。

采桑子

中庭雨過，春將盡，
片片花飛。
獨折殘枝，
無語凭闌只自知。

玉堂香暖，珠簾捲；
雙燕來歸。
後約難期，
肯信韶華得幾時！

采桑子

西風半夜簾櫳冷，

畫樓簾幕捲輕寒。
酒餘，人散後，
獨自倚闌干。

夕陽千里連芳草，
萋萋愁煞王孫。
徘徊飛盡碧天雲。
鳳笙①何處？
明月照黃昏。

①別本作鳳城。

李煜（南唐後主）

字重光，李璟的第六子。建隆二年（九六一）嗣位，在位十五年。開寶八年（九七五）宋將曹彬攻下金陵，煜出降，南唐遂亡。

煜在宋，封違命侯；宋太宗即位，方才把那很難堪的封號除去。當時他受的官爵雖很高，但政府待他很不好。故傳說他有寫給金陵舊宮人的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避暑漫抄》）。這種傳說至少有一部分的眞實，因爲《宋史》（卷四百七十八）也說「太平興國二年，煜自言其貧」。《宋史》又說，「煜有土田在常州，官爲檢校。上（眞宗）聞其宗屬貧甚，命鬻其半，置資產以贍之。」在這幾句話裏，我們可以推想他們當日所受的待遇。

李煜是久處繁華安樂的人，在這種可慘的俘虜境地裏，禁不住有故國之思，發爲歌詞，多作悲哀之音。詞曲起於燕樂，往往流於纖豔輕薄。到李煜用悲哀的詞來寫他淒涼的身世，深厚的悲哀，遂抬高了詞的意味；他的詞不但集唐五代的大成，還替後代的詞人開一個新的意境。

他死於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七月八日，年四十二。相傳他是被太宗賜一種毒藥害死的。（他的死日，諸事皆作七月七日，今據徐鉉《徐公集》卷二九，頁二，「吳王墓誌銘」改作七月八日。）

長相思

雲一緺①，
玉一梭②，
淡淡衫兒薄薄羅，
輕顰雙黛螺。

①頭髮。
②牙齒。

秋風多，
雨如和。
簾外芭蕉三兩窠。——
夜長，人奈何！

采桑子

亭前春逐紅英盡，
舞態徘徊：
細雨霏微，
不放雙眉時暫開。

綠窗冷靜芳音斷，
香印成灰。
可奈情懷，
欲睡朦朧入夢來！

相見歡

林花謝了春紅，

太匆匆！
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
相留醉，
幾時重？
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又

無言獨上西樓；
月如鉤，
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剪不斷，
理還亂，
是離愁，——
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臨江仙①

櫻桃落盡，春歸去；
蝶翻輕粉雙飛。
子規啼月小樓西；
玉鉤羅幕，
惆悵暮煙垂。

①此詞依《耆舊續聞》本。別本皆無尾三行，其餘各句也稍有異同。

別巷寂寥人散後，

望殘，煙草低迷。
爐香閑裊鳳皇兒。
空持羅帶，
回首恨依依。

清平樂

別來春半，
觸目愁腸斷。
砌下落梅如雪亂，
拂了，一身還滿。

雁來，音信無憑；
路遙，歸夢難成。
離恨卻如春草，
更行，更遠，還生。

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
春意闌珊。
羅衾不耐五更寒；
夢裏不知身是客，
一晌貪歡。

獨自莫①凭闌，
無限江山，
別時容易見時難。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間！

①莫字有二解，一為勿，一為暮夜。我以為此字作暮夜解稍勝。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
只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第二編

晏殊

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作文；以神童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仁宗慶曆二年（一〇四二），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卽宰相）。《宋史》（三百十一）稱他「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慶曆四年（一〇四四）罷相；至和二年死（一〇五五），諡元獻。《宋史》又稱他「性剛簡，奉養淸儉。……文章贍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

葉夢得說：「晏元獻公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稍闌，卽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爲常。」（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

他的詩接近李商隱、楊億一派，以工巧穠麗爲主；他的詞雖也受詩的影響，然閑雅富麗之中帶着一種淒婉的意味，風格自高。

早梅初綻日邊枝。

寒雪寂寥初散後，
春風悠颺欲來時：
小屏閒放畫簾垂。

訴衷情

芙蓉金菊鬭馨香，
天氣欲重陽。
遠村秋色如畫，
紅樹間疏黃。

流水淡，
碧天長，

浣溪紗

小閣重簾有燕過。
晚花紅片落庭莎。
曲闌干影入涼波。

一霎好風生翠幕，
幾回疏雨滴圓荷。
酒醒人散得愁多。

又

宿酒纔醒，厭玉卮，
水沉香冷，懶熏衣。

路茫茫。
憑高目斷，
鴻雁來時，
無限思量。

清平樂

金風細細，
葉葉梧桐墜。
綠酒初嘗人易醉，
一枕小窗濃睡。

紫薇朱槿花殘，
斜陽卻照闌干。
雙燕欲歸時節，
銀屏昨夜微寒。

又

紅箋小字，
說盡平生意。
鴻雁在雲魚在水，
惆悵此情難寄。

斜陽，獨倚西樓，
遙山恰對簾鉤。
人面不知何處，
綠波依舊東流。

滴滴金

梅花漏洩春消息；

柳絲長，
草芽碧。
不覺星霜鬢邊白，
念時光堪惜。
蘭堂把酒留嘉客；
對離筵，
駐行色。
千里音塵便疎隔，
合有人相憶。

玉樓春

燕鴻過後鶯歸去。
細算浮生千萬緒，
長於春夢幾多時？
散似秋雲無覓處。
聞琴解珮神仙侶，
挽斷羅衣留不住。
勸君莫作獨醒人；
爛醉花間應有數。

又

池塘水綠風微暖，
記得玉眞初見面，
重頭①歌韻響錚琮，
「入破」②舞腰紅亂旋。

①大曲中慢曲有大頭曲，疊頭曲。重頭當即是疊頭。

②「入破」是大曲中間的一部分。王國維先生引《近事會元》卷四說，「入破則曲之繁聲處也」。晏殊又有詞云，「當頭一曲情無限，入破錚琮金鳳戰。」

玉鉤闌下，香階畔，
醉後不知斜日晚。——
當時共我賞花人，
點檢如今無一半。

又

玉樓朱閣橫金鎖，
寒食清明春欲破。
窗間斜月，兩眉愁；
簾外落花，雙淚墮。

朝雲聚散眞無那①！
百歲相看能幾個！
別來將謂不牽情，
萬轉千迴思想過！

①那音 no，為「奈何」的合音。

踏莎行

小徑紅稀，
芳郊綠遍，
高臺樹色陰陰見。
春風不解禁楊花，
濛濛亂撲行人面。

翠葉藏鶯，

朱簾隔燕；
爐香靜逐游絲轉。
一場愁夢酒醒時，
斜陽卻照深深院。

殢人嬌

二月春風，
正是楊花滿路。
那堪更別離情緒！
羅巾掩淚，
任粉痕沾汚。
爭奈向①，千留萬留不住！

玉酒頻傾，
愁眉宿聚；
空腸斷寶箏絃柱。
人間後會，
又不知何處！
魂夢裏，也須時時飛去。

①宋人常說「奈向」，或「爭奈向」，卽今日蘇語的「那哼」，普通話的「怎麼樣」。

歐陽修

字永叔，號六一居士，廬陵人。生於眞宗景德四年（一〇〇七），死於神宗熙寧五年（一〇七二）。歐陽修是文學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事蹟詳見《宋史》三一九，我不詳述了。

他有《六一詞》，有汲古閣本；有《醉翁琴趣外篇》，有雙照樓覆宋本。兩種內容頗不同，《琴趣》裏收的豔詞較多。兩書可以參看。後人以爲「歐公一代儒宗」，不應有側豔之詞，遂疑這些豔詞是僞作的。其實北宋不是一個道學的時代，作豔詞並不犯禁，正人君子並不以此爲諱。曾慥序《樂府雅詞》，說「當時小人或作豔曲，謬爲公詞，今悉删除」。然曾慥所收八十多首內卽有「水晶雙枕，傍有墮釵橫」一首，這不是豔曲嗎？又有「生查子」「去年元夜時」一首，這不是豔曲嗎？

歐陽修的詞直接五代，仍是《花間》一派，故他的詞往往與馮延巳的詞相混，至今我們不能確定究竟那些是歐詞，還是馮詞。

采桑子

羣芳過後西湖好；
狼籍殘紅，
飛絮濛濛，
垂柳闌干盡日風。

笙歌散盡遊人去，
始覺春空。
垂下簾櫳，
雙燕歸來細雨中。

生查子

去年元夜時，
花市燈如晝；
月上柳梢頭，
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
月與燈依舊。
不見去年人，
淚濕春衫袖。

玉樓春

別後不知君遠近，
觸目淒涼多少悶。
漸行，漸遠，漸無書；
水闊魚沉，何處問？

夜深風竹敲秋韻，
萬葉千聲皆是恨。
故欹單枕夢中尋，——
夢又不成燈又燼！

南歌子

鳳髻金泥帶，
龍紋玉掌梳；
走來窗下笑相扶，
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①？」

①唐人朱慶餘的一句詩。

弄筆偎人久，
描花試手初，
等閒妨了繡工夫，
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

踏莎行

候館梅殘，
溪橋柳細。
草熏風暖搖征轡。
離愁漸遠漸無窮，
迢迢不斷如春水。

寸寸柔腸，
盈盈粉淚，
樓高莫近危欄倚。——
平蕪遠處是春山，
行人更在春山外！

浪淘沙

今日北池遊，
漾漾輕舟，
波光瀲灩柳條柔。
如此春來春又去，
白了人頭。

好妓好歌喉，
不醉難休。
勸君滿滿酌金甌。
縱使花時常病酒，
也是風流。

清平樂

雨晴煙晚，
綠水新池滿。
雙燕飛來垂柳院，
小閣畫簾高捲。

黃昏獨倚朱闌，
西南初月眉灣。
砌下落花風起，
羅衣特地春寒。

洞仙歌令

樓前亂草，

是離人方寸①。
倚遍闌干意無盡。
羅巾掩，
宿粉殘眉香未減，
人與天涯共遠。

①方寸是心。

香閨知人否？
長是懨懨，
擬寫相思寄歸信。
未寫了，
淚成行，
早滿香牋相思字一時滴損。
便直饒伊家總無情，
也拚了一生爲伊成病。

怨春郎

爲伊家終日悶，
受盡恓惶誰問？
不知不覺上心頭
悄一霎，
身心頓也沒處頓！
惱愁腸，
成寸寸。
已恁①，
莫把人縈損。
奈每每人前道著伊，
空把相思淚眼和衣搵。

①恁，那麼。古讀 nam，今讀 jěn。

張先

字子野，吳興人，天聖八年（一〇三〇）進士，官至都官郎中。有《安陸集》。詞一卷，以《彊邨叢書》本最完備。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蘇軾的話，說：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今七年耳，子野、令舉、孝叔皆爲異物。……

蘇軾自杭州移密州是在熙寧七年（一〇七四）。以此推之，張先生於太宗淳化元年（九九〇），死時約在元豐初年（一〇七八），年約九十。

張先與柳永齊名。晁補之說，「人以爲子野不及耆卿富。而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晁氏所謂「韻」，我們叫做「風格」。柳永風格甚低，常有惡劣氣味；張先的風格也不高，但惡劣氣味較少。

醉垂鞭

雙蝶繡羅裙，——
東池宴，
初相見，——
朱粉不深勻，
閑花淡淡春。

細看諸處好；
人人道，
「好腰身！」
昨日亂山昏，
來時衣上雲。

菩薩蠻

夜深不至，春蟾①見；
令人更更情飛亂。
翠幕動風亭，
時疑響屧聲。

花香聞水榭，
幾誤飄香麝。
不忍下朱扉，
遶廊重待伊。

①月亮。

青門引

乍暖還輕冷，
風雨晚來方定。
庭軒寂寞近清明
殘花中酒，
又是去年病。

樓頭畫角風吹醒。
入夜重門靜。
那堪更被明月，
隔牆送過秋千影！

江南柳

隋堤①遠，
波急，路塵輕。
今古柳橋多送別，
見人分袂亦愁生，
何況自關情！

①隋煬帝開邗溝入江，沿河築堤種柳，謂之隋堤。

斜照後，
新月上西城。
城上樓高重倚望，
願身能似月亭亭，
千里伴君行。

八寶裝

錦屏羅幌初睡起；
花陰轉，
重門閉。
正不寒不暖，
和風細雨，
困人天氣！

此時無限傷春意，
憑誰訴，
厭厭地？
這淺情薄倖，
千山萬水，
也須來裏①！

①來裏，猶言「來啌」「來哩」。

相思令

蘋滿溪，
柳遶隄，
相送行人溪水西，
歸時隴月低。

煙霏霏，
風淒淒，
重倚朱門聽馬嘶，——
寒鷗相對飛。

更漏子

錦筵紅，
羅幕翠，
侍宴美人姝麗。
十五六，
解憐才，
勸人深酒杯。

黛眉長，
檀口小，
耳畔向人輕道：
「柳陰曲，
是兒家，
門前紅杏花。」

南歌子

蟬抱高高柳，
蓮開淺淺波。
倚風疎葉下庭柯，——
況是不寒不暖正清和！

浮世歡會少，
勞生怨別多。
相逢休惜醉顏酡；
賴有西園明月照笙歌。

減字木蘭花

垂螺①近額，

走上紅裀初趁拍。
只恐輕飛，
擬倩游絲惹住伊。

①螺形的髻。

文鴛繡履，
去似楊花塵不起。
舞徹伊州，
頭上宮花顫未休。

醉落魄①

雲輕，柳弱，
內家髻子②新梳掠。
生香眞色人難學。
橫管孤吹，
月淡，天垂幕。

①《詞綜》選此詞，題為「美人吹笛」。
②內家髻子是內廷宮人式的髻子。

朱脣淺破櫻花萼。
倚樓人在闌干角。
夜寒，手冷，羅衣薄；
聲入霜林，
簌簌驚梅落。

踏莎行

衾鳳猶溫，
籠鸚尚睡。

人影鑑中移。

桃葉淺聲雙唱，
杏紅深色輕衣。
小荷障面避斜暉，
分得翠陰歸。

生查子

彈箏

含羞整翠鬟，
得意頻相顧。
雁柱十三絃，
一一春鶯語。

宿妝稀淡，眉成字。
映花避月上行廊，
珠裙褶褶輕垂地。

翠幕成波，
新荷貼水，
紛紛煙柳低還起。
重牆繞院更重門，
春風無路通深意。

畫堂春

外湖蓮子長參差；
霽山青處鷗飛。
水天溶漾畫橈遲，

嬌雲容易飛，
夢斷知何處？
深院鎖黃昏，
陣陣芭蕉雨。

晏幾道

字叔原，號小山，是晏殊的幼子。有《小山詞》一卷，原名《補亡》，自跋云：「《補亡》一編，補樂府之亡也。……嘗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竊以謂篇中之意，昔人之所不遺，第於今無傳爾。故今所製，通以《補亡》名之。」又云：「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寵家有蓮，鴻，蘋，雲，品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卽以草授諸兒，吾三人持酒聽之，爲一笑樂。已而君寵疾廢臥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與兩家歌兒酒使俱流轉於人間。自爾郵傳滋多，積有竄易。……」此段使我們想見他的詞的背景。

黃庭堅序《小山詞》云：「其樂府可謂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恨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罪也哉！」（《豫章文集》十六）

但晏幾道並不是什麼輕薄子。黃序又說：「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仕宦之運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飢，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己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癡也。」

臨江仙

夢後樓臺高鎖，
酒醒簾幕低垂。
去年春恨卻來時，
落花人獨立，
微雨燕雙飛。

記得小蘋初見，
兩重心字羅衣，
琵琶絃上說相思。
當時明月在，
曾照彩雲歸。

生查子

墜雨已辭雲，
流水難歸浦。
遺恨幾時休，
心抵秋蓮苦。

忍淚不能歌，
試託哀絃語。
絃語願相逢，
知有相逢否！

清平樂

么絃寫意，

意密絃聲碎。
書得鳳箋無限事，
猶恨春心難寄。
臥聽疏雨梧桐，
雨餘淡月朦朧。
一夜夢魂何處？
那回楊葉樓中。

玉樓春

離鞍好爲鶯花住，
占取東城南陌路。
儘教春思亂如雲，
莫管世情輕似絮。
古來都被虛名誤；
寧負虛名，身莫負。
勸君頻入醉鄉來，
此是無愁無恨處。

又

當年信道情無價。
桃葉尊前論別夜，
臉紅心緒學梅妝，
眉翠工夫如月畫。
來時醉倒旗亭①下，
知是阿誰扶上馬？

憶曾挑盡五更燈，
不記臨分多少話。

①旗亭是指旗亭中的酒家。

菩薩蠻

個人輕似低飛燕，
春來綺陌時相見。
堪恨兩橫波①，
惱人情緒多。

①橫波寫眼光。

長留青②鬢住，
莫放紅顏去！
占取豔陽天，
且教伊少年！

②古人說的顏色與後世的字義往往稍有不同。如青只是玄青，紅只是淡紅。

點絳脣

花信來時，
恨無人似花依舊！
又成春瘦，
折斷門前柳。

天與多情，
不與長相守。
分飛後，
淚痕和酒，
占了雙羅袖。

采桑子

秋來更覺銷魂苦，
小字還稀。
坐想，行思：
怎得相看似舊時！

南樓把手憑肩處，
風月應知。
別後除非
夢裏時時得見伊。

柳永

字耆卿，樂安人（何壽慈說他是福建崇安人）。初名三變，或云後改名三變。他「爲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葉夢得《避暑錄話下》）。景祐元年（一〇三四）登進士第，爲睦州掾官，官至屯田員外郎。

葉夢得說：

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

《四庫提要》稱柳永爲詞中之白居易，也是說他的詞能通俗。柳永的詞纏綿細膩，但風格不高，常有惡劣的語句。如我們選的第一首「蝶戀花」，末一首「少年遊」，在他的詞裏要算風格最高的了。他的《樂章集》，有汲古閣本，有《彊邨叢書》本。

蝶戀花

獨倚危樓風細細。　黯黯生天際。

望極，離愁　草色山光殘照裏，

無人會得憑闌意。
也擬疏狂圖一醉；
對酒當歌①，
彊樂還無味。
衣帶漸寬終不悔：
爲伊消得人憔悴。

①曹操詩「對酒當歌」，當字作「應該」解。柳永詞中用「當歌」，當字皆作「當前」解，是介詞。

訴衷情近

雨晴，氣爽，
竚立江樓望處：
澄明遠水生光，
重疊暮山聳翠。
遙想斷橋幽徑，
隱隱漁村，
向晚孤烟起。
殘陽裏，
脈脈朱欄靜倚。
黯然情緒，
未飲先如醉。
愁無際：
暮雲過了，
秋風老盡，
故人千里，——
竟日空凝睇。

憶帝京

薄衾小枕涼天氣，

乍覺別離滋味。
展轉數寒更，
起了還重睡。
畢竟不成眠，
一夜長如歲。

也擬把① 卻回征轡，
又爭奈已成行計！
萬種思量，
多方開解，
只恁寂寞懨懨地！
繫我一生心，
負你千行淚。

①「擬把」卽是「擬」。

秋夜月

當初聚散，
便喚作無由再逢伊面。
近日來不期而會重歡宴，
向尊前閑暇裏，
斂著眉兒長歎，
惹起舊愁無限。

盈盈淚眼，
漫向我耳邊作萬般幽怨。
奈你自家心下事難見。
待信眞個恁別無縈絆，
不免收心，共伊長遠。

雨霖鈴

寒蟬淒切；
對長亭晚，驟雨初歇。
都門帳飲無緒，
留戀處，蘭舟催發。
執手相看淚眼，
竟無語凝咽。
念去去千里煙波，
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
更那堪冷落淸秋節！
今宵酒醒何處？
楊柳岸，曉風，殘月。
此去經年，
應是良辰好景虛設。
便縱有千種風情，
更與何人說？

滿江紅

萬恨千愁，
將年少衷腸牽繫。
殘夢斷，
酒醒孤館，
夜長滋味。
可惜許枕前多少意，
到如今兩總無終始。

獨自箇，
贏得不成眠，
成憔悴。

添傷感，
將何計？
空只恁，
厭厭地。
無人處思量，
幾度垂淚。
不會得都來些子事，
甚恁底死難拚棄①？
待到頭，
終久問伊看，
如何是？

①這兩句的大意是：「算來不值得什麼，卻為什麼這樣地難拚棄？」些子言其微細。底死即是抵死，到死。

夜半樂

凍雲黯淡天氣，
扁舟一葉，
乘興離江渚。
渡萬壑千巖，
越溪深處。
怒濤漸息，
樵風乍起；
更聞商旅相呼，
片帆高舉。

泛畫鷁翩翩過南浦。

望中酒旆閃閃，
一簇煙村，
數行霜樹。
殘日下，
漁人鳴榔歸去。
敗荷零落，
衰楊掩映，
岸邊兩兩三三浣紗遊女，
避行客，
含羞笑相語。

到此因念繡閣輕拋，
浪萍難駐。
後約丁寧竟何據？
慘離懷，空恨歲晚歸期阻。
凝淚眼，
杳杳神京路。
斷鴻聲遠，長天暮。

少年遊

長安古道馬遲遲，
高柳亂蟬嘶。
夕陽島外，
秋風原上，
目斷四天垂。

歸雲一去無蹤跡，

何處是前期？
狎興生疎，
酒徒蕭索，
不似少年時。

第二編

蘇軾

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人。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一〇三六）十二月十九日（一〇三七），死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七月二十八日。

他的事蹟，人多知道，故不詳敍。可看《宋史》三三八。

《東坡樂府》有「汲古閣」本，「四印齋」本，《彊邨叢書》本。《彊邨叢書》本是編年的，最有用。

蘇軾的天才最高，文與詩詞都好，是文學史上一個怪傑。他常說，他「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讀他的作品的，應記得這句話。

胡寅說：

詞曲至東坡，一洗綺羅薌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皁隸，而耆卿爲輿臺矣。

這一段話說的最好。詞至蘇軾而一大變。他以前，是《花間集》的權威的時代；他以後，另成一個新時代。若問這個新時代的詞有什麽特色，我們可以指出兩個要點。

第一，風格提高了；新的意境提高了風格。上文胡寅說的一段話便是這個意思。《吹劍續錄》

說：

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比柳耆卿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絕倒。

這雖是戲談，卻很可寫出蘇柳的詞的風格的不同。東坡以前的詞只是寫兒女之情的；下等的寫色慾，上等的寫相思，寫離別；以風格論，輕薄的固不足談；最高的不過淒婉哀怨，其次不過細膩有風趣罷了。蘇軾的詞往往有新意境，所以能創立一種新風格。這種風格，既非細膩，又非淒怨，乃是悲壯與飄逸。胡寅說的「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勉強可以形容這種新起的風格。陸游說，「東坡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這也可以形容蘇詞的風格。這種風格乃是學問與人格結成的，故不是那「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拍」所能領會的。

第二，「以詩爲詞」。陳師道說：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這本是不滿意於蘇詞的話。但在今日看來，這話很可以表出蘇詞的特色。詞起於樂歌，正和詩起於歌謠一樣。詩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詞也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蘇軾以前，詞的範圍很小，詞的限制很多；到蘇詞出來，不受詞的嚴格限制，只當詞是詩的一體；不必兒女離別，不必鴛衾雁字，凡是

情感，凡是思想，都可以做詩，就都可以做詞。從此以後，詞可以詠史，可以弔古，可以說理，可以談禪，可以用象徵寄幽妙之思，可以借音節述悲壯或怨抑之懷。這是詞的一大解放。

黃庭堅說：

> 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縛不住者。

陸游說：

>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晁以道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翦以就聲律耳。

這兩段都說的好。蘇軾認詞爲詩的一體，不限於樂歌，故不喜拘拘裁翦以就聲律。詞至蘇軾而範圍始放大。至朱敦儒、辛棄疾、陸游，這一派遂成一大宗派。

江城子

湖上

鳳凰山①下雨初晴。
水風清，
晚霞明。
一朵芙蕖開過尙盈盈。
何處飛來雙白鷺，

如有意，
慕娉婷。

①在杭州。

忽聞江上弄哀箏，
苦含情，
遣誰聽？
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②。
欲待曲終尋問取，
人不見，
數峯青。

②湘水之神。唐人詠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南鄉子

梅花詞

寒雀滿疏籬，
爭抱寒柯看玉蕤，
忽見客來花下坐，
驚飛，
蹋散芳英落酒卮。

痛飲又能詩，
坐客無氈醉不知。
花謝酒闌春到也，
離離，——
一點微酸已著枝。

醉落魄

蘇州閶門留別

蒼顏華髮，
故山歸計何時決？
舊交新貴音書絕；
惟有佳人，
猶作殷勤別。

離亭欲去歌聲咽，
瀟瀟細雨涼吹頰。
淚珠不用羅巾挹，——
彈在羅衫，
圖得見時說。

采桑子

潤州甘露寺多景樓，同孫巨源、王正仲會飲。

多情，多感，仍多病，
多景樓中，
尊酒相逢，
樂事回頭一笑空。

停杯且聽琵琶語，
細撚輕攏。
醉臉春融，
斜照江天一抹紅。

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①；
不思量，
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
塵滿面，
鬢如霜。

①他的夫人王氏死於治平二年乙巳（一〇六五），此詩作於熙寧八年乙卯（一〇七五）。

夜來幽夢忽還鄉；
小軒窗，
正梳粧；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斷處，
明月夜，
短松岡。

水調歌頭

丙辰（一〇七六）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①。

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
又恐瓊樓玉宇
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間？

①子由是他的弟蘇轍。

轉朱閣，
低綺戶，
照無眠。
不應有恨，
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陽關曲

中秋作

暮雲收盡溢清寒，
銀漢無聲轉玉盤。
此生此夜不長好；
明月，明年①何處看？

①「此生此夜」是並列的。「明月」是看字的止詞，「明年」是表時間的副詞。

南歌子

湖州作

山雨蕭蕭過，
溪風瀏瀏清。
小園幽榭，枕蘋汀。
門外月華如水，綵舟橫。

苕岸霜花盡，
江潮雪陣平。
兩山遙指海門青。——
回首水雲何處覓孤城？

西江月

黃州中秋

世事一場大夢，
人生幾度新涼。
夜來風葉已鳴廊，
看取眉頭鬢上。

酒賤常愁客少，
月明多被雲妨。
中秋誰與共雲光？
把琖淒然北望。

定風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

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鞵輕勝馬，
誰怕？
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

微冷，

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

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晴。

西江月

頃在黃州，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醉臥少休。及覺，已曉；亂山攢擁，流水鏘然，非塵世也。書此語橋柱上。

照野瀰瀰淺浪，

橫空隱隱層霄。

障泥未解玉驄驕，

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

莫教踏碎瓊瑤。

解鞍，欹枕綠楊橋，——

杜宇一聲春曉。

洞仙歌

余七歲時，見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歲；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納涼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但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

冰肌玉骨，

自清涼無汗。
水殿風來暗香滿。
繡簾開，
一點明月窺人；
人未寢，
欹枕釵橫鬢亂。
起來攜素手，
庭戶無聲，
時見疏星渡河漢。
試問夜如何，——
夜已三更，
金波淡，玉繩①低轉。
但屈指西風幾時來，
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①星名。

臨江仙

雪堂夜飲，醉歸臨皋作。

夜飲東坡醒復醉，
歸來髣髴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鳴，
敲門都不應，
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
何時忘卻營營？
夜闌，風靜，縠紋平：——
小舟從此逝，
江海寄餘生①。

①蘇氏時謫居黃州。是夜醉後他作此詞，與客高歌數遍而散。次日外間喧傳他夜中作此詞，挂冠服江邊，拏舟走了。郡守徐君猷聽見了大驚，怕本州失了罪人，急去訪問，才知道他醉臥還不曾醒哩。但此詞後來傳到京師，神宗也有點疑心。

卜算子

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
漏斷人初靜。
時見幽人獨往來，
縹緲孤鴻影。
驚①起卻回頭，
有恨無人省。
揀盡寒枝不肯棲，
寂寞沙洲冷。

①以下幾個「動詞」的主詞皆是上半闋說的「孤鴻」。

鷓鴣天

林斷，山明，竹隱牆；
亂蟬，衰草，小池塘。
翻空白鳥時時見，
照水紅蕖細細香。

村舍外，
古城傍，
杖藜徐步轉斜陽。

殷勤昨夜三更雨，
又得浮生一日涼。

減字木蘭花

詩僧清順居西湖藏春塢，門前有二古松，各有淩霄花絡其上。順常晝臥其下。時余爲郡，一日屏騎從，過之。松風騷然。順指落花求韻，余爲賦此。

雙龍對起，
白甲蒼髯煙雨裏。
疏影微香，
下有幽人晝夢長。
湖風清輭，
雙鵲飛來爭噪晚。
翠颭紅輕，
時下淩霄百尺英。

好事近

西湖夜歸

湖上雨晴時，
秋水半篙初沒。
朱檻俯窺寒鑑，
照衰顏華髮。
醉中吹墮白綸巾，

溪風漾流月。
獨棹小舟歸去，
任烟波搖兀。

念奴嬌

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
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①。
亂石崩雲。
驚濤裂岸，
捲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
一時多少豪傑！

①赤壁有二。一在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是周瑜與劉備破曹操軍之處。一在黄岡縣城外，蘇軾遊的乃是此地，他誤以為是周郎赤壁。

遙想公瑾②當年，
小喬②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
談笑間，强虜灰飛煙滅。
故國神遊，
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
人生如夢！
一尊還酹江月。

②周瑜字公瑾。小喬是其妻。

哨徧

取陶淵明「歸去來辭」，稍加檃括，使就聲律，以遺董毅夫，使家僮歌之。

為米折腰，
因酒棄家，
口體交相累。
歸去來！
誰不遣君歸？
覺從前皆非，今是。
露未晞，
征夫指予歸路。
門前笑語喧童穉。
嗟舊菊都荒，
新松暗老，
吾年今已如此！
但小窗容膝，閉柴扉；
策杖看孤雲暮鴻飛：
雲出無心，
鳥倦知還，
本非有意。

噫！歸去來兮！
我今忘我兼忘世。
親戚無浪語，
琴書中有眞味。
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
涓涓暗谷流春水。

觀草木欣榮，
幽人自感
吾生行且休矣。
念寓形宇內復幾時？
不自覺
皇皇欲何之。
委吾心，去留誰計？
神仙知在何處？
富貴非吾志。
但知臨水登山嘯詠，
自引壺觴自醉。
此生天命更何疑？
且乘流，遇坎①還止。

①坎，險也。

無愁可解

國工花日新作越調「解愁」；洛陽劉几伯壽聞而悅之，戲作俚語之詞。天下傳誦，以爲幾於達者。龍丘子猶笑之。此雖免乎愁，猶有所解也。若夫遊於自然而託於不得已，人樂亦樂，人愁亦愁，彼且惡乎解哉？乃反其詞，作「無愁可解」。

光景①百年，
看便一世。
生來不識愁味。
問愁何處來，

更開解個甚底？
萬事從來風過耳，
何用「不著心裏」？
你喚作「展卻眉頭，便是達者」
也則恐未？
①景即影。「光景」即是「光陰」。

此理本不通言；
何曾道「歡游勝如名利」？
道即渾是錯，
不道如何即是？
這裏元無我與你，
甚喚做「物情之外」？
若須待醉了方開解時，
問無酒怎生醉？

秦觀

字少游，揚州高郵人。生於宋仁宗皇祐元年（一〇四九），死於元符三年（一一〇〇）。（此據秦瀛所編《年譜》）《宋史》「文苑傳」稱他「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蘇軾在徐州，很賞識他，把他的詩介紹給王安石，安石也贊賞他。元祐初，蘇軾薦他賢良方正，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後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章惇等得政，排斥元祐黨人。他被貶逐，徙郴州，橫州，雷州。元符三年放還，至藤州，醉臥光化亭。忽索水飲，家人以一盂注水進，他含笑視之而死。他有詞三卷，有汲古閣《六十家詞》本，朱氏《彊邨叢書》本，高郵刻《淮海集》本。

他的詞，當時人推爲在蘇軾的詞之上。晁補之說，「近來作者皆不及少游」。葉夢得說他的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又說，「子瞻（蘇軾）最善少游，然猶以氣格爲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這話頗可玩味。秦觀的詞和柳永的詞很相近；柳永的詞能通俗，但風格不高；秦觀的詞的意境稍勝於柳詞，但有時也還不免俗氣。卽如「山抹微雲」一首，中多佳句；但下半闋的風格實在不脫柳永的氣味。蘇軾便沒有這種俗氣了。

八六子

倚危亭，
恨如芳草，
萋萋剗盡還生。
念柳外青驄別後，
水邊紅袂分時，
愴然暗驚。

無端天與娉婷，
夜月一簾幽夢，
春風十里柔情。
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
　素絃聲斷，
　翠綃香減，——
那堪片片飛花弄晚，
濛濛殘雨籠晴！
正銷凝，
黃鸝又啼數聲。

滿庭芳

紅蓼花繁，
黃蘆葉亂，
夜深玉露初零。
霽天空闊，
雲淡楚江清。
獨棹孤蓬小艇，
悠悠過

烟渚沙汀。
金鉤細，
絲綸慢捲，
牽動一潭星。

時時
橫短笛，
清風皓月，
相與忘形。
任人笑生涯
泛梗飄萍。
飲罷不妨醉臥；
塵勞事，
有耳誰聽？
江風靜，
日高未起
枕上酒微醒。

又

曉色雲開，
春隨人意，
驟雨才過還晴。
高臺芳樹。
飛燕蹴紅英
舞困榆錢自落。
秋千外
綠水橋平。
東風裏，
朱門映柳，
低按小秦箏。

多情
行樂處，
珠鈿翠蓋，
玉轡紅纓。
漸酒空金榼，
花困蓬瀛。
豆蔻梢頭舊恨，
十年夢①屈指堪驚。
凭闌久，
疏煙淡日，
寂寞下蕪城②。

①杜牧詩，「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②即揚州故城。南朝宋竟陵王亂後，城邑荒蕪，鮑照作「蕪城賦」弔之，遂有此名。

迎春樂

菖蒲葉葉知多少，
惟有個蜂兒妙；
雨晴，紅粉齊開了，
露一點嬌黃小。

早是被曉風力暴，
更春共斜陽俱老。
怎得花香深處，
作箇蜂兒抱？

鵲橋仙①

纖雲弄巧，
飛星傳恨，

銀漢迢迢暗度。
金風玉露一相逢，
便勝卻人間無數。

①此詞是咏七夕的。古代的神話說，「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女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紝。天帝怒，責令歸河東，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會」（《荊楚歲時記》）。「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風俗記》）。

柔情似水，
佳期如夢，
忍顧鵲橋歸路！——
兩情若是久長時，
又豈在朝朝暮暮？

河傳

亂花飛絮
又望空鬬合
離人愁苦。
那更夜來
一霎薄情風雨，
暗掩將春色去！

籬枯壁盡因誰作①？
若說相思，
佛也眉兒聚。
莫怪爲伊
抵死縈腸惹肚，

為沒教人恨處。

①作字讀如ㄗㄨ。

浣溪沙

漠漠輕寒上小樓，
曉陰無賴似窮秋；
澹烟，流水，畫屏幽。
自在飛花輕似夢，
無邊絲雨細如愁。
寶簾閒掛小銀鈎。

如夢令

門外鴉啼楊柳，
春色著人如酒。
睡起熨沉香，
玉腕不勝金斗。
消瘦，
消瘦，
還是褪花時候。

又

遙夜月明如水，
風緊驛亭深閉。
夢破鼠窺燈，
霜送曉寒侵被。
無寐，
無寐，
門外馬嘶人起。

阮郎歸

湘天風雨破寒初，
深沈庭院虛。
麗譙①吹罷小單于，
迢迢清夜徂。

①譙是譙樓。譙樓是一種眺樓，如今日城市中的鼓樓。樓有彩色，故稱麗譙。

鄉夢斷，
旅魂孤，
崢嶸歲又除。
衡陽猶有雁傳書，
郴陽和雁無。

虞美人

高樓望斷塵如霧，
不見聯驂處。
夕陽村外小灣頭，
只有柳花無數送歸舟。

瓊枝玉樹頻相見，
只恨離人遠。
欲將幽恨寄青樓，
爭奈無情江水不西流！

又

碧桃天上栽和露①，

不是凡花數。
亂山深處水縈洄，
可惜一枝如畫爲誰開！

①栽和露，即是和露栽。

輕寒細雨情何限！
不道春難管。
爲君沈醉又何妨？
只怕酒醒時候斷人腸。

南歌子

玉漏迢迢盡，
銀漢①淡淡橫。
夢迴，宿酒未全醒，
已被鄰鷄催起怕天明。

①銀河。

臂上妝猶在，
襟間淚尚盈。
水邊燈火漸人行，
天外一鈎殘月帶三星。

又

香墨彎彎畫，
胭脂淡淡勻，
揉藍衫子杏黃裙，
獨倚玉闌，無語，點檀脣。

人去空流水，
花飛半掩門。
亂山何處覓行雲？
又是一鈎新月照黃昏。

生查子

眉黛遠山長，
新柳開青眼。
樓閣斷霞明，
羅幕春寒淺。

杯嫌玉漏遲，
燭厭金刀翦。
月色忽飛來，
花影和簾捲。

醉鄉春

喚起一聲人悄！
衾暖，夢寒，窗曉。
瘴雨過，
海棠開，
春色又添多少？

社甕釀成，微笑。
半缺瘿瓢共舀。
覺傾倒，
急投牀，——
醉鄉廣大，人間小。

好事近

夢中作

山路雨添花，
花動一山春色。
行到小溪深處，
有黃鸝千百。

飛雲當面化龍蛇，
夭矯轉空碧。
醉臥古藤陰下，
了不知南北。

點絳脣

桃源

醉漾輕舟，
信流引到花深處。
塵緣相誤，
無計花間住。

烟水茫茫，
回首斜陽暮。
山無數，
亂紅如雨，
不記來時路。

滿庭芳

山抹微雲，
天粘衰草，
畫角聲斷譙門①。
暫停征棹，
聊共引離尊。
多少蓬萊舊事，
空回首，
煙靄紛紛。
斜陽外，
寒鴉數點，
流水遶孤村。

①譙門即是譙樓，注見前。此種眺樓往往建在門上，故亦稱譙門。

消魂，
當此際，
香囊暗解，
羅帶輕分。
漫贏得青樓
薄倖名②存！
此去何時見也？
襟袖上空染啼痕。
傷情處，
高城望斷，
燈火已黃昏。

②杜牧詩「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黃庭堅

字魯直，分寧人，自號山谷老人。生於慶曆五年（一〇四五），死於崇寧四年（一一〇五）。治平四年（一〇六七），他登進士第，調汝州葉縣尉。熙寧五年（一〇七二），除北京國子監教授。受知於蘇軾。元祐初，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後除秘書丞，國史編修官。紹聖元年十二月（一〇九五），章惇、蔡卞等追究《神宗實錄》中記載「新法」有失實的事，謫庭堅涪州別駕，安置黔州。徽宗卽位（一一〇〇），起復監鄂州稅。崇寧二年（一一〇三），有人舉發他所作「承天塔院記」有「幸災謗國」的話，遂除名，編隸宜州。後二年，死於貶所。

他有《山谷詞》，以汲古閣本爲最完全。

黃庭堅的詩爲江西派的祖師，影響至今不絕。他的詩多用古典，流弊甚大。但他做小詞，卻流利明顯，絕不似他的詩。這是因爲他的詩是流行於文人社會的，而小詞是爲歌妓們做的居多，故兩種作品絕不似一個時代的產物，更不似一個人的作品。

他的詞的品格在柳永與秦觀之間。他序晏幾道的《小山詞》，中有一段自述云：

> 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我於法（佛法）中，當下犂舌之獄。（《豫章文集》十六）

《山谷詞》中確有風格很低的，如「奴奴睡也奴奴睡」等。但如「望江東」及「水調歌頭」，意境已近東坡，不是柳永一派了。

水調歌頭

瑤草一何碧！
春入武陵溪，
溪上桃花無數，
枝上有黃鸝。
我欲穿花尋路，
直入白雲深處，
浩氣展虹霓。
祇恐花深裏，
紅霧溼人衣。
坐玉石，
倚玉枕，
拂金徽。
謫仙何處？
無人伴我白螺杯。
我爲靈芝仙草，
不爲朱脣丹臉，
長嘯亦何爲？
醉舞下山去，
明月逐人歸。

少年心

對景惹起愁悶。

染相思，病成方寸。
是阿誰先有意，
阿誰薄倖？——
斗頓恁①少喜多嗔！

①斗頓恁，即突然那麼樣。

合下②休傳音問。
你有我，我無你分。
似合歡桃核，眞堪人恨：
心兒裏有兩個人人！

②宋人白話裏常用「合下」，如我們現在說的「當下」，「即時」。《朱子語類》百四十：「秦少游詩甚巧。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

江城子

畫堂高會酒闌珊，
倚闌干，
霎時間。
千里關山，常恨見時難。
及至而今相見了，
依舊似
隔關山。

倩人傳語問平安：
省愁煩，
淚休彈；
哭損眼兒，不似舊時單。

尋得石榴雙葉子，
憑寄與
插雲鬟。

步蟾宮

蟲兒眞箇惡靈利①！
惱亂得道人眼起。
醉歸來恰似出桃源，
但目斷落花流水。

① 惡靈利即現在說「怪伶俐」，或「伶俐的厲害」。

不如隨我歸雲際，
共作箇住山活計。

照清溪，
匀粉面，
插山花，
算終勝風塵滋味。

卜算子

要見不得見，
要近不得近。
試問得君多少憐，
管不解
多於恨。
禁止不得淚，
忍管不得悶。

天上人間有底①愁，
向箇裏②，
都諳盡。

①此「底」字即今言「的」字。
②箇裏即是這裏。

阮郎歸

退紅衫子亂蜂兒，
衣寬只爲伊，——
爲伊去得忒多時，
教人直是疑。

長睡晚，
理妝遲；

愁多，嬾畫眉。
夜來算得有歸期，——
燈花則甚知①？

①「則甚知」，怎麼知道了？

清平樂

春歸何處？
寂寞無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處，
喚取歸來同住。

春無踪跡誰知，
除非問取黃鸝。
百囀無人能解，
因風吹過薔薇。

好女兒

春去幾時還？
問桃李，無言。
燕子歸棲，風勁；
梨雪亂西園。

唯有月嬋娟，
似人人①難近如天。
願教清影長相見，
更乞取團圓②。

①詞中說「人人」，往往只是說「那人」。
②此詞或作張先的詞，「團圓」作「長圓」。

又

粉淚一行行，
啼破曉來妝。
嬾繫酥胸羅帶，
羞見繡鴛鴦。

擬待不思量。
怎奈向目下恓惶？
假饒來後，
教人見了，
卻去何妨？

望江東

江水西頭隔煙樹，
望不見江東路。
思量只有夢來去，
更不怕
江闌住。

燈前寫了書無數，
算沒個人傳與。
直饒尋得雁分付，
又還是
秋將暮。

沁園春

把我身心，
爲伊煩惱，
算天便知。
恨一回相見，
百方做計；
未能偎倚，
早覓東西。
鏡裏拈花，
水中捉月，
覷著無由得近伊。
添憔悴，
鎭花銷翠減，

玉瘦香肌①。

①此處用陳套語，最鄙俗可厭。「花銷」以下八字其實只是「添憔悴」之意。「玉瘦香肌」竟不通了。顧頡剛君疑肌字是飢字之誤。

奴兒又有行期。
你去即無妨，我共誰？
向眼前常見，
心猶未足；
怎生禁得
眞個分離？
地角天涯，
我隨君去，
掘井爲盟無改移！

君須是
做些兒相度，
莫待臨時。

第四編

周邦彥

字美成，錢塘人。據王國維所作「清眞先生遺事」，他生於嘉祐二年（一〇五七，何壽慈說他生於一〇五六），死於宣和三年（一一二一）。他在太學時，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爲太學正。後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哲宗晚年，召還，除祕書省正字。徽宗設議禮局，以邦彥兼檢討。出知隆德府，徙知明州。徽宗頒「大晟樂」，召邦彥入爲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宋史》稱他「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南宋人陳郁說他「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儈，妓女，皆知其詞爲可愛」。今所傳有《片玉詞》二卷，補遺一卷（毛晉汲古閣本）；《清眞集》二卷，附集外詞一卷（王鵬運四印齋本）；陳元龍集注《片玉集》十卷（朱孝臧《彊邨叢書》本）。三本中，毛本收集最完備，朱刻本的注也有用。

周邦彥是一個音樂家而兼是一個詩人，故他的詞音調諧美，情旨濃厚，風趣細膩，爲北宋一大家。南宋吳文英、周密諸人雖精於音律，而天才甚低，故僅成詞匠之詞，而不是詩人之詞，不能上比周邦彥了。

周邦彥多寫兒女之情，故後人往往把他和柳永並論。張炎詞中屢用「周情柳思」四字來代豔情。

其實周詞的風格高，遠非柳詞所能比。

周邦彥讀書甚博，詞中常用唐人詩句，而融化渾成，竟同自己鑄詞一樣。如我們選的「夜遊宮」，上半用「東關酸風射眸子」，下半用「腸斷蕭娘一紙書」，皆是唐人詩句；但這兩句成句，放在他自己刻意寫實的詞句裏，便只覺得新鮮而眞實，不像舊句了。南宋晚年的詞人只知偷竊李商隱、溫庭筠的字面，——張炎《詞源》中有字面一章，——便走入下流一路。

蘇幕遮

燎沉香，
消溽暑。
鳥雀呼晴，
侵曉窺簷語。
葉上初陽乾宿雨；
水面清圓，
一一風荷舉。

故鄉遙，
何日去？
家住吳門，
久作長安①旅。
五月漁郎相憶否？
小楫輕舟，
夢入芙蓉浦。

①長安泛指京都。宋都汴京。

驀山溪

湖平春水，
菱荇縈船尾。
空翠撲衣襟，
拊輕榔①，遊魚驚避。
晚來潮上，
迤邐沒沙痕；
山四倚，
雲漸起，
鳥度屏風裏。

①榔是船上的一塊板；漁人敲榔以驚魚。

周郎逸興，
黃帽侵雲水。
落日媚滄洲，
泛一棹，夷猶②未已。
玉簫金管，
不共美人遊，——
因箇甚③，
煙霧底，
獨愛蓴羹④美？

②夷猶，從容蕩漾之狀。
③因箇甚，為什麼。
④晉張翰因秋風起，思念江南的蓴羹鱸膾，遂南歸。

玉樓春

桃溪不作從容住；

秋藕絕來無續處。
當時相候赤闌橋，
今日獨尋黃葉路！

煙中列岫青無數，
雁背夕陽紅欲暮。
人如風後入江雲，
情似雨餘黏地絮。

蝶戀花

月皎驚烏棲不定。
更漏將闌，
轣轆牽金井①。
喚起，兩眸青炯炯，
淚花落枕，紅綿冷。

①此言天將明時，人家已起來汲水了。歐陽修詞「金井轆轤聞汲水」。

執手霜風吹鬢影。
去意徘徊，
別語愁難聽。
樓上闌干橫斗柄，
露寒，人遠，雞相應。

又

魚尾①霞生明遠樹。
翠壁黏天，
玉葉迎風舉。
一笑相逢蓬海路，

人間風月如塵土！

①魚尾是霞的形狀；霞往往作扇子形，甚似魚尾。

翦水雙眸雲鬢吐。
醉倒天風，
笑語生青霧。
此會未闌，須記取：
桃花幾度吹紅雨？

少年遊

并刀如水，
吳鹽勝雪，
纖指破新橙。
錦幄初溫，
獸香①不斷，
相對坐吹笙。

①唐宋時盛行的香爐往往作獸形，香自獸口中出。

低聲問，「向誰行宿？
城上已三更。
馬滑，霜濃，
不如休去，——
直是少人行。」

驀山溪

樓前疏柳，
柳外無窮路。

翠色四天垂，
數峯青高城闊處。
江湖病眼
偏向此山明；
愁無語，
空凝竚，——
兩兩昏鴉去

平康巷陌，
往事如花雨。
十載卻歸來，
倦追尋酒旗戲鼓。
今宵幸有
人似月嬋娟，
霞袖舉，
杯深注，
一曲黃金縷。

①唐時長安妓女居平康里，以後「平康」就成了娼家的泛稱。

關河令

秋陰時作①，
漸向暝變一庭淒冷。
佇聽寒聲，
雲深無雁影。

①「作」字毛本、王本皆作「晴」。此從《詞綜》。

更深，人去，寂靜。
但照壁孤燈相映。

酒已都醒，
如何消夜永？

萬里春

千紅萬翠
簇定清明天氣。
爲憐他種種清香，
好難爲不醉。

我愛深如你；
我心在個人心裏。
便相看老卻春風，
莫無些歡意！

夜遊宮

葉下斜陽照水，
捲輕浪沉沉千里。
橋上酸風射眸子，
立多時，
看黃昏，
燈火市。

古屋寒窗底，
聽幾片井桐飛墜，
不戀單衾再三起：——
有誰知，
爲蕭娘，
書一紙？

迎春樂

人人①花豔明春柳。
憶筵上，
偷攜手；
趁歌停舞歇來相就。——
「醒醒箇；
無些酒②。」

①那人。
②「醒醒罷；沒有多少酒」。

比目香囊新刺繡，
連隔座一時薰透。——
爲甚月中歸，
長是他隨車後？

虞美人

廉纖小雨池塘徧，
細點破萍面。
一雙燕子守朱門，
比似尋常時候易黃昏。

宜城酒泛浮春絮；
細作更闌語。
相看羈思亂如雲，
又是一窗燈影兩愁人。

紅窗迥

幾日來眞個醉！

不知道窗外亂紅已深半指，
花影被風搖碎。

擁春酲乍起。
有個人人生得濟楚①，
來向耳畔問道「今朝醒未？」——
情性兒慢騰騰地，
惱得人又醉。

① 濟楚，形容女子身材的苗條。徽州人說「俏楚」。

傷情怨

枝頭風信漸小；
看暮鴉飛了。
又是黃昏；
閉門收返照。

江南人去路杳；
信未通，愁已先到。
怕見孤燈，
霜寒催睡早。

滿庭芳

夏日溧水無想山作

風老鶯雛，
雨肥梅子，
午陰嘉樹清圓。

且莫思身外，
長近尊前！
憔悴江南倦客，
不堪聽急管繁絃。
歌筵畔，
先安枕簟，
容我醉時眠。

渡江雲

晴嵐低楚甸，
暖迴雁翼，
陣勢起平沙。
驟驚春在眼，
借問何時委曲到山家；

地卑山近，
衣潤費爐煙。
人靜，烏鳶自樂；
小橋外新綠濺濺。
凭闌久，
黃蘆苦竹，
擬泛九江船①。

①白居易在九江作「琵琶行」，有「黃蘆苦竹遶宅生」之句。此處本意要說天熱時想尋竹林避暑，隨手用了「琵琶行」的典故，倒反不很明白了。

年年
如社燕，
飄流瀚海，
來寄修椽。

塗香，暈色，
盛粉飾，爭作妍華。
千萬絲陌頭楊柳，
漸漸可藏鴉。

堪嗟——
清江東注，
畫舸西流，
指長安日下。
愁宴闌，風翻旗尾，
潮濺烏紗。
今宵正對初弦月，
傍水驛，深艤蒹葭。
沈恨處，
時時自剔燈花。

瑞鶴仙①

悄郊原帶郭；
行路永，
客去車塵漠漠。
斜陽映山落，
斂餘紅，猶戀孤城闌角。
淩波步弱，
過短亭何用素約？
有流鶯勸我，
重解繡鞍，
緩引春酌。

①這首詞頗引起許多神話式的傳說，王明清《玉照新志》及《揮麈餘話》均謂邦

不記歸時早暮，
上馬誰扶，——
醒眠朱閣。
驚飆動幕，
扶殘醉，
繞紅藥。
歎西園已是花深無地
東風何事又惡！——
任流光過卻！
猶喜洞天自樂。

彥夢中作此詞，既覺而不知所謂。未幾而方臘亂起，在兵亂中句句皆成語讖。末句乃應在身後。這種話最無道理。其實此詞不過是記一件實事，毫無什麼神祕。上半寫他攜妓送客，日暮歸來，妓女步弱不能行，因入酒家飲酒，遂至於大醉。下半寫大醉後醒來，已身臥朱閣中了。那時風狂掃落花，殘醉中見了又發感慨；末句作達觀語，更覺其悲。

六醜

薔薇謝後作

正單衣試酒，
悵客裏光陰虛擲。
願春暫留，——
春歸如過翼，一去無迹！
爲問花何在。
夜來風雨，葬楚宮傾國①。

釵鈿墮處遺芳澤；
亂點桃蹊，
輕分柳陌，
多情更誰追惜？
但蜂媒蝶使時叩窗槅。

①傾國，能傾人家國的美人。

東園岑寂，
漸蒙籠暗碧。
靜繞珍叢底，成歎息。
長條故惹行客②，
似牽衣待話，別情無極。
殘英小，强簪巾幘，
終不似一朶釵頭顫裊，向人欹側。
漂流處，莫趁潮汐；
恐斷鴻尙有相思字，何由見得？

②薔薇有刺。

意難忘

衣染鶯黃，
愛停歌駐拍，
勸酒持觴。
低鬟蟬影動，
私語口脂香。
簷露滴，
竹風涼。
拚劇飲淋浪。
夜漸深，
籠燈，就月，

子細端相①。

①陳注，「端相，猶言正視也。」

知音見說無雙，
解移宮換羽，
未怕周郎②。
長顰知有恨，
貪耍不成妝。
些箇事，
惱人腸。
試說與何妨？
又恐伊尋消問息，
瘦減容光。

②周瑜精知音樂。歌者有誤，他必回顧。當時人說，「曲有誤，周郎顧。」周邦彥姓周，又精於音樂，故常喜用周郎自比。

李清照

李清照號易安易士，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最有天才的女子。她是濟南人；她的父親李格非曾以文章受蘇軾的賞識；母親是狀元王拱辰的女兒，也能做文章。她生於宋神宗元豐四年（一〇八一）；二十一歲時（一一〇一）嫁太學生諸城趙明誠。她自述他們的家庭生活道：「侯（卽趙明誠）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綀，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卽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子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卽擧盃大笑，至茶傾覆懷中，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金石錄後序」）金兵南侵，他們帶了他們的書畫古器避到南方。建炎己酉（一一二九），明誠病死。她奔走台州，溫州，越州，杭州之間；家藏書物，十去七八。紹興壬子（一一三二），她年五十二，作「金石錄後序」，敍他們夫婦的遺際甚詳，那時她住杭州。甲寅（一一三四），她避亂西上，遂居金華。死時不可考，約在一一四〇年以後。她有

文七卷，詞六卷，今皆不傳。所傳的只剩一些零散的詩詞。

李清照是中國最著名的女子，才氣縱橫，頗遭一般士人之忌，所以相傳有她改嫁張汝舟之說，清儒俞正燮替她抱不平，曾作「易安居士事輯」（《癸巳類稿》內），替她辯誣。後來陸心源和李慈銘也都有辯誣的話。改嫁並非不道德的事；但她本不曾改嫁，而說她改嫁了，那卻是小人的行爲。故我們摘出諸家替她辯誣的幾個根據，附在這裏。一、舊說她嫁張汝舟，是綦崇禮作合的。但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綦崇禮的女壻謝伋寓台州，自序《四六談麈》，稱清照爲「趙令人李」，那時，她已六十一歲了（俞氏說）。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說張汝舟因妻李氏「訟其妄增擧數」，得罪除名，後人因疑此妻李氏卽清照。李慈銘指出《繫年要錄》明載此事在紹興二年九月朔，而清照作「金石錄後序」在紹興二年十月朔，尚自稱「易安室」；「豈有三十日內忽在趙氏爲嫠婦，忽在張氏訟其夫」？三、李慈銘又指出她在紹興三年五月上胡松年詩，有「嫠家祖父生齊魯」之句，是她以老寡婦終，已無可疑。

清照論詞，對於北宋諸大家，多有不滿。如論柳永「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如論晏殊、歐陽修、蘇軾的詞「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晏幾道，賀鑄，黃庭堅，秦觀諸人也都免不了她的批評。她自己的詞在當日很受人崇敬。如辛棄疾（也是濟南人）有時自稱「效李易安體」，可見她的影響。

如夢令

常記溪亭日暮，
沈醉不知歸路。
興盡晚回舟，
誤入藕花深處。
爭渡，爭渡，
驚起一灘鷗鷺。

訴衷情

夜來沉醉卸粧遲。
梅萼插殘枝；
酒醒熏破春睡，
夢斷不成歸。
人悄悄，
月依依，
翠簾垂。
更挼殘蕊，
更撚餘香，
更得些時。

聲聲慢

尋尋，覓覓，
冷冷，清清，
悽悽，慘慘，戚戚。
乍暖還寒時候，

最難將息。
三杯兩盞淡酒，
怎敵他晚來風急？
雁過也，
正傷心，
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
憔悴損，而今有誰堪摘？
守着窗兒，
獨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細雨，
到黃昏點點滴滴。
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添字采桑子

窗前種得芭蕉樹，
陰滿中庭。
陰滿中庭，
葉葉心心舒卷有餘情。

傷心枕上三更雨，
點滴淒清，
點滴淒清，
愁損離人不慣起來聽。

清平樂

年年雪裏

常插梅花醉。
挼盡梅花無好意，
贏得滿衣清淚。

今年海角天涯，
蕭蕭兩鬢生華。
看取晚來風勢，
故應難看梅花。

武陵春①

風住，塵香②，花已盡：
日晚倦梳頭。
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語淚先流。

①這一首似是她的丈夫死後之作。
②落花多了，故塵土也帶花香。

聞說雙溪③春尚好，
也擬汎輕舟。
只恐雙溪舴艋舟
載不動
許多愁。

③雙溪在浙江金華縣；她晚年住金華。

御街行①

藤牀紙帳朝眠起，
說不盡
無佳思。

沉香煙斷，玉爐寒，
伴我情懷如水。
笛聲三弄，
梅心驚破，
多少春情意！

①這也是她的丈夫死後悼亡之作。

小風疏雨蕭蕭地，
又催下
千行淚。
吹簫人去，玉樓空②，
腸斷與誰同倚？
一枝折得，
人間天上
沒個人堪寄！

②古代傳說：蕭史善吹簫，秦穆公的女兒弄玉愛他，遂嫁了他。蕭史日日教弄玉作鳳鳴。一日，他們都隨鳳鳥飛去了。

向鎬

字豐之，河內人，有《樂齋詞》一卷，有湖南思賢書局刻的《宋元名家詞》本。他的事蹟不可考。《詞綜》選他的詞，把他放在葉夢得之後，大概他是北宋與南宋之間的人。《宋元名家詞》把他的姓名寫作向滈，今從《詞綜》及他書作向鎬。

他的詞明白流暢，多有純粹白話的詞。有幾首竟全用土話；如「青玉案」，如「攤破醜奴兒」，竟不很可懂。此與秦觀、黃庭堅的土話詞同是給當日的歌妓做的，故極力求淺近。後人但知注古典，而不肯注土話，故日久言語變遷之後，那些當日最淺俗的詞反不能懂了。

南鄉子

白石鋪

臨水窗兒，
與捲珠簾看畫眉。
雨浴紅衣驚起後，——
爭①知
水遠山長各自飛？
受盡孤淒，
極目風煙說與誰？

錦鴛①應是懶熏香，
念②我水村孤酌減疏狂。

①錦鴛的被。

②原缺一字，暫補「念」字，俟得他本校補。

此時縱有千金笑，
情味如伊少。
帶圍寬盡莫教知，
嫌怕為儂成病似前時。

好事近

清曉渡橫江，
江上月寒霜白。
寂寞斷橋南畔，
直是為他憔悴損，——
尋思，——
怎①得心腸一似伊？

①「爭」與「怎」同為「如何」。「怎」字尾有ㄖ音，又為上聲。「爭」字尾為ㄫ，讀平聲。此本各地方音的不同。詩人依音節的方便，或用「怎」，或用「爭」。此詞中上半用「爭」，下半末句用「怎」，其實同一字。

虞美人

臨安客店

寶梳半脫文窗裏，
玉軟因誰醉？

有一枝春色。
玉肌孤瘦恰如伊，
此際轉相憶。
且道這些煩惱
看幾時休得？

如夢令

樓上千峯翠巘，
樓下一灣清淺。
寶篆酒醒時，
枕上月華如練。
留戀，留戀。——
明日水村煙岸。

如夢令

野店幾杯空酒；
醉裏兩眉長皺。
已自不成眠，
那更酒醒時候！
知否？知否？
直是爲他消瘦。

如夢令

誰伴明窗獨坐？
我和影兒兩個。
燈燼欲眠時，

只有愁多。
不似舊時心性，
夜長聽徹漁歌。
影也把人拋躲。
無那①，無那！
好個恓惶的我！

①「那」讀如ㄋㄛ，是「奈何」兩個字的合音。

朝中措

平生此地幾經過。
家近奈情何？
長記月斜風勁，
小舟猶渡煙波。
而今老大，
歡消意減，

朱敦儒

字希眞，洛陽人。少年時以布衣負重名。靖康時（一一二六），召至京師，不肯就官，辭還山。南渡後，寓居嘉禾。高宗召他，他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屢次徵召，方才應徵。賜進士出身，爲秘書省正字，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後被人劾罷。紹興十九年（一一四九），他上疏告歸。秦檜當國時，喜歡奬用詩人，他的兒子秦熺也好文學；於是除敦儒爲鴻臚少卿。秦檜死後（一一五五），他也廢黜了。（《宋史》四四五）

他的生死年歲不可考。他的《樵歌》三卷裏，只有兩首詞有甲子可考。最早的是政和丁酉（一一一七）洛陽西內造成，他代洛陽人作望幸之曲。（「望海潮」題）又紹興丁丑（一一五七）有中秋賞月的「柳梢青」詞。此外無甲子可考的，有「七十衰翁，告老歸來」（「沁園春」），「好笑衰翁年紀，不覺七十有四」（「如夢令」），「屈指八旬將到」（「西江月」），「今年生日，慶一百省歲」（「洞仙歌」）。大概他活到九十多歲。《宋史》說他紹興十九年（一一四九）告歸；以「七十衰翁，告老歸來」之句參考起來，他大概生於神宗元豐初年，約當一〇八〇；死於孝宗淳熙初年，約當一一七五。

《宋史》稱他「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汪叔耕說他的詞「多塵外之想；雖雜以微塵，而其

清氣自不可沒。」《花菴詞選》說他「天資曠逸，有神仙風致」。

他的《樵歌》三卷，有王氏四印齋刻本，朱氏《彊邨叢書》本。我們看他的詞，可分三個時期。第一是南渡以前的少年時期，——「輕紅遍寫鴛鴦帶，濃碧爭斟翡翠巵」的時期。第二是南渡時期，頗多家國的感慨，身世的悲哀，——「南北東西處處愁；獨倚闌干遍」的時期。第三是他晚年閑居的時期。這時候，他已很老了，飽經世故，變成了一個樂天自適的詞人：「老來可喜，是歷徧人間，諳知物外；看透虛空，把恨海愁山一齊挼碎。免被花迷，不爲酒困，到處惺惺地。」這一個時期的詞有他獨到的意境，獨到的技術。詞中之有《樵歌》很像詩中之有《擊壤集》（邵雍的詩集）。但以文學的價值而論，朱敦儒遠勝邵雍了。將他比陶潛，或更確切罷？

鷓鴣天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疏狂；
曾批給露支風敕，累奏留雲借月章。
詩萬首，酒千觴，幾曾着眼看侯王？
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醉洛陽。

好事近

春雨細如塵，
樓外柳絲黃溼。
風約繡簾斜去，
透窗紗寒碧。

美人慵翦上元燈，
彈淚倚瑤瑟。——
卻上紫姑①香火，
問遼東消息。

①紫姑是神名。兒女子作紫姑神，於廁上或豬闌邊迎之，可問休咎，與扶乩相似。宋人信紫姑，雜見於各種筆記。

柳梢青

紅分翠別，
宿酒半醒，
征鞍將發。
樓外殘鐘，
帳前殘燭，
窗邊殘月。
想伊繡枕無眠，
記行客如今去也①，
心下難捹，
眼前難覓，
口頭難說。

①注意「也」字是韻腳。

多謝江南蘇小，
尊前怪我青衫。

鷓鴣天

曾爲梅花醉不歸，
佳人挽袖乞新詞，——
輕紅遍寫鴛鴦帶，
濃碧爭斟翡翠巵。

人已老，事皆非。
花前不飲，淚沾衣。
如今但欲關門睡，
一任梅花作雪飛。

朝中措

當年彈鋏①五陵②間，
行處萬人看。
雪獵，星飛羽箭；
春遊，花簇雕鞍。

①「彈鋏」疑當作「挾彈」。
②前漢五帝之陵（長陵、安陵、陽陵、茂陵、昭陵），為漢時豪俠少年聚集之地。此處借用，泛指宋兩京。

飄零到此，
天涯倦客，
海上蒼顏。

一落索

慣被好花留住。
蝶飛鶯語，
少年場上，醉鄉中，
容易放春歸去。

今日江南春暮；
朱顏何處？
莫將愁緒比飛花：
花有數，愁無數。

卜算子

碧瓦小紅樓，
芳草江南岸。
雨後紗窗幾陣寒，
零落梨花晚。

看到水如雲，
送盡鴉成點。
南，北，東，西，處處愁；
獨倚闌干徧。

采桑子①

一番海角凄涼夢，
卻到長安②。
翠帳犀簾，
依舊屏斜十二山。

①這是他在廣東時追憶汴京洛陽之作。

②借指兩京。

玉人爲我調琴瑟，
顰黛，低鬟。
雲散香殘，
風雨蠻溪半夜寒。

鷓鴣天

唱得梨園絕代聲，
前朝唯數李夫人①。
自從驚破「霓裳②」後，
楚奏吳歌扇裏新。

①這詞裏所指的女子必是當日汴京教坊名伎，南渡後流落為倡的。李夫人似指李師師。

②白居易詩，「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此處借用說金兵破汴京的事。

秦嶂雁，越溪砧，
西風北客兩飄零。
尊前卻聽當時曲，
側帽，停杯，淚滿巾。

好事近

漁父詞

一

搖首出紅塵，
醒醉更無時節。

活計，綠蓑青笠，
慣披霜衝雪。

晚來風定釣絲閑，
上下是新月。
千里水天一色，
看孤鴻明滅。

二

漁父長身來，
只共釣竿相識。
隨意轉船回櫂，
似飛空無跡。

蘆花開落任浮生；
長醉是良策。
昨夜一江風雨
都不曾聽得。

三

短櫂釣船輕，
江上晚煙籠碧。
寒雁海鷗分路，
占江天秋色。

錦鱗撥刺滿籃魚，
取酒價相敵。
風順，片帆歸去，
有何人留得？

四

猛向這邊來，
得個信音端的。
天與一輪釣線，
領煙波千億。

紅塵今古轉船頭，
鷗鷺已陳跡。
不受世間拘束，
任東西南北。

好事近

失卻故山雲，
索手指空爲客。
蓴菜鱸魚留我
住鴛鴦湖側①。

①朱敦儒後來寄居嘉禾。

偶然添滿舊葫蘆，
小醉度朝夕。
吹笛月波樓下，
有何人相識？

桃源憶古人

飄蕭我是孤飛雁，
不共紅塵結怨；
幾度蓬萊清淺，

側翅曾傍看。

有時飛入西眞院，
許趁風光流轉。
玉蕊□①花開徧，
可惜無人見！

①原闕一個字。擬暫補「瑤」字。

雙鸂鶒

拂破秋江烟碧，
一對雙飛鸂鶒。
應是遠來無力，
稍下相偎沙磧。

小艇誰吹橫笛？
驚起不知消息，
悔不當初描得，
如今何處尋覓？

卜算子

古澗一枝梅，
免被園林鎖。
路遠山深不怕寒，
似共春相躲。

幽思有誰知，
託契都難可。
獨自風流獨自香，
明月來尋我。

臨江仙

生長西都逢化日，
行歌不記流年；
花間相過，酒家眠；
乘風遊二室①，
弄雪過三川②。

①嵩山有太室、少室。
②三川，涇、渭、洛也。

莫笑衰顏雙鬢改，
自家風味依然：
碧潭明月水中天。
誰閑如老子，
不肯作神仙！

感皇恩

一個小園兒，
兩三畝地，
花竹隨宜旋裝綴。
槿籬茅舍，
便有山家風味。
等閒①池上飲，
林間醉。

①等閒，隨便也。

都爲自家胸中無事，
風景爭來趁遊戲。
稱心如意，

膹活人間幾歲。
洞天誰道在
塵寰外？

又

早起未梳頭，
小園行遍；
拄杖穿花露猶泫。
菊籬瓜畹，
最喜引枝添蔓。
先生獨自笑，——
流鶯見。

著意訪尋幽香國豔，
千里移根未爲遠。
淺深相間，
最要四時長看。
羣芳休怪我
歸來晚。

朝中措

先生**筇**杖是生涯，
挑月更擔花。
把住都無憎愛，
放行總是煙霞。

飄然攜去，
旗亭問酒，

蕭寺尋茶。
恰似黃鸝無定，
不知飛到誰家。

好事近

我不是神仙，
不會燒丹鍊藥。
只是愛閑湛酒，
畏浮名拘縛。

種成桃李一園花，
眞處怕人覺。
受用現前活計，
且行歌行樂。

西江月

琴上金星正照，
硯中鸜眼①相青。
閒來自覺有精神，
心海風恬浪靜。

①端溪硯石有黃赤點，名鸜鵒眼；以之儲水。

且喜面前花好，
更聽林外鶯新。
甕頭清辣「洞庭春②」；
醉裏徐行路穩。

②酒名。

減字木蘭花

一

斫魚作鮓，
酒面打開香可醉。
相喚同來，
草草杯盤飲幾杯。

人生虛假，
昨日梅花今日謝。
不醉何爲？
從古英雄總是癡。

二

無人惜我，
我自殷勤憐這個。
恧峭惺惺①，
不肯隨人，獨自行。

①恧峭是有骨氣，惺惺是明明白白地。

乾坤許大，
只在棘鍼尖上坐。
依舊多情，
摟著虛空睡到明。

三

年衰人老，

心歡易醉，
明月飛來花下睡。
　醉舞誰知？
　花滿紗巾月滿杯。

蘇幕遮

瘦仙人，
窮活計；
不養丹砂，
不肯參同契①。
兩頓家餐三覺睡；
閉着門兒，
不管人間事。

①《參同契》是道士魏伯陽作的一部書名，用《周易》來附會道士鍊丹修養之說。

鬟鑠支離君莫笑。
　白日青天，
　我自心情勝少年。

超凡入妙，
遊戲神通隨意到。
　酒聖詩仙，
　舞櫂虛空駕鐵船。

四

無人請我，
我自鋪氈松下坐。
　酌酒裁詩，
　調弄梅花作侍兒。

又經年，
知幾歲？
老屋穿空，
幸有天遮蔽。
不飲香醪常似醉；
白鶴飛來，
笑我顚顚地。

鼓笛令

紙帳綢衾忒暖；
儘自由橫翻倒轉。
睡覺，西窗鐙一盞，
恰聽打三更三點。
殘夢不須深念。——
這些個光陰殺①短。
解散韁繩休繫絆；
把從前一筆勾斷。

①殺即「很」。

念奴嬌

老來可喜，
是歷遍人間
諳知物外。
看透虛空，
將恨海愁山一齊挼碎。
免被花迷，
不爲酒困，

到處惺惺地。
飽來覓睡，
睡起逢場作戲。

休說古往今來！
乃翁心裏
沒許多般事。
也不修仙，不佞佛，
不學栖栖孔子。
懶共賢①爭，
從教他笑，——
如此只如此。
雜劇打了，
戲衫②脫與獃底。

①宋人稱「賢」，近於今日北京人稱「您」，是客氣的「你」。
②劉克莊也有詞云，「莫是散場優孟，又似下棚傀儡，脫了戲衫還。」

第五編

辛棄疾

字幼安，號稼軒，濟南歷城縣人。生於宋高宗紹興十年（一一四〇）五月十一日，死於寧宗開禧二年（一二〇七）九月十日。

他生時，宋已南渡十餘年了，和議已快成功了，山東已久在金人統治之下了。他十歲時，從蔡松年（字伯堅，晚號蕭閑老人，官至右丞相，工詩詞，爲金朝一大文家，有文集。）受學，與党懷英同學，人稱「辛党」。党懷英後來仕於金朝，做到翰林學士承旨，爲金朝一個名臣。辛棄疾不忘宋，有志南歸。恰好金主亮南征，大敗而回，被人殺死（事在一一六〇）。那時山東豪傑並起，耿京自稱天平節度使，用辛棄疾掌書記。他勸耿京決計歸宋，耿京就派他和賈端奉表南歸。高宗大喜，授他爲承務郎，用耿京知東平府，節度使如故。他北回復命時，耿京已被部下張安國殺了去降金國。他回到海州，約會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徑赴金營，在人叢裏把張安國捉了；金兵追他不上，他把張安國送到「行在」，斬於市。高宗改差他江陰簽判。那時他只有二十三歲（一一六二）。

他歷官至四十歲時（一一七九）已作湖南安撫使。四十六歲（一一八五）改江西安撫使，在江西三年，被彈劾去官。

他是有英才，有作爲的豪傑。他在湖南時，因軍政久敝，自請別創新軍，名湖南飛虎軍。政府允

許之後，他就用五代時馬殷的故壘，蓋砦柵；招步軍二千，馬軍五百；戰馬鐵甲皆備。政府中有人反對，說他「橫斂」；孝宗特降御前金字牌，令卽日停止。他接到金牌，藏起不發表；一面督促監工的人如期造成。那時正當秋雨，造瓦趕不及；他下令：「自官舍神祠外，一應居民每家取瓦二片。」不到兩天，就成功了。「軍成，雄鎭一方。繪圖繳進，上始釋然」。（《宋史》本傳）

他帥江西時，恰遇災荒，他的賑濟榜文只有「閉糶者配，刼米者斬」八個大字；一面拿出公款，叫士民公舉有才幹可靠的人，領款去運糴糧米，不取利息，限月底運到。到期，城下糧船連檣而進，米價自減，民賴以濟。朱熹稱贊他此事「雖只嚴法，便有方略」。（本傳，參「年譜」）

他罷官後，居上饒。三年後，起復爲福建安撫使（一一九一）；帥閩三年，又被彈劾，乞祠而歸。初居上饒，後移居鉛山縣。五十九歲，又起復爲浙江安撫使（一一九三）；帥浙六年，進寶謨閣待制，提擧佑神觀，奉朝請（一二〇四）；又出知鎭江府，江陵府。

開禧初（一二〇五——六），韓侂胄議伐金，當時一班有志恢復中原的人都贊成他，辛棄疾也是贊成的一個。侂胄生日，他有「清平樂」賀詞云：

如今塞北
傳得眞消息：
赤地人間無一粒，

更五單于爭立。

熊羆百萬堂堂，
維師尚父鷹揚；
看取黃金假鉞，
歸來異姓眞王！

開禧二年（一二〇六），韓侂胄的北伐軍大敗；次年主和的人把韓侂胄殺了，送頭去議和。那時辛棄疾已死（一二〇七），言官追論他依附韓侂胄，朝廷盡奪他身後應得的一切恩典。直到宋末，才追贈少師，諡忠敏。（「年譜」，參本傳）

他有《稼軒詞》，王氏四印齋刻本最佳。此外有毛氏汲古閣本，有辛啓泰輯的《稼軒集》本，附有詩文，年譜，及補遺的詞。朱氏《彊邨叢書》翻刻辛輯的補遺詞，但未刻詞集。

他是詞中第一大家。他的才氣縱橫，見解超脫，情感濃摯，無論做長調或小令，都是他的人格的湧現。古來批評他的詞的，或說他愛「掉書袋」，或說他的音節不很諧和。這都不是確論。他的長詞確有許多用典之處；但他那濃厚的情感和奔放的才氣，往往使人不覺得他在那裏掉書袋。試看吳文英、周密諸人，一掉書袋，便被書袋壓死在底下，這是何等明顯的教訓！眞有內容的文學，眞有人格

的詩人，我們不妨給他們幾分寬假。

至於音律一層，也是錯的。詞本出於樂歌，正與詩本出於樂歌一樣。詩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詞也應該脫離音樂而獨立。蘇軾、辛棄疾做詞，只是用一種較自然的新詩體來做詩；他們並不想給歌童倡女作曲子，我們也不可用音律來衡量他們。

辛棄疾的長詞，或悲壯激烈，能達深厚的感情或放恣流動，能傳曲折的意思：這是人所共知的。但長調難做的好，往往有湊句，有鬆懈處，有勉强處，雖辛棄疾亦不能免。我們選他的長調，删棄較多，選擇最慎，只留了一些疵瑕最少的。

他的小令最多絕妙之作；言情，寫景，述懷，達意，無不佳妙。辛詞的精采，辛詞的永久價值，都在這裏。所以我們選他的小詞最多。

醜奴兒近

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

千峰雲起，
驟雨一霎兒價①；
更遠樹斜陽，——
風景怎生圖畫？
青旗賣酒，
山那畔別有人家。
只消山水光中，
無事過者②一夏！

①「價」是副詞的語尾，如國語的「地」。

②「者」卽是「這」字的本字。「這」字本無「者」音。「者」字唐宋間亦作「遮」，「這」字乃是從「遮」字的草書訛傳出來的。

午醉醒時，
松窗竹戶，
萬千瀟灑。
野鳥飛來，
又是一般閑暇。
卻怪白鷗
覷着人，欲下未下。
舊盟③都在，
新來莫是
別有說話？

③古人愛說「與鷗盟」，就是說與鷗做朋友。

江城子

博山道中，書王氏壁

一川松竹任橫斜；
有人家
被雲遮。
雪後疎梅時見兩三花。
比着桃源溪上路，
風景好，
不爭些①。

①「不爭些」，差不了多少。

旗亭有酒徑須賒。

白髮誰家翁媪？

大兒鋤豆溪東，
中兒正織雞籠。
最喜小兒無賴，
溪頭看剝蓮蓬。

西江月

夜行黃沙道中

明月別枝驚鵲，
清風半夜鳴蟬。
稻花香裏說豐年，
聽取蛙聲一片。

晚寒咱②，
怎禁他？
醉裏匆匆歸騎自隨車。——
白髮蒼顏吾老矣；
只此地，
是生涯。

②「晚寒咱」，如說「晚上冷着咧」。

清平樂

博山道中即事

茅簷低小，
溪上青青草。
醉裏吳音相媚好，

七八個星天外，
兩三點雨山前。
舊時茆店社林邊；
路轉，溪橋忽見。

西江月

遣興

醉裏且貪歡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來始覺古人書，
信着全無是處。

昨夜松邊醉倒，
問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動要來扶，
以手推松曰「去！」

粉蝶兒

和人賦落梅

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
一枝枝不教花瘦。
甚無情便下得雨僝風僽，
向園林鋪作地衣紅縐！

而今春似輕薄浪子難久！

記前時送春歸後，
把春波都釀作一江醇酎；
約清愁，楊柳岸邊相候。

祝英臺近

晚春

寶釵分，
桃葉渡，
楊柳暗南浦。
怕上層樓，
十日九風雨。
斷腸片片飛紅，
都無人管，
更誰遣啼鶯聲住？

鬢邊覷：
應①把花卜歸期，
才簪又重數。
羅帳燈昏，
哽咽夢中語：
「是他春帶愁來。
春歸何處？
卻不解帶將愁去！」

①王刻本如此。毛本「應」作「試」。

清平樂

獨宿博山黃氏菴

遶牀飢鼠，
蝙蝠翻燈舞。
屋上松風吹急雨；
破紙窗間自語。

平生塞北江南；
歸來華髮蒼顏。
布被秋宵夢覺，
眼前萬里江山！

生查子

題京口郡治塵表亭

悠悠萬世功，
矻矻當年苦。
魚自入深淵，
人自居平土。

紅日又西沉，
白浪長東去。
不是望金山，
我自思量禹！

破陣子

爲陳同甫①賦壯詞以寄之

①陳亮，字同甫，是當時一個有經濟才的思想家。

醉裏挑燈看劍，
夢回吹角連營。
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絃翻塞外聲：
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②」飛快，
弓如霹靂弦驚。
了卻君王天下事，
贏得生前身後名，——
可憐白髮生。

②馬名。

菩薩蠻

書江西造口壁

鬱孤臺下清江水，
中間多少行人淚。
西北望長安，
可憐無數山！

青山遮不住，
畢竟東流去。
江晚正愁余，
山深聞鷓鴣。

醜奴兒

少年不識愁滋味，
愛上層樓。
愛上層樓，
爲賦新詞彊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
欲說還休。
欲說還休，
卻道「天涼，好箇秋」

又

近來愁似天來大，
誰解相憐？
誰解相憐？
又把愁來做個天。

都將今古無窮事，
放在愁邊。
放在愁邊，
卻自移家向酒泉①。

①酒泉，漢郡名。郡城有泉，味如酒。故城在今甘肅酒泉縣城北。

浪淘沙

山寺夜半聞鐘

身世酒杯中，

秋懷徹底清。
夜深猶送枕邊聲；
試問清溪，底①事未能平？

①這個「底」字作「什麼」解，在當日頗通行。後來說「底」字的區域漸小了。宜今只有常州人說「什麼」為「ㄉ一ㄚ」，興鄉間人說「底」。

月到愁邊白，
雞先遠處鳴。
是中②無有利和名，
因甚山前未曉有人行？

②山中。

萬事皆空。
古來三五個英雄。
雨打風吹，何處是
漢殿秦宮？

夢入少年叢，
歌舞匆匆。
老僧夜半誤鳴鐘，
驚起西窗眠不得，——
捲地西風。

南歌子

山中夜坐

世事從頭減，

太常引

建康中秋，爲呂潛叔賦。

一輪秋影轉金波，
飛鏡又重磨。
把酒問姮娥，
被白髮欺人奈何？

乘風好去，
長空萬里，
直下看山河，
斫去桂婆娑，
人道是淸光更多①。

①俗傳月中有桂樹。杜甫詩，「斫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唐河傳

效花間①體

春水
千里；
孤舟浪起；
夢攜西子。
覺來，村巷夕陽斜；
幾家
短牆紅杏花。

①《花間集》是五代時趙崇祚編的當時人的詞選。今日通行的有王氏四印齋本，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晚雲做造些兒雨。
折花去，
岸上誰家女？
太狂顚！
那邊
柳綿
被風吹上天！

生查子

有覓詞者，爲賦。

去年燕子來，
繡戶深深處，
花徑得泥歸，
都把琴書污。
今年燕子來，
誰聽呢喃語？
不見捲簾人，
一陣黃昏雨。

生查子

獨遊雨巖

溪邊照影行，
天在清溪底：
天上有行雲，

人在行雲裏。
高歌誰和余？
空谷清音起，
非鬼亦非仙，
一曲桃花水①。

①和我歌者，非鬼非仙，乃是映着桃花的流水的清音。

尋芳草

嘲陳莘叟憶内

有得許多淚，
更閑卻許多鴛被；
枕頭兒放處都不是①。——
舊家時，怎生睡？

①「放處都不是」，放來放去都不對。下文「戀繡衾」有「枕頭兒移了又移」之句。

更也沒書來！
那堪被雁兒調戲，
道無書卻有書中意：
排幾個「人人」字！

武陵春

走去走來三百里，
五日以爲期。
六日歸時已是疑，

也不曾抵死恨伊。
合手下①安排了，
那筵席須有散時！

①宋人白話裏常說「合下」，「合手下」，即是現在說的「當下」。

減字木蘭花

長沙道中壁上有婦人題字，若有恨者。用其意爲賦。

盈盈淚眼；
往日青樓天樣遠。
秋月春花，
輸與尋常姊妹家。

應是望多時。
鞭個馬兒歸去也，
心急馬行遲。
不免相煩喜鵲兒，
先報那人知。

戀繡衾

長夜偏冷，添被兒；
枕頭兒移了又移。
我自是笑別人底，
卻元來當局者迷！

如今只恨因緣淺，

水村山驛，
日暮行雲無氣力。
錦字偷裁，
立盡西風雁不來①。

①詞中的婦人似是從良的妓女。她嫁後的生活還不如她從前的娼妓生活，故很怨恨。

西江月

示兒曹，以家事付之。

萬事雲煙忽過，
百年蒲柳先衰。
而今何事最相宜？
宜醉，宜遊，宜睡。

早趁催科了納，
更量出入收支。
乃翁依舊管些兒：
管竹，管山，管水。

山花子

病起，獨坐停雲。

彊欲加餐竟未佳，
只宜長伴病僧齋。
心似風吹香篆過，
也無灰。

山上朝來雲出岫，

隨風一去未曾回。
次第前村行雨了，
合歸來。

鷓鴣天

陌上柔桑破嫩芽，
東鄰蠶種已生些。
平岡細草鳴黃犢，
斜日寒林點暮鴉。

山遠近，
路橫斜，
青旗沽酒有人家。
城中桃李愁風雨；
春在溪頭薺菜花。

又

石門道中

山上飛泉萬斛珠，
懸崖千丈落鼪鼯。
已通樵徑行還礙，
似有人聲聽卻無。

閒略彴①，
遠浮屠②，
溪南修竹有茅廬。
莫嫌杖屨頻來往，
此地偏宜著老夫。

①略彴是小橋。
②浮屠是塔。

又

鵝湖歸，病起作。

枕簟溪堂冷欲秋。
斷雲依水晚來收。
紅蓮相倚渾如醉，
白鳥無言定自愁。

書咄咄①，
且休休。
一邱一壑也風流。
不知筋力衰多少，
但覺新來懶上樓。

①曾殷浩被黜後，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又

有感

出處從來自不齊。
後車方載太公歸；
誰知寂寞空山裏，
卻有高人賦采薇①？

①孟子記太公與伯夷都是避紂的隱者，都到西伯那邊去養老。後來的傳說卻道太公老遇文王，佐武王伐紂；而伯夷、叔齊叩馬而諫，義不食周粟，采薇而食，竟餓死於首陽山下。

黃菊嫩，

晚香枝，
一般同是采花時。
蜂兒辛苦多官府，
蝴蝶花間自在飛。

又

讀淵明詩，不能去手，戲作小詞以送之。

晚歲躬耕不厭貧，
隻雞斗酒聚比①鄰。
都無晉宋之間事②，
自是羲皇以上人。

①比讀平聲。
②陶淵明生於晉末，當劉裕篡晉為宋之際。

千載後，
百篇存，
更無一字不淸眞。
若敎王謝③諸郎在，
未抵柴桑④陌上塵。

③王、謝二氏為晉朝最著名的世族。
④柴桑是陶潛所居處。在今九江縣南。

卜算子

飲酒

盜跖儻名丘，
孔子如名跖，
「跖聖」「丘愚」直到今：——

美惡無眞實①。

①《列子》「楊朱篇」說，「名無實，實無名。名者，偽而已矣。」偽只是人為的。此詞即說此意。

箇策寫虛名，
螻蟻侵枯骨。
千古光陰一霎時，——
且進盃中物！

又

一個去學仙，
一個去學佛。
仙飲千盃醉似泥，
皮骨如金石。
不飲便康强，
佛壽須千百。
八十餘年入涅槃①，——
且進盃中物！

①佛死時約八十歲。涅槃（Nirvana）即寂滅之意。

水調歌頭

盟鷗

帶湖吾甚愛，
千丈翠奩開。
先生杖屨無事，

一日走千回。
凡我同盟鷗鷺，
今日既盟之後，
來往莫相猜。
白鶴在何處？
嘗試與偕來。

破青萍，
排翠藻，
立蒼苔。
窺魚笑汝癡計，
不解擧吾盃。
廢沼荒邱疇昔，
明月清風此夜：
人世幾歡哀！——
東岸綠陰少，
楊柳更須栽。

又

壬子三山被召，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作。

長恨復長恨，
裁作短歌行。
何人爲我楚舞，
聽我楚狂聲？
「余既滋蘭九畹，
又樹蕙之百晦，
秋菊更餐英。

門外滄浪水，
可以濯吾纓。」

「一杯酒，
問何似
身後名？
人間萬事，
毫髮常重，泰山輕！
悲莫悲生離別，
樂莫樂新相識：
兒女古今情。
富貴非吾事，
歸與白鷗盟！」

又

趙昌父七月望日用東坡韻，敍太白、東坡事見寄，過相褒借，且有秋水之約。八月十四日，臥病博山寺中，因用韻爲謝，兼寄吳子似。

我志在寥闊，
疇昔夢登天。
摩挲素月，
人世俯仰已千年。
有客驂鸞並鳳，
云遇青山赤壁，
相約上高寒。

酌酒援北斗，
我亦蝨其間。

少歌曰：
「神甚放，
形則眠。
鴻鵠一再高舉，
天地睹方圓。」
欲重歌兮夢覺，
推枕憮然獨念：
人事底①虧全？
有美人可語，
秋水隔嬋娟！

①「底」即「什麼」。

滿江紅

風捲庭梧，
黃葉墜，新涼如洗。
一笑折秋英同賞，
弄香挼蘂。
天遠難窮休久望！
樓高欲下還重倚。
拚一襟寂寞淚彈秋，
無人會。

今古恨
沉荒壘；
悲歡事

隨流水。
想登樓青鬢
未堪憔悴。
極目煙橫山數點，
孤舟月淡人千里。
對嬋娟從此話離愁，
金尊裏！

水龍吟

瓢泉

稼軒何必長貧？
放泉簷外瓊珠瀉！
樂天知命，
古來誰會
行藏用舍①？
人不堪憂，
一瓢自樂，
賢哉回也②！
料當年曾問
「飯蔬飲水，
何爲是
栖栖者③？」

①《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②《論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即顏回。
③《論語》中孔丘說他自己能「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然而他卻周遊列國，忙的不得了。所以當時的隱者問他道，「丘何為是栖栖者歟？」

且對浮雲山上，
莫匆匆去流山下！
蒼顏照影，
故應零落
輕裘肥馬。
遶齒冰霜，
滿懷芳乳，
先生飲罷，
笑挂瓢風樹④，
一鳴渠碎，——
問何如啞。

④許由用手捧水喝，有人送給他一個瓢。他喝後把瓢掛在樹上，風吹作聲。許由嫌他討厭，遂丟了他。此處借用此事，說瓢一鳴便被打碎了，還不如不作聲罷。

又

用「些」語再題瓢泉，歌以飲客，聲語甚諧，客皆爲之釂。

聽兮，清珮瓊瑤些！
明兮，鏡秋毫些！
君無去此，
流昏漲膩，
生蓬蒿些！
虎豹甘人，
渴而飲汝，
寧猿猱些！
大而流江海，

覆舟如芥，
君無助
狂濤些！

路險兮，山高些。
愧余獨處無聊些。
多槽春盎，
歸來爲我
製松醪些①！
其外芬芳，
團龍片鳳，
煮雲膏些②！
古人兮既往，
嗟余之樂，
樂陶陶些！

①這是指做酒。
②這是指煮茶。

又

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
水隨天去秋無際。
遙岑遠目，
獻愁供恨，
玉簪螺髻。
落日樓頭，
斷鴻聲裏，
江南遊子
把吳鈎①看了，
闌干拍遍，

無人會
登臨意。

①吳鉤，劍名。

休說鱸魚堪膾，
儘西風，季鷹②歸未？
求田問舍，
怕應羞見
劉郎③才氣。
可惜流年，
憂愁風雨，
樹猶如此④！
倩何人喚取
紅巾翠袖
搵英雄淚？

②晉時吳人張翰，字季鷹，在洛陽做官。一日，因秋風起，想起吳中的蓴菜鱸魚膾，遂南歸。

③漢末陳登，字元龍，負盛名。許汜過下邳，去見他，他久不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後來汜對劉備說此事，備說：「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志。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備自稱），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三國志》七）

④東晉桓溫北征，經金城，見他從前做琅琊內史時種的柳樹都很大了，他歎氣說道：「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他攀下一枝來，牽着柳條，泫然淚下。（《世說新語》二）

又

過南澗雙溪樓

擧頭西北浮雲，
倚天萬里須長劍。
人言此地
夜深長見
斗牛①光燄；
我覺山高，
潭空，水冷，
月明，星淡。
待燃犀②下看，
凭闌卻怕
風雷怒，
魚龍慘。

①斗是北斗，牛是牽牛，皆星名。這句是說有射斗牛的光燄，但文法不完全。

②這是借用溫嶠燃犀的故事。相傳溫嶠（東晉人）過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人說其下多怪物，嶠便燃犀照之，看見水底各種奇形異狀。

峽束蒼江對起，
過危樓欲飛還斂。
元龍③老矣，
不妨高臥
冰壺涼簟。
千古興亡，
百年悲笑，

一時登覽。——
問何人
又卸片帆，
沙岸繫斜陽纜？

③看上闋注③

又

陶淵明

老來曾識淵明，
夢中一見參差是。
覺來幽恨，
停觴不御，
欲歌還止。
白髮西風，
折腰五斗①，
不應堪此。
問北窗高臥
東籬自醉，
應別有
歸來意？

①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遂解印綬去。——此句為四個字所限，故文法不完全。

須信此翁未死，
到如今凜然生氣。
吾儕心事
古今長在

高山流水。
富貴他年
直饒未免，
也應無味。
甚東山②何事，
當時也道
爲蒼生起？

②東晉謝安，字安石，居東山，屢徵不起。人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後出為桓溫的司馬，人戲他道，「蒼生將如卿何？」

沁園春

帶湖新居將成

三徑初成，
鶴怨猿驚：
稼軒未來？
甚雲山自許，
平生意氣；
衣冠人笑，
抵死塵埃？
意倦須還，
身閑貴早，
豈爲蓴羹鱸膾①哉？
秋江上，
看驚絃雁避，
駭浪船回。

①注見上第三首「水龍吟」注②。

東岡更葺茅齋，

好都把軒窗臨水開。
要小舟行釣，
先應種柳；
疎籬護竹，
莫礙觀梅。
秋菊堪餐，
春蘭可佩，
留待先生手自栽。
沉吟久，
怕君恩未許，
此意徘徊。

又

靈山齊菴賦。時築偃湖未成。

疊嶂西馳，
萬馬回旋，
衆山欲東。
正驚湍直下，
跳珠倒濺；
小橋橫截，
缺月初弓。
老合投閑，
天教多事，
檢校長身十萬松。
吾廬小，
在龍蛇影外，
風雨聲中。
爭先見面重重，
看爽氣朝來三數峯。

似謝家子弟，
衣冠磊落；
相如庭戶，
車騎雍容。
我覺其間，
雄深雅健，
如對文章太史公。
新堤路，
問偃湖何日
煙水濛濛。

又

期思卜築

一水西來，
千丈晴虹，
十里翠屏。
喜草堂經歲
重來杜老①，
斜川好景
不負淵明②。
老鶴高飛，
一枝投宿，
長笑蝸牛戴屋行。
平章了，
待十分佳處，
著箇茅亭。

①杜甫在蜀，有浣花草堂。
②陶潛游斜川詩序云：「辛丑歲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

青山意氣崢嶸，
似爲我歸來嫵媚生；
解頻教花鳥
前歌後舞，
更催雲水
暮送朝迎。
酒聖詩豪
可能無勢？
我乃而今駕馭卿③。——
清溪上，
被山靈卻笑
白髮歸耕。

③桓溫對孟嘉說，「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

又

將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盃，汝前來！
老子今朝
點檢形骸：
甚長年抱渴，
咽如焦釜；
於今喜眩，
氣似奔雷？
汝說，劉伶
古今達者，
醉後何妨死便埋①？——
渾如許，

歎汝於知己，
眞少恩哉！

①劉伶，字伯倫，魏晉時人，與阮籍、嵇康相友善。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他說，「死便埋我。」

更憑歌舞爲媒，
算合作人間鴆毒猜。
況怨無大小，
生於所愛；
物無美惡，
過則爲災。
與汝成言：
勿留！亟退！
吾力猶能肆汝盃！
盃再拜，
道：「麾之即去，
有召須來。」

賀新郎

邑中園亭，僕皆爲賦此詞。一日，獨坐停雲，水聲山色競來相娛，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數語，庶幾淵明思親友之意云。

甚矣吾衰矣！
悵平生交遊零落，
只今餘幾？
白髮空垂三千丈；
一笑，人間萬事

問何物能令公喜。
我見青山多嫵媚，
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情與貌，
略相似。

一尊搔首東窗裏，
想淵明停雲詩①就；
此時風味。
江左沉酣求名者，
豈識濁醪妙理？
回首叫，雲飛風起！
不恨古人吾不見，
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知我者，
二三子。

①陶潛「停雲」詩序云：「停雲，思親友也。」

陸游

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生於一一二五，死於一二一〇，年八十六。

陸游年十二，卽能做詩文；以蔭補官；孝宗時，特賜進士出身。王炎宣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游素有志恢復中原，屢爲炎陳進取之策。詩人范成大帥蜀，用他爲參議官，以文字相交，不拘禮法。他在蜀甚久，後累遷江西常平提擧，知嚴州；紹熙元年（一一九〇）遷禮部郞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免奉朝請。明年書成，升寶章閣待制，致仕。

陸游爲南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早年慷慨自喜，有志於功名，故所作詩詞多悲壯激烈。晚年漸歸閒適，描寫自然界景物，淸麗可喜，與楊萬里、范成大同爲「自然詩人」的大家。他的詞也有激昂慷慨和閒適飄逸的兩種境界。劉克莊論他的詞，曾說：「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與陳簡齋、朱希眞相頡頏；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而世歌之者絕少。」（《後村詩話續集》）

《放翁詞》，有《四部叢刊》的《渭南文集》本，有汲古閣本。

好事近

歲晚喜東歸，
掃盡市朝陳迹。
揀得亂山環處，
釣一潭澄碧。

賣魚沽酒醉還醒，
心事付橫笛。
家在萬重雲外，
有沙鷗相識。

又

湓口放船歸，
薄暮散花洲宿。
兩岸白蘋紅蓼，
映一簑新綠。

有沽酒處便爲家，
菱芡四時足。
明日又乘風去，
住江南江北。

又

揮袖別人間，
飛躡峭崖蒼壁。
尋見古仙丹竈，
有白雲成積。

心如潭水靜無風，
一坐數千息①。
夜半忽驚奇事：
看鯨波瞰日！

①習打坐的人，靜坐數氣息的呼吸出入。

又

小倦帶餘酲，
澹澹數櫺斜日。
驅退睡魔十萬，
有雙龍蒼壁。

少年莫笑老人衰；
風味似平昔。
扶杖凍雲深處，
探溪梅消息。

又

客路苦思歸，
愁似繭絲千緒。
夢裏鏡湖①煙雨，
看山無重數。

①鏡湖即鑑湖，在陸氏的故鄉，今紹興縣。

尊前消盡少年狂，
慵著送春語。
花落燕飛庭戶，
歎年光如許。

又

登梅仙山絕頂，望海。

揮袖上西峯，
孤絕去天無尺。
拄杖下臨鯨海，
數煙帆歷歷。

貪看雲氣舞青鸞，
歸路已將夕。
多謝半山松吹，
解殷勤留客。

又

寄張眞甫

羈雁未成歸，
腸斷寶箏零落。
那更凍醪無力，
似故人情薄！

瘴雲蠻雨暗孤城，
身在楚山角。
煩問劍南消息，
怕還成疏索。

驀山溪

遊三榮龍洞。

窮山孤壘，
臘盡春初破。
寂寞掩空齋，
好一個無聊底我！
嘯臺，龍岫：
隨分有雲山；
臨淺瀨，
蔭長松，
閑據胡床坐。

三杯徑醉，
不覺紗巾墮。
畫角喚人歸，
落梅村，籃輿夜過。
城門漸近，
幾點妓衣紅；
官驛外，
酒壚前，
也有閑燈火。

釵頭鳳

紅酥手，
黃縢酒，
滿城春色宮牆柳。

東風惡，
歡情薄。
一懷愁緒，
幾年離索：——
錯！錯！錯！

春如舊，
人空瘦，
淚痕紅浥鮫綃透。
桃花落，
閑池閣。
山盟雖在，
錦書難託。——
莫！莫！莫！

青玉案

與朱景參會北嶺

西風挾雨聲翻浪，
恰洗盡黃茆瘴①。
老慣人間，齊得喪。
千巖高臥，
五湖歸棹，
替卻凌煙像②。

①「投荒記」云：「南方六七月芒茅黃枯時，瘴大發，土人呼為黃茅瘴。」
②唐太宗畫功臣像於凌煙閣。

故人小駐平戎帳，

白羽腰間氣何壯！
我老漁樵，君將相。
小槽紅酒，
晚香丹荔，
記取蠻江上。

卜算子

梅花

驛外斷橋邊，
寂寞開無主。
已是黃昏獨自憐，
更著風和雨。

無意苦爭春，
一任羣芳妬。
零落成泥，碾作塵，
只有香如故。

柳梢青

乙巳二月，西興贈別。

十載江湖，
行歌沽酒，
不到京華。
底事翩然①，
長亭煙草，
衰鬢風沙？

①此處省去了一個動詞。本意是說「翩然而來」。

憑高目斷天涯；
細雨外，樓臺萬家。
只恐明朝
一時不見
人共梅花。

夜遊宮

記夢

雪曉清笳亂起！
夢遊處不知何地。
鐵騎無聲望似水。
想關河，
雁門西，
青海際。——

睡覺寒燈裏，
漏聲斷，月斜窗紙。——
自許封侯在萬里。
有誰知
鬢雖殘，
心未死？

漁家傲

寄仲高

東望山陰何處是？
往來一萬三千里。

寫得家書空滿紙，
流清淚：
書囘已是明年事。
寄語紅橋橋下水：
扁舟何日尋兄弟？
行徧天涯眞老矣！
愁無寐；
鬢絲幾縷茶煙裏。

桃源憶故人

三榮郡治之西，因子城作樓觀，曰高齋，下臨山村，蕭然如世外。予留七十日，被命參成都戎幕而去。臨行，徙倚竟日，作「桃源憶故人」。

斜陽寂歷，柴門閉。
一點炊煙時起。
雞犬往來林外，
俱有蕭然意。

衰翁老去疎榮利，
絕愛山城無事。
臨去畫樓頻倚，——
何日重來此？

鵲橋仙

華燈縱博，
雕鞍馳射，
誰記當年豪舉？

酒徒一一①取封侯；
獨去作江邊漁父。

①「一一」，毛本作「一半」。今從《渭南文集》本。

輕舟八尺，
低蓬三扇，
占斷蘋洲煙雨。
鏡湖元自屬閑人
又何必官家①賜與？

①官家卽是皇帝。

又

夜聞杜鵑

茅簷人靜，
蓬窗燈暗，
春晚連江風雨。
林鶯巢燕總無聲，
但月夜①常啼杜宇。

①上文說「風雨」，此又說「月夜」，似相矛盾。但各本皆如此。

催成清淚，
驚殘好夢，
又揀深枝飛去。
故山猶自不堪聽，
況半世飄然羈旅！

訴衷情

當年萬里覓封侯，
匹馬戍梁州。
關河夢斷何處？
塵暗舊貂裘。

胡未滅，
鬢先秋。
淚空流。
此生誰料
心在天山，
身老滄洲？

醉落魄

江湖醉客
投杯起舞遺烏幘。
三更冷翠霑衣濕。
嫋嫋菱歌
催落半川月。

空花昨夢休尋覓。
雲臺麟閣①俱陳迹。
元來只有閑難得。
青史功名，
天卻無心惜。

①雲臺、麒麟閣都是圖畫功臣之處。漢宣帝畫功臣於麒麟閣，漢明帝畫功臣於雲臺。

鵲橋仙

一竿風月，
一簑煙雨，
家在釣臺①西住。
賣魚生怕近城門，
況肯到紅塵深處？
潮生，理棹；
潮平，繫纜；
潮落，浩歌歸去。
時人錯把比嚴光；
我自是無名漁父。

①嚴光的釣臺遺址在浙江桐盧縣富春江上。

隔浦蓮近拍①

騎鯨雲路倒景，
醉面風吹醒。
笑把浮丘②袂，
寥然非復塵境。
震澤③秋萬頃。
煙霏散，
水面飛金鏡，
露華冷。

①此詞寫的是一種幻想境界，略似詩中之夢遊仙詩。
②浮丘是仙人名。
③震澤卽太湖。

湘妃④睡起，
鬢傾釵墜慵整。
臨江舞處，
零亂塞鴻淸影。
河漢橫斜夜漏永。
人靜；
吹簫同過緱嶺⑤。

④女神名。
⑤緱嶺在河南偃師縣南。相傳仙人王子晉七月七日騎白鶴駐此山，舉手謝時人而去。

第十八編

劉過

字改之，號龍洲道人，江西廬陵人。《桯史》說他「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荆楚，客食諸侯間。」《桯史》又記嘉泰癸亥（一二〇三）劉過在中都，時辛棄疾帥越，遣使招之，他不能去，作「沁園春」寄辛，辛大喜（即我們選的第一首「沁園春」），邀他去，館燕彌月，臨別贈他千緡。

當時韓侂胄當國，有意伐金。國中有志恢復者多附之。詞人如辛棄疾，陸游，劉過皆贊揚此舉。侂胄想提拔劉過出來做官，曾派他使金，但他終死於窮困之中。

他的詞屬於辛棄疾一派，直寫感情，直抒意旨，雖不雕琢，而很用氣力。

他有贈老娼的「賀新郎」一闋（今不錄），自跋云，「余試牒四明，賦贈老娼，至今天下與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來，以爲鄧南秀詞，非也。」此可見他的詞在當時的風行。

他的《龍洲詞》，有汲古閣本，彊邨叢書本。

沁園春

風雪中欲詣稼軒；久寓湖上，未能一往，因賦此詞以自解。

斗酒彘肩，

風雨渡江，

豈不快哉？
被香山居士①
約林和靖②，
與坡仙老③，
駕勒吾回。
坡謂西湖
正如西子
濃抹淡妝臨照臺④。
二公者
皆掉頭不顧，
只管傳杯。

①白居易曾作杭州太守，築湖堤，今猶名白公堤。
②林逋隱居西湖上之孤山。
③蘇軾曾任杭州太守，所築湖堤今猶名蘇公堤。
④蘇軾詩：「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白云：「天竺⑤去來。
圖畫裏，崢嶸樓閣開。
愛縱橫二澗，
東西水遶，
兩峯南北，
高下雲堆。」
逋曰：「不然。
暗香浮動⑥，
不若孤山先訪梅。
須晴去
訪稼軒未晚，
且此徘徊。」

⑤西湖上有天竺山。

⑥林逋有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天仙子

初赴省，別妾於三十里頭。

別酒醺醺渾易醉，
回過頭來三十里！
馬兒不住去如飛；
牽一憇，
坐一憇，——
斷送煞人山與水！

是則是功名終可喜，
不道恩情拚得未！
雲迷村店酒旗斜：
去也是？
住也是？——
煩惱自家煩惱你！

行香子

同郭季端訪舊不遇，有作。

一瑣窗兒明快，
料想那人不在。
熏籠脫下舊衣裳，
件件香難賽。

匆匆去得忒煞①，
這鏡兒也不曾蓋。
千朝百日不曾來，
沒這些兒個采②！

①去得忒煞匆匆。
②這一句是說，許久不曾來了，這次還是遇不着，運氣真不好。

醉太平

情高，意眞。
眉長，鬢青。
小樓明月調箏，
寫春風數聲。
思君，憶君，
魂牽，夢縈。
翠綃①香煖雲屏，
更那堪酒醒！

①綃字，《絕妙好詞》與《陽春白雪》本俱作銷。今從《彊邨叢書》本。綃字似勝。

唐多令

安遠樓小集，侑觴歌板之姬，黃其姓者，乞詞於龍洲道人，爲賦此。時八月五日也。

蘆葉滿汀洲，
寒沙帶淺流。
二十年重過南樓。

柳下繫船猶未穩，
能幾日，
又中秋。

黃鶴斷磯頭，
故人曾到不？
舊江山渾是新愁。
欲買桂花同載酒，——
終不似
少年遊！

水調歌頭

晚春

春事能幾許？
密葉著青梅。
日高，花困，
海棠風急想都開。
不惜春衣典盡，
只怕春光歸去，
花片點蒼苔。
能得幾時好，
追賞莫徘徊。

雨飄紅，
風換翠，
苦相催。
人生行樂，
且須痛飲莫辭杯。

今日樓臺鼎鼐，
明年帶礪山河。
大家齊唱大風歌，
不日四方來賀。

坐則高談風月，
醉則恣眠芳草，
醒後亦佳哉！
湖上新亭好，
何事不曾來？

西江月

堂上謀臣尊俎，
邊頭將士干戈。
天時，地利，與人和：
燕可伐歟？曰，可①。

①運用《孟子》的成語。

姜夔

字堯章，號白石道人，饒州鄱陽人。父噩，紹興庚午（一一五〇）進士，知漢陽縣。他自孩幼時，從父到漢陽，後來他的全家遂流落在夏口，他的姊姊也嫁在此地。他少年時常在漢陽。淳熙丙申（一一七六）有過揚州的詞。此後他往來長沙，漢陽，合肥，揚州，蘇州，吳興，杭州之間。在他集中有年月可考的詞，最早的是淳熙丙申（一一七六）；最晚的是嘉泰壬戌（一二〇二）。吳潛有弔他的詞兩首，自序云：

猶記己卯庚辰（一二一九——一二二〇）之間，初識堯章於維揚。己丑（一二二九）再會嘉興。自此契闊。聞堯章死西湖，嘗助諸丈爲殯之。今又不知幾年矣。（《榆園叢刻本》《白石道人歌曲》附錄）

以此考之，他大概生於一一五五，死於一二三五，死時年約八十歲。

姜夔精通音律。慶元五年（一一九九），他進「大樂議」於朝廷，今載於《宋史》「樂志」；又進上他自作的「聖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詔付太常收掌。他的歌曲頗爲當時所稱賞；他自己製曲頗多。他有「垂虹」詩云：

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
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

小紅是范成大贈他的歌妓。

他的詞長於音調的諧婉，但往往因音節而犧牲內容；有些詞讀起來很可聽，而其實沒有什麼意義。如他的「暗香」「疏影」二曲，張炎稱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眞爲絕唱」（《詞源》）。但這兩首詞只是用了幾個梅花的古典，毫無新意可取，「疏影」一首更劣下，故我們都不採取。

姜夔是一個詩人，他的詩與詞序皆有詩意。但他的詞往往不如他的小序。如「揚州慢」一首，序云：

> 淳熙丙申至日，余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

但那首詞的本身遠不如這幾句小序能使我們想像當日揚州的荒涼景象。又如「淒涼犯」的序云：

> 合肥巷陌皆種柳，秋風夕起騷騷然。予客居闔戶，時聞馬嘶；出城四顧，則荒煙野草，不勝淒黯。……

那首詞也遠不能達出此種荒涼意境。一個有詩意的詞人，所作詞乃遠不如詞序，我們所以不能不說他犧牲意境而遷就音樂了。

他的詞最用功夫，如「慶宮春」自序說「過旬塗稾乃定」。我們選的幾首，大概可以代表他的好處，而很少他的短處。

《白石道人歌曲》刻本甚多，許氏「榆園叢刻」本最好。

鷓鴣天

一、正月十一日觀燈

巷陌風光縱賞時，
籠紗未出馬先嘶。
白頭居士無呵殿，
只有乘肩小女隨。

花滿市，
月侵衣。
少年情事老來悲。
沙河塘上春寒淺，
看了遊人緩緩歸。

二、元夕不出

憶昨天街預賞時，
柳慳梅小未教知。
而今正是歡遊夕，
卻怕春寒自掩扉。

簾寂寂，
月依依。
舊情惟有絳都詞。
芙蓉影暗三更後，
臥聽鄰娃笑語歸。

三、元夕有所夢

肥水東流無盡期。

當初不合種相思。
夢中未比丹青見，
暗裏忽驚山鳥啼。

春未綠，
鬢先絲。
人間別久不成悲。
誰教歲歲紅蓮夜，
兩處沈吟各自知！

四、十六夜出

輦路珠簾兩桁垂，
千枝銀燭舞僛僛。
東風歷歷紅樓下，
誰識三生杜牧之①？

歡正好，
夜何其？
明朝春過小桃枝。
鼓聲漸遠遊人散，
惆悵歸來有月知。

①杜牧，字牧之，晚唐的詩人。他有詩云：「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此處姜夔自比杜牧。我們看此四首詞，大概他在合肥時，戀愛一個女人，故有「肥水東流無盡期，當初不合種相思」之句。他們初戀的時候大概也在元宵左右，故後來感時懷舊，不忍出遊，而夜有所夢。

玉梅令（高平調）

石湖家自製此聲，未有語實之，命予作。石湖宅南隔河有圃曰范村，梅開雪落，竹院深靜，而石湖畏寒不出，故戲及之①。

疏疏雪片，
散入溪南苑。
春寒鎖舊家亭館。
有玉梅幾樹
背立怨東風：
高花未吐，
暗香已遠。
公來領客！
梅花能勸。
花長好，願公更健！
便揉春爲酒，
翦雪作新詩，
拚一日繞花千轉！

①石湖是詩人范成大。

慶宮春

紹熙辛亥除夕，予別石湖歸吳興。雪後夜過垂虹橋，嘗賦詩云：

笠澤茫茫雁影微，
玉峯重疊護雲衣。

長橋寂寞春寒夜，
只有詩人一舸歸。

後五年冬，復與俞商卿，張平甫，銛朴翁，自封禺同載詣梁溪，道經吳松。山寒，天迥，雲浪四合。中夕相呼步垂虹；星斗下垂，錯雜漁火；朔風凜凜，卮酒不能支。……因賦此闋。蓋過旬塗稿乃定。……

雙槳蓴波，
一蓑松雨，
暮愁漸滿空闊。
呼我盟鷗，
翩翩欲下，
背人還過木末。

那回歸去，
蕩雲雪孤舟夜發。
傷心重見
依約眉山，
黛痕低壓。

采香徑裏春寒；
老子婆娑
自歌，誰答？
垂虹西望，
飄然引去，
此興難遏。
酒醒波遠，
正凝想明璫素韈
如今安在，——

惟有闌干
伴人一霎！

念奴嬌

……竭來吳興，數得徜徉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絕，故以此寫之。

鬧紅一舸，
記來時嘗與鴛鴦爲侶。
三十六陂人未到，
水佩風裳無數。
翠葉吹涼，
玉容消酒，
更灑菰蒲雨。
嫣然搖動，
冷香飛上詩句。

日暮，
青蓋亭亭，
情人不見，
爭忍淩波去？
只恐舞衣寒易落，
愁入西風南浦。
高柳垂陰，
老魚吹浪，
留我花間住。
田田①多少，
幾回沙際歸路。

①古詩，「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田田形容水面荷葉之多。此處單用「田田」二字代表荷葉，實是語病。

淡黃柳（正平調近）

客居合肥南城赤闌橋之西，巷陌淒涼，與江左異。唯柳色夾道，依依可憐。因度此闋，以紓客懷。

空城曉角
吹入垂楊陌
馬上單衣寒惻惻。
看盡鵝黃嫩綠，
都是江南舊相識。

正岑寂，
明朝又寒食。
強攜酒小喬宅。
怕梨花落盡成秋色。
燕燕飛來，
問春何在，
唯有池塘自碧。

湘月

丙午七月旣望，……大舟浮湘，放乎中流。山水空寒，煙月交映，淒然其爲秋也！坐客皆小冠練服，或彈琴，或浩歌，或自酌，或援筆搜句。予度此曲。

五湖舊約，
問經年底事長負清景？
暝入西山，
漸喚我一葉夷猶乘興。
倦網都收，
歸禽時度，
月上汀洲冷。
中流容與①，
畫橈不點清鏡。

① 「容與」及上文「夷猶」皆是寫從容蕩漾之狀。

誰解喚起湘靈②，
煙鬟霧鬢，
理哀絃鴻陣？

玉麈談玄，
歎坐客多少風流名勝！
暗柳蕭蕭，
飛星冉冉，
夜久知秋信。
鱸魚應好，
舊家樂事誰省？

② 湘靈，湘水之女神。

史達祖

字邦卿，號梅溪，原籍汴人。韓侂冑當國時，史達祖做他的堂吏，頗擅權。韓敗（一二〇七），他也貶死。（《四朝聞見錄》及《浩然齋雅談》）

他的事跡別無可考。今本《梅溪集》有嘉泰辛酉（一二〇一）張鎡的序，序中有「余老矣，生鬚髮未白」的話。集中無年月，只有「東風第一枝」題「壬戌開臘望雨中立癸亥春，與高賓王各賦」；壬戌爲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大概史氏生當一一五五上下，死於一二二〇左右。《浩然齋雅談》載他的「清明」二絕句，有「楡羹杏粥誰能辦？自採庭前薺菜花。」可見他後來很貧苦。《四朝聞見錄》說韓侂冑失敗後，史氏被「黥」；我們看他的「滿江紅」詞中「一錢不直貧相逼」的話，可見他失敗後的窮況。

張炎稱史達祖的詞「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張鎡說他的詞「妥貼輕圓，辭情俱到。」當時的風氣注重詠物詞；在今日看來，他的詠物詞只有「雙雙燕」勉强可取，餘皆不足取。我們取他幾首情感較厚而套語較少的小詞。

雙雙燕

過春社了，
度簾幙中間，
去年塵冷。
差池欲住，
試入舊巢相並。
還相雕梁藻井，
又軟語商量不定。
飄然快拂花梢，
翠尾分開紅影。

芳徑，
芹泥雨潤，
愛貼地爭飛，
競誇輕俊。
紅樓歸晚，
看足柳昏花暝。
應是棲香正穩，
便忘了天涯芳信。
愁損翠黛雙蛾，
日日畫闌獨凭。

阮郎歸

龍香吹袖，白藤鞭；
帽簷衝柳煙。
一春幾度畫橋邊，
東風聽管絃。

花活計，
酒因緣，
從人嘲少年。
直須吟就綠楊篇。
灣頭寄小憐。

釵頭鳳

寒食飲綠亭

春愁遠，
春夢亂，
鳳釵一股輕塵滿。
　江煙白，
　江波碧；
　柳戶清明，
　燕簾寒食，——
　憶，憶，憶。

鶯聲晚，
簫聲短；
落花不許春拘管。
　新相識，
　休相失。
　翠陌吹衣，
　畫樓橫笛，——
　得，得，得。

賀新郎

六月十五夜，西湖月下。

同住西山下，
是天地中間
愛酒能詩之社。
船向西陵佳處放，
塵世必無知者。
暑不到雪宮風榭
楚竹忽然呼月上，
被東南幾葉雲縈惹。
雲散去，
笑聲罷。
清尊莫爲嬋娟瀉。
爲狂吟醉舞，
毋失晉人風雅。
踏碎橋邊楊柳影，
不聽漁樵閑話。
更欲舉空杯相謝：
北斗以南如此幾？
想吾曹便是神仙也！
問今夜
是何夜！

臨江仙

草腳青回細膩，
柳梢綠轉苗條。

舊遊重到合魂銷。
棹橫春水渡，
人凭赤闌橋。

歸夢有時曾見，
新愁未肯相饒。
酒香，紅被，夜迢迢。
莫教無用月
來照可憐宵！

臨江仙

倦客如今老矣，
舊時不奈春何。
幾曾湖上不經過，
看花南陌醉，
駐馬翠樓歌？

遠眼愁隨芳草，
湘裙憶著春羅。
枉教裝得「舊時」多。
向來簫鼓地，
猶見柳婆娑。

解珮令

人行花塢，
衣沾香霧，
有新詞逢春分付。
屢欲傳情，

奈燕子不曾飛去。——
倚珠簾詠郎秀句。

相思一度，
濃愁一度，
最難忘遮燈私語。
淡月梨花，
借夢來花邊廊廡，
指春衫淚曾濺處。

劉克莊

字潛夫，號後村，福建莆田人。生於一一八七年，死於一二六九年。

他是世家之子，用「郊」的恩典得補官，曾知建陽縣，師事眞德秀。他作「落梅」詩，有「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之句，言官以爲訕謗，他幾乎得大罪，遂免官。所以他後來有詩「幸然不識桃併柳，卻被梅花累十年。」

端平初（一二三四——一二三六），他做到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自此以後，他屢進屢退；當時黨爭甚烈，他也免不了黨爭的影響。一二四六年，他被召爲大府少卿，理宗賜他居第，並特降旨，「劉某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可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令與尤焴同任史事。」後又兼崇政殿說書，並兼中書舍人。他參劾宰相史嵩之，有直聲，但終以此去位，知漳州。後除秘閣修撰，福建提刑。一二五一，被召，任太常少卿，直學士院；不久，仍兼說書及史館事。不滿一年而去。

一二六○，他又被召權中書舍人；除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不久又兼史館。理宗很賞識他的文學，御書賜他，有「賦典麗而詩清新，記腴贍而序簡古」的話。

一二六二，除權工部尚書，陞兼侍讀。是年他力求去，遂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府。一二六四，以煥章閣學士致仕。那時他的左眼已瞎了。一二六七，右眼又瞎了。咸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一二六

九）死，年八十三歲。

劉克莊少年卽負文名，葉適說他的文學「當建大將旗鼓」。晚年更巍然爲當時一大宗匠，他的「行狀」所謂「言詩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

他的詩明白流暢，爲宋詩的大家。他最佩服辛棄疾、陸游（見他的《詩話》），故他的詞最近這一派。這一派的長處在於有情感，有話說；能謀篇，能造句；篇章皆有層次條理，造語必求新鮮有力。如云

> 未必人間無好漢，
> 誰與寬些尺度！（「賀新郎」）

這種煅煉而不塗脂抹粉的造句法，豈是吳文英一派人所能夢見的！

他有文集二百卷，傳本不多。近年《四部叢刊》中收有影鈔本《後村大全集》，流傳始稍廣。但此本多錯誤。他的詞有汲古閣本，《彊村叢書》本。《彊村》本最完全。

沁園春

夢孚若

何處相逢？
登寶釵樓，
訪銅雀臺。
喚廚人斫就

東溟鯨膾，
圉人呈罷
西極龍媒①。
天下英雄，
使君與操②：
餘子誰堪共酒杯？
車千兩，
載燕南趙北
劍客奇才。

①龍媒，馬名。
②曹操對劉備說：「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飲酣畫鼓③如雷，——
誰信被晨雞催喚回！

歎年光過盡，
功名未立；
書生老去，
機會方來！
使李將軍
遇高皇帝，
萬戶侯何足道哉④？
披衣起，
但淒涼感舊，
慷慨生哀。

③畫鼓，毛刻本作鼻息，此當是後人妄改。此句說的還是接着上半首說的夢境；夢中的畫鼓，卻原來是醒後的晨雞。
④李將軍是李廣，高皇帝是漢高祖。李廣是當時的名將，但終身不得封侯。

沁園春

癸卯佛生之翼日將曉，夢中有作。既醒，但易數字。

有個頭陀，
形等枯株，
心猶死灰。
幸春山筍賤，
無人爭喫；
夜鑪芋美，
與客同煨。
何處旛花
忽相導引？
莫是天宮迎赴齋？
又疑道，
向毗耶城①裏，
講席初開。

①Vaiçâli，一譯毗舍里城。

這邊尚自徘徊，
笑那裏紛紛早見猜。
有尊神奮杵，
拳粗似鉢；
名緇②竪拂，
喝猛如雷。
老子無能，
山僧不會，
誰誤「檀那③」舉請哉？

山中去，
便百千億劫，
休下山來④！

②名緇是有名的和尚，因他們穿的緇衣而得名。
③檀那，Dāna，一譯檀越，華言「施主」。
④這是一篇寓言，寫他遭人讒忌的事。

滿江紅

二月廿四夜海棠花下作

老子年來
頗自許心腸鐵石。
尚一點消磨未盡：
愛花成癖。
懊惱每嫌寒勒住，
丁寧莫被晴烘坼。
奈暄風烈日太無情，
如何得！

張畫燭，
頻頻惜。
憑素手，
輕輕摘。
更幾番雨過，
彩雲無迹。
今夕不來花下飲，
明朝空向枝頭覓：

對殘紅滿院杜鵑啼，
添愁寂。

滿江紅

和王實之①

往日封章
曾聳動君王顏色。
今似得三閭公子②，
四明狂客③。
古不能箝言者口，
天方欲壽中朝脈。
算人間豈有病無醫？
須鍼石。

年冉冉，
袍猶碧；
心耿耿，
頭先白。
笑臣舒④迂緩，
臣山⑤愚直。
拂袖歸來羞炙手⑥，
望塵拜了難伸膝。
把富春瀨⑦與首陽山⑧，
圖齋壁。

①名邁，莆田人，官正字，以直諫著名，理宗呼為「狂生」。他後歸鄉里，遂自稱「敕賜狂生」。看周密《齊東野語》卷四。

②屈原。

③唐賀知章晚年自號四明狂客。

④漢董仲舒，有天人三策。

⑤漢賈山，文帝時人，能直諫。

⑥這是說，拂袖歸來，不屑要那「炙手可熱」的權勢。

⑦漢嚴光隱於富春江，今江上有嚴子陵釣臺。

⑧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山。

水龍吟

己亥自壽（二首之一）

先生放逐方歸，
不如前輩抽身早。
「臺郎」舊秩，
看來俗似
「散人」新號。
起舞非狂，
行吟非怨，
高眠非傲。
歎終南捷徑①，
太行盤谷②，
用卿法，
從吾好。

①唐代功名之士，往往隱居終南山以待徵召。故司馬承禎指終南為仕官之捷徑。

②太行山之南有盤谷。此處但泛稱紆廻之谷，故不作私名看。

閉了草廬長嘯；
後將軍來時休報。

牀頭書在；
古人出處，
今人非笑。
製個淡詞，
呷些薄酒，
野花簪帽。
願雲臺③任滿，
又還因任，
賽汾陽考④！

③劉克莊那時方被命管雲臺觀。

④唐郭子儀有大功，封汾陽郡王。他做中書令（宰相）最久，曾經過二十四考，故向來有「二十四考中書令」的話。

賀新郎

送陳子華知眞州

北望神州路，
試平章這場公事
怎生分付！
記得太行山百萬
曾入宗爺駕馭①。
今把作握蛇騎虎。
君去，京東豪傑喜，
想投戈下拜「眞吾父！」
談笑裏，
定齊魯。

兩河蕭瑟惟狐兔！
問當年祖生②去後，
有人來否？
多少新亭③揮淚客，
誰夢中原塊土！
算事業須由人做！
應笑書生心膽怯，
向車中閉置如新婦；
空目送
塞鴻去。

①金兵南侵，虜徽、欽二帝北去，立張邦昌為帝。高宗立於應天府，所恃的大將惟宗澤。澤招集河東、河北羣盜，連燕、趙豪傑，決心恢復中原。金人畏宗澤的聲威，稱他為宗爺爺。

②晉南渡後，祖逖做豫州刺史，渡江擊楫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他竟收復了黃河以南的地。大功未完而死。

③東晉初，諸名士常在新亭飲宴。一日，周顗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諸人皆相視流淚。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世說新語》二）

賀新郎

九日

湛湛長空黑，
更那堪斜風細雨，
亂愁如織！

老眼平生空四海，
賴有高樓百尺。
看浩蕩千崖秋色！
白髮書生神州淚，
儘凄涼不向牛山①滴！
追往事，
去無迹。

①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柰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晏子春秋》一，參《韓詩外傳》十。）

少年自負淩雲筆。
到而今，春華落盡，
滿懷蕭瑟。
常恨世人新意少，
愛說南朝狂客。
把破帽年年拈出。
若對黃花孤負酒，
怕黃花也笑人岑寂。
鴻北去，
日西匿。

賀新郎

端午

深院榴花吐。
畫簾開，練衣紈扇，
午風清暑。
兒女紛紛誇結束，

新樣釵符艾虎。
早已有遊人觀渡。
老大逢場慵作戲，
任陌頭年少爭旗鼓。
溪雨急，
浪花舞。

靈均①標致高如許；
憶平生既紉蘭佩，
更懷椒糈，——
誰信騷魂千載後，
波底垂涎角黍！
又說是蛟饞龍怒。
把似而今醒到了，
料當年醉死差無苦！
聊一笑，
弔千古。

①屈原字靈均。世俗相傳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江，故是日有「競渡」之戲，作角黍（角糉）投江中，以招屈原之魂。劉克莊笑此說無理，故詞中帶嘲諷之意。紉蘭，懷椒，皆見《楚辭》。

賀新郎

席上聞歌，有感。

妾出於微賤①，
小年時，朱絃彈絕，
玉笙吹徧。

粗識國風關睢亂②，
羞學流鶯百囀，
總不涉閨情春怨。
誰向西鄰公子說，
要珠鞍迎入梨花院？
身未動，
意先嬾。

①此首與上文「一個頭陀」一首「沁園春」同是寓言。當時黨爭甚烈，劉克莊屢次被攻擊而去。

②《論語》，「師摯之始，『關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是古樂歌的末章。

主家十二樓連苑；
那人人靚妝按曲，
繡簾初捲。
道是華堂簫管唱，
笑殺街坊拍衮③！——
回首望侯門天遠。——
我有平生離鸞操④，
頗哀而不慍，微而婉。
聊一奏，
更三歎。

③拍與衮皆是宋代大曲的一個部分。王灼《碧雞漫志》說大曲有散序，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虛催，衮遍，實催，衮遍，歇拍，殺衮。「拍」即是催拍，衮字疑是滾字之省。《宋史》「樂志」云，「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宋仁宗也曾說「排遍」以前是樂之正；「

入破」以後，聲音侵亂，是鄭、衛之聲（王楙《隨手雜錄》）。此詞中「那人」奏的是正聲，故為拍袞的所笑，因此被疏遠。

④琴曲中有「雙鳳」「離鸞」之曲。

賀新郎

和王實之。實之有憂邊之語，走筆答之。

國脈微如縷！
問長纓何時入手，
縛將戎主①？
未必人間無好漢，——
誰與寬些尺度！
試看取當年韓五②，
豈有穀城公③付與？
也不干曾遇驪山母④。
談笑起
兩河路。

①漢終軍奉使南越，請受長纓，羈南越王之頸，致之闕下。
②韓世忠為宋中興時名將，屢敗金兵。
③張良受下邳老人的傳授，後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祠之。
④唐宋小說中時提及女仙驪山老母。《集仙傳》說李筌遇驪山姥，她為他解釋「陰符」祕文。

少時棋柝曾聯句；
歎而今登樓攬鏡，

事機頻誤。
聞說北風吹面急，
邊上衝梯屢舞。
君莫道「投鞭⑤」虛語。
自古一賢能制難，
有金湯便可無張許⑥？
快投筆；
莫題柱⑦！

⑤苻堅將伐晉，自誇他的兵多，說「投鞭於江，足以斷江水之流」。

⑥「金湯」是「金城湯池」，是說堅固的城，難近的水。張是張巡，許是許遠。唐時安史之亂，他們死守睢陽。

⑦投筆從軍是班超的事。題橋柱是司馬相如的事。

一翦梅

余赴廣東，實之夜餞於風亭。

束縕宵行十里强。
挑得詩囊，
抛了衣囊。
天寒，路滑，馬蹄僵。
元是王郎
來送劉郎。
酒酣，耳熱，說文章，
驚倒鄰牆，
推倒胡牀。

旁觀拍手笑疏狂。——
疏又何妨！
狂又何妨！

玉樓春

戲林推

年年躍馬長安市；
客舍似家，家似寄。
青錢換酒日無何，
紅燭呼盧①宵不寐。

①古人賭博用骰子五枚，上黑下白。一擲五子全黑為盧，為最勝之采。故賭博人皆喊「盧」，如今人擲骰子時喊「快」，喊「順」一樣。古文學中因常用「呼盧」代賭博。

易挑錦婦機中字②，
難得玉人心下事。
男兒西北有神州，
莫滴水西橋③畔淚。

②竇滔得罪，被徙於流沙。其妻蘇蕙思之，織錦為回文詩以贈滔，詞甚淒婉。
③娼家所在。這時候中原陷於金人，故此詞說，「給那淪陷的神州留幾滴眼淚罷。不要為水西橋的婦人傷心了。」

卜算子

片片蝶衣輕，
點點猩紅小。
道是天公不惜花
百種千般巧。

朝見樹頭繁，
暮見枝頭少。
道是天公果惜花
雨洗風吹了。

朝天子

宿雨頻飄灑，
歡喜西疇耕者①。
終朝連夜，
有珠璣鳴瓦。

①倒裝句法。「西疇耕者都歡喜」。

漸白水青秧鷗鷺下。——

老學種花兼學稼，
心兩挂：
這幾樹海棠休也！

清平樂

贈陳參議師文家侍兒

宮腰束素，
只怕能輕舉。
好築避風臺護取①，
莫遣驚鴻飛去。

①唐宋人詩詞中動詞下用「取」字，略同今日動詞下用的「着」字。

一團香玉溫柔，

昨宵月露高樓，
今朝煙雨孤舟。
除是無身方了，
有身長是閒愁！

笑齧俱有風流。
貪與蕭郎眉語，
不知舞錯伊州。

清平樂

丹陽舟中作

休彈別鶴①！
淚與絃俱落。
歡事中年如水薄，
懷抱那堪作惡！

①「別鶴」，琴曲名。古代傳說：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為之改娶，牧子愴然而悲，乃作此曲。（《古今注》）

吳文英

字君特，四明人，號夢窗。他的生平事實都不很可考了。他的詞中只有從端平丙申（一二三六）到淳祐辛亥（一二五一），這十幾年是有年代可考的。他有「壽秋壑」的詞不少，秋壑是賈似道，大概他尚及見賈似道的盛時。周密有「拜新月慢」「寄夢窗」，序中說此詞作於景定癸亥（一二六三）。故我們可以說吳文英死時約當一二六五。毛晉跋《夢窗丙丁稿》，以殘本「鶯啼序」（淳祐辛亥）爲夢窗絕筆，那是錯的。（此詞全本另見於乙稿，名《豐樂樓》；毛氏先刻丙丁稿，後乃見甲乙稿，竟不及改正。）

吳文英的詞在當時已頗風行。尹煥作序，說，「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眞（周邦彥），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大概周邦彥與吳文英都是音樂家，從音調的方面看去，這兩人可以相提並論。但從文學的方面看去，吳文英就遠不及周邦彥了。周是詩人而兼音樂家，吳能製曲調聲而不是詩人。《夢窗四稿》中的詞幾乎無一首不是靠古典與套語堆砌起來的。張炎說：「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這話眞不錯。我們試引他的詞集中的第一首作例：

紺縷堆雲，清顋潤玉，記人初見。蠻腥未洗，梅谷一懷淒惋。渺征槎去乘閬風，占香上國幽心展。遺芳掩色，真姿凝澹，返魂騷畹。一盼千金換，又笑伴鴟夷，共歸吳苑。離煙恨水，夢杳南天秋晚。比來時瘦肌更消，冷薰沁骨悲鄉遠。最傷情，送客咸陽，佩結西風怨。

這一大串的套語與古典，堆砌起來，中間又沒有什麼「詩的情緒」或「詩的意境」作個綱領；我們只見他時而說人，時而說花，一會兒說蠻腥和吳苑，一會兒又在咸陽送客了！原來他說的是「玉蘭花」！

清朝詞人之中，張惠言不喜夢窗；周濟卻把夢窗抬的很高，列爲宋四大家之一。近年的詞人多中夢窗之毒，沒有情感，沒有意境，只在套語和古典中討生活。所以我選他的詞，特別加嚴，只取了一首最本色的。

《夢窗詞》刻本頗多，《彊村叢書》本校勘最精。

玉樓春

京市舞女

茸茸貍帽遮梅額，
金蟬羅翦胡衫窄。
乘肩爭看小腰身；
倦態強隨閒鼓笛。

問稱家住城東陌；
欲買，千金應不惜。
歸來困頓殢春眠，
猶夢婆娑斜趁拍。

蔣捷

字勝欲，宜興人。宋末德祐年間（一二七五——一二七六），他曾中進士。宋亡之後，他隱居不仕。大德年間（一二九七——一三〇七），有許多人推薦他，他總不肯出來做官。他住在竹山，人稱爲竹山先生。他頗有些著作，有《竹山詞》。（《彊邨叢書》本是用黃蕘圃藏的元鈔本刻的。）

蔣捷受了辛棄疾的影響，故他的詞明白爽快，又多嘗試的意味。辛棄疾曾作「水龍吟」，每韻脚用「些」字收。《竹山詞》中有「效稼軒體，招落梅之魂」的「水龍吟」。我們選的「聲聲慢」，用了十個「聲」字，其中八個用在韻脚。這雖是受了辛棄疾的「些」字詞的影響，其實是一首無韻詞的嘗試。現在我們選他的詞，偏重那些富於試驗的精神的。

詞到了宋末元初，許多詞人都走入了纖細用典的詠物路上去。蔣捷的詠物詞頗能自出新意，也肯自造新句。如「賀新郎」詠秋曉云：「起搔首窺星多少。月有微黃；籬無影，挂牽牛數朶青花小。」這是很美的描寫。

一翦梅

舟過吳江

一片春愁待酒澆。
江上舟搖，
樓上帘招，——
秋娘渡與泰娘橋①，——
風又飄飄，
雨又蕭蕭。

①渡，黃蕘圃藏鈔本作度，注「度一作容」。橋，各本皆作嬌。適按，此皆後人所改。本集有「舟宿蘭灣」的「行香子」詞，引此詞的句子甚多。末句云：「過窈娘隄，秋娘渡，泰娘橋。」渡與橋皆是吳地名。妄人先改下半闋首句為「何日雲帆卸浦橋」。故改上文橋字為嬌，又改「渡與」為「容與」。今改正。

何日歸家洗客袍，
銀字笙調，
心字香燒？
流光容易把人拋，
紅了櫻桃，
綠了芭蕉。

虞美人

聽雨

少年聽雨歌樓上，

紅燭昏羅帳。
壯年聽雨客舟中，
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僧廬下，
鬢已星星也。——
悲歡離合總無情！
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燕歸梁

風蓮

我夢唐宮春晝遲，
正舞到曳裾時，
翠雲隊仗絳霞衣，
慢騰騰，手雙垂。
忽然急鼓催將起，
似綵鳳亂驚飛！
夢回不見萬瓊妃①，——
見荷花被風吹。

①瓊妃猶言玉人，指夢中的無數唐宮舞女。

少年游

梨邊風緊，雪①難晴
千點照溪明。
吹絮窗低，

唾茸窗小，
人隔翠陰行。

①這是梨花，不是真雪。

而今白鳥横飛處，
煙樹渺鄉城。
兩袖春寒，
一襟春恨，
斜日淡無情。

又

楓林紅透晚煙青，
客思滿鷗汀。
二十年來，
無家種竹，
猶借竹爲名①。

①蔣捷號竹山。

春風未了秋風到，
老去萬緣輕。
只把平生
閒吟閒詠
譜作櫂歌聲。

梅花引

荊溪阻雪

白鷗問我，「泊孤舟，

是身留？
是心留？」
心若留時，何事鎖眉頭？
風拍小簾，燈暈舞；
對閒影，
冷清清，
憶舊遊。

舊遊，舊遊今在不？
花外樓，
柳下舟。
夢也，夢也夢不到，
寒水空流。
漠漠黃雲，溼透木綿裘。
都道無人愁似我，——
今夜雪，
有梅花，
似我愁。

最高樓

催春

新春景
明媚在何時？
宜早不宜遲。
輭塵巷陌青油幰，
重簾深院畫羅衣，
要些兒
晴日照，
暖風吹。

一片片雪兒休要下，
一點點雨兒休要灑，——
纔佸地，
越愆期。
悠悠不趁梅花到，
匆匆枉帶柳花飛。
倩黃鶯
將我語
報春歸。

聲聲慢

秋聲

黃花深巷，
紅花低窗，
淒涼一片秋聲。
豆雨聲來，
中間夾帶風聲。
疏疏二十五點，
麗譙門不鎖更聲。
故人遠，
問誰搖玉佩，——
簷底鈴聲。

彩角聲隨月墮；
漸連營馬動，
四起笳聲。
閃爍鄰燈，
燈前尚有砧聲。

知他訴愁到曉，
碎噥噥多少蛩聲！
訴未了，
把一半分與雁聲。

霜天曉角

人影窗紗，
是誰來折花？
折則從他折去，
知折去
向誰家？
簷牙枝最佳，
折時高折些。
說與折花人道：
須插向
鬢邊斜。

賀新郎

秋曉

渺渺啼鴉了。
亙魚天，寒生峭嶼，
五湖秋曉。
竹几一燈人做夢，——
嘶馬誰行古道？
起搔首窺星多少。
月有微黃；籬無影，

挂牽牛數朶青花小。
秋太淡，
添紅棗。

愁痕倚賴西風掃，
被西風翻催鬢鬒
與秋俱老！
舊院隔霜簾不捲，
金粉屛邊醉倒，——
計無此中年懷抱。
萬里江南吹簫恨，
恨參差白雁橫天杪。
煙未歛，
楚山杳。

王沂孫

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會稽人。（《詞綜》）元至元中（一二七七——一二九四）曾作慶元路學正。（延祐《四明志》）張炎「湘月」詞自序，「戊子（一二八八）冬晚，與王中仙曳舟溪上。」又周密《志雅堂雜鈔》記「辛卯（一二九一——一二九二）十二月初夜，降仙，……問王中仙今何在，曰，在冥司。」這可見王沂孫死年約當一二九〇年。

他有《花外集》，一名《碧山樂府》，一名《玉笥山人詞集》。今本有鮑刻《知不足齋叢書》本，有王刻「四印齋」本。

清代的詞人張惠言、周濟等皆極推崇王沂孫。周濟把他列爲宋詞四大家之一，並說：「詠物最爭托意。隸事（卽用典故）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勝場也。」其實我們細看今本《碧山詞》，實在不足取。詠物諸詞至多不過是晦澀的燈謎，沒有文學的價值。張惠言、周濟等用漢儒說《三百篇》的方法去看宋人的詠物詞，刻意求微言大義，故覺得碧山詠物的詞多君國之憂，黍離之感。清朝晚年有一位端木埰，把他詠蟬的「齊天樂」逐句加上解釋，最可代表這一派的謬見。如云：

「乍咽涼柯，還移暗葉，重把離愁深訴」，慨播遷也。「西窗過雨；怪瑤珮流空，玉箏調柱」，傷敵騎暫退，燕安如故。……「餘音更苦，甚獨抱清商，頓成淒楚？」遺臣孤憤，哀怨難論也。「漫想薰風，柳絲千萬

縷」，責諸臣到此，尙安危利災，視若全盛也。(全文引見王鵬運的「花外集跋」。)

這眞是信口開河，白日見鬼！作者不過是做了一個「蟬」字的笨謎，卻偏有這班笨伯去向那謎裏尋求微言大義！

王沂孫曾做元朝的官，算不得什麼遺民、遺老。張炎輓他的詞說：

蝴蝶一生花裏，想如今醉魂未醒，夜台夢語秋聲碎。……

這樣一隻花蝴蝶，遭際亡國之變，有點感慨，如「高陽臺」一詞所表示，那是很自然的。我們正不必去深求什麼微言大義。

凡詠物的詞或詩，固然「最爭托意」，但托意不是用典，也不是做謎。如陸游詠梅云，「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詠杜鵑云，「故山猶自不堪聽，況半世飄然羈旅！」這是托意，這是詠物詩詞的正軌。至如姜夔、吳文英、王沂孫的詠物詞以至朱彝尊的《茶煙閣體物集》等等，都只是做謎，都只是做八股，不是托意。

十三・八・二十二北戴河

無悶

雪意①

陰積龍荒，
寒度雁門，
西北高樓獨倚。
悵短景無多，
亂山如此！
欲喚飛瓊②起舞，
怕攪碎紛紛銀河水。
凍雲一片，
藏花護玉，
未敎輕墜。

①我取這一首，代表作者詠物詞的最好的方面。

②仙女名。

清致

悄無似。
有照水一枝③，
已攙春意。
誤幾度憑闌，
莫愁④凝睇。
應是梨花夢好，
未肯放東風來人世。
待翠管吹破蒼茫，
看取玉壺天地！

③梅花。

④借用古女子名。

高陽臺

和周草窗「寄越中諸友」韻

殘雪庭陰，
輕寒簾影，
霏霏玉管春葭。
小帖金泥，
不知春在誰家！
相思一夜窗前夢，
奈個人水隔雲遮！
但淒然，
滿樹幽香，
滿地橫斜。

江南自是離愁苦；
況遊驄古道，
歸雁平沙！
怎得銀箋
殷勤與說年華！
如今處處生芳草，
縱凭高，不見天涯！
更消他
幾度東風，
幾度飛花！

摸魚兒

洗芳林夜來風雨，
匆匆還送春去。

方纔送得春歸了，
那又送君南浦！
君聽取：
怕此際春歸也過吳中路。
君行到處，
便快折湖邊千條翠柳，
爲我繫春住。

春還住[1]，
休索吟春伴侶：——
殘花今已塵土。
姑蘇臺下煙波遠
西子近來何許？
能喚否？
又恐怕殘春到了無憑據

煩君妙語
更爲我將春，
連花帶柳，
寫入翠箋句。

[1]即使春還能住。

張炎

字叔夏，號玉田生，是南宋功臣循王張俊的六世孫。（袁桷「贈張玉田」詩注說是循王五世孫。今從江藩丁丙考正。）曾祖張鎡，字功甫，即當日預謀殺韓侂冑者，亦有文名。祖含，父樞，皆工文學。樞字斗南，號寄閑老人，曉暢音律，有《寄閑集》，旁綴音譜，刊行於世，今不傳了。張炎述他父親每作一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隨即改正。他曾賦「瑞鶴仙」，有「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閑了尋香兩翅」之句，「撲」字不協律；改爲守字，乃協。他又有句云，「瑣窗深」；「深」字不協，改爲「幽」，又不協，再改爲「明」字，歌之，始協。（《詞源》下）

張炎幼承家學，又和當日的詞家往來，商榷音律，「用功踰四十年」，故能卓然成爲元初一大詞人，上結四百年的詞史的終局。他的詞偶有註年月的；如「臨江仙」序云，「甲寅秋寓吳，時年六十有七。」此甲寅爲元仁宗延祐元年（一三一四）；以此推知他生於宋理宗淳祐戊申（一二四八）。《詞源》後有錢良祐一跋，說「乙卯歲，……玉田張君來寓錢塘縣之學舍，……相從歡甚。」又此跋作於丁巳正月，跋中不言玉田已死。乙卯爲延祐二年（一三一五），丁巳爲四年（一三一七），那時張炎已七十歲了。《珊瑚網》記張炎爲陸輔之家伎卿卿作「清平樂」，「後二十一載，至治月日，輔之致政歸，則叔夏、卿卿皆下世矣。」（引見江昱《山中白雲詞疏證》四，頁十三。）此雖不記爲至治幾年，

然至治僅有三年（一三二一至一三二三），我們可以說張炎死時約當延祐末年（一三二〇），年約七十三歲。

戴表元「送張叔夏西遊序」云：

> 玉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西湖上，翩翩然……風神散朗，……貴游少年不翅也。垂及强仕（四十歲），喪其行資。……嘗以藝北遊，不遇；失意亟亟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塘十年。久之，又去遊山陰、四明、天台間，若少遇者。旣又棄之西歸。……

宋亡時（一二七六），張炎方二十九歲。戴表元說他至近四十歲時始喪其資產，大概他破產在宋亡十年之後。他於至元庚寅（一二九〇）北遊，僅留數月，次年卽南歸。戴表元說他「以藝北遊」，是他對於元朝並沒有多大的惡感。但他是宋功臣之後，身遭國變，故國之思和身世之感是不能免的。王昶說他「不屑屈志新朝，僅而後免」（「書張叔夏年譜後」），那就不近事實了。（許增駁正王昶之誤，見他刻的《山中白雲詞》附錄逸事。）

袁桷贈他詩，自注「玉田時來鄞，設卜肆。」此可見他的貧窮之狀。但這是因爲他的遭際不佳，並不是因爲他決心不仕新朝，自甘隱遯。舒岳祥於大德丁酉（一二九七）贈他小序，說他曾「北遊燕、薊，上公車，登承明有日矣。一日思江南菰米蓴絲，慨然襆被而歸。」這可以證明他是一個不遇趙的孟頫，而不是鄭思肖一流人了。

詞到了宋末，已成了末運。吳文英、王沂孫一派的詠物詞，古典詞，成了正宗；詞家所講究的只是如何能刻畫事物，如何能使用古典，如何能調協音律。這一類的詞和後世的試帖詩同一路數；於是詞的生氣完了，詞要受當時新起的「曲子」的淘汰了。

我們試看張炎作的《詞源》，便知道當時詞人所注重的全都是些技術上的末節。即如上文引的張樞改字的故事，「瑣窗深」的「深」字初改爲「幽」，次改爲「明」，方纔協律。以音樂論，這也許是很精明的講究。但從文學上立論，「幽」字改爲「明」，竟是和原意恰相反了。窗子本是幽暗的，現在因爲要協音律，所以變爲光明的了！這豈不是大笑話嗎？

詞本是從樂歌裏變出來的。但它漸漸脫離了音樂，成爲一種文學的新體。蘇軾、辛棄疾諸人便是朝這個方向走的。南宋姜夔、吳文英、張炎、王沂孫諸人又把那漸漸脫離音樂的詞，硬送回到音樂裏去。他們寧可犧牲詞的意思來遷就詞的音律，不肯放鬆音律來保存詞的情意。於是詞就成了少數專家的技術，不能算是有生氣的文學了。

張炎在當日以詠物詞著名。他的詠物詞確有很工的。如詠春水云：

魚沒浪痕圓；

流紅去，

翻笑東風難掃。（「南浦」）

鄧牧說：「春水一詞，絕唱今古，人以張春水目之。」又如詠孤雁云：

自顧影欲下寒塘，
正沙淨，草枯，水平，天遠。
寫不成書，
只寄得相思一點。（「解連環」）

人也稱他爲張孤雁。又如詠雪霽云：

纔放些晴意，
早瘦了梅花一半。（「探春慢」）

又如詠白蓮云：

滿湖煙月，一汀鷗鷺。
記小舟夜悄，
波明香遠，
渾不見花開處。（「水龍吟」）

這都是十分用氣力的刻畫。但從文學史的觀點看來，這種詠物詩詞只是一種做謎的遊戲，至多不過是初學的技術工夫。拈題詠物，刻意形容，離開了意境和情感，只是工匠的手藝而已。所以我們不取這一類的詞，只在這裏討論一會。

我們選張炎的詞，只取那些有情感或意境的。如第一首「西湖春感」，意境和情感都還襯得住那和美的音節，所以遠勝於「春水」「白蓮」諸篇。

張炎的《山中白雲詞》八卷，有「龔翔麟刻本」，今不易得。有許增《榆園叢刻》本，最佳，附有《詞源》二卷。有朱孝臧《彊村叢書》本，有江昱的《疏證》，最可供參考；但刪去「龔本」所載別本異文，是其缺點。王氏四印齋刻的《雙白詞》本，不甚佳。

高陽臺

西湖春感

接葉巢鶯，
平波捲絮，
斷橋，斜日，歸船。
能幾番遊，
看花又是明年！
東風且伴薔薇住，
到薔薇春已堪憐！
更淒然，
萬綠西泠，
一抹荒煙！

當年燕子知何處？
但苔深韋曲，
草暗斜川①！
見說新愁

如今也到鷗邊②！
無心再續笙歌夢，
掩重門淺醉閑眠。
莫開簾！
怕見飛花，
怕聽啼鵑！

①韋曲和斜川皆是長安的名勝。杭州曾作南宋都城，故詩詞中往往借用長安來說杭州。

②古文學裏鷗是最閑，最無愁的鳥。今說鷗也有愁了，愁的普遍可想。

渡江雲

山陰久客，一再逢春。回憶西湖，渺然愁思。

山空天入海；
倚樓望極，
風急暮潮初。
一簾鳩外雨①，
幾處閑田，
隔水動春鋤。
新煙禁柳
想如今綠到西湖。
猶記得
當年深隱，
門掩兩三株。

①相傳鳩鳴可以占晴雨。

愁余！
荒洲古溆，
斷梗疏萍
更漂流何處！
空自覺圍羞帶減，
影怯燈孤。
常疑即見桃花面，
甚近來翻致無書？
書縱遠，
如何夢也都無？

徵招

聽袁伯長琴①

秋聲②吹碎江南樹；
石牀自聽流水。
別鶴夜③歸來，
引悲風千里。
餘音猶在耳。
有誰識醉翁深意？
去國情懷，
草枯沙遠，
尚鳴山鬼。

①即袁桷，元朝初期的文家，有《清容居士集》。
②聲，一本作風。
③夜，一作不。

客裏可消憂；
人間世寥寥幾年無此。

杳老，古壇荒；
把淒涼空指。
心塵聊更洗；
傍何處竹邊松底，
共良夜白月娟娟④，
領一天清氣？

④娟娟，一作紛紛。

風入松

春遊

一春不是不尋春，
終是不恔人。

好懷漸向中年減，
對歌鐘渾沒心情。
短帽怕黏飛絮，
輕衫厭撲遊塵。

暖香十里輭鶯聲；
小舫綠楊陰。
夢隨蝴蝶飄零後，
尚依依花月關心。
惆悵一株梨雪，
明年甚處清明？

四字令

鶯吟翠屏，

簾吹絮雲。
東風也怕花嗔，
帶飛花趕春。
鄰娃笑迎。
嬉遊趁晴。
明朝何處相尋？
那人家柳陰。

燭影搖紅

答邵素心

隔水呼舟，
采香何處追遊好？
一年春事二分花，
猶有花多少？
容易繁華過了；
趁園林飛紅未掃。
舊酲新醉，
幾日不來，
綠陰芳草。

臺城路

抵吳，書寄舊友。

分明柳上春風眼
曾看少年人老。

雁拂沙黃，
天垂海白，
野艇誰家昏曉？
驚心夢覺：
謾慷慨悲歌
賦歸不早。
想得相如
此時終是倦遊了①。

①作者新從北方歸來，故有這種話。

經行幾度怨別，
酒痕消未盡，
空被花惱。
茂苑②重來，
竹溪深隱，
還勝飄零多少？
羈懷頓掃；
尚識得妝樓那回蘇小。
寄語盟鷗③，
問春何處好。

②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
③盟鷗，借指舊友。

清平樂

候蛩淒斷，
人語西風岸。
月落，沙平，江似練；
望盡蘆花無雁。

暗教愁損蘭成①，
可憐夜夜關情②。
只有一枝梧葉，
不知多少秋聲。

①庾信，字蘭成。
②據《珊瑚網》，此句原作「多情因為卿卿」。卿卿是蘇州陸輔之家的歌妓，此詞是張炎贈伊的。今改本似是作者後來改作，較勝原句。

清平樂

題處梅家藏所南翁畫蘭①

黑雲飛起，
夜月啼湘鬼。
魂返靈根無二紙，
千古不隨流水。

①鄭思肖，號所南，福州人。宋亡後，隱居吳下，慷慨自誓，不忘故國。他畫墨蘭最工，但不畫土根。人問其故，他說：「地為他人地矣，汝不知耶？」

香心淡染清華，
似花還似非花。
要與閒梅相處，
孤山山下人家。

朝中措

清明時節雨聲譁。

潮擁渡頭沙。
翻被梨花冷看：
人生苦戀天涯。

燕簾鶯戶，
雲窗霧閣，
酒醒啼鴉。
折得一枝楊柳，
歸來插向誰家？

清平樂

采芳人杳，
頓覺遊情少。
客裏看春多草草，
總被詩愁分了。

去年燕子天涯；
今年燕子誰家？
三月休聽夜雨，——
如今不是催花。

珍珠令

桃花扇底歌聲杳。
愁多少，
便覺道花陰閑了。
因甚不歸來？——
甚歸來不早？

滿院飛花休要掃，
待留與薄情知道，
知道，
怕一似飛花，
和春都老。

詞的起原

長短句的詞起於何時呢？是怎樣起來的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的答案是：長短句的詞起於中唐，至早不得過西曆第八世紀的晚年。

舊說相傳，都以爲李白是長短句的創始者。那是不可靠的傳說。《尊前集》收李白的詞十二首，《全唐詩》收十四首，其中多有很晚的作品。（如《尊前集》收的「遊人盡道江南好」一首「菩薩蠻」乃是韋莊的。）長短句的「憶秦娥」「菩薩蠻」「清平樂」皆是後人混入的作品；據《杜陽雜編》及《唐音癸籤》，「菩薩蠻」曲調作於大中初年（約八五〇），李白如何能填此調呢？《樂府詩集》遍載李白的樂府歌辭，並收中唐的「調笑」「憶江南」諸詞，而獨不收「憶秦娥」諸詞，這是很强的證據。並且以時代考之，中唐以前，確無這種長短句的詞。我們細考《樂府詩集》所收初唐及盛唐的許多歌詞，——除那些不可歌的擬題樂府之外，——都是五言，七言，或六言的律絕詩，沒有長短句的詞體。《表異記》記高適、王昌齡、王之渙三人在旗亭上聽歌妓唱的詞也都是五言和七

言的絕句。再看各家文集裏所載的樂府歌詞，自李白的「清平調」到元結的「欸乃曲」，都是整齊的近體。張說集子裏有幾首歌詞，注明樂調的，更可爲證。如「蘇摩遮」（後來詞調中有「蘇幕遮」）五首，每首下注「臆歲樂」三字，其詞皆是七言絕句。又如「舞馬詞」六首，前二首各注「聖代昇平樂」，後四首各注「四海和平樂」；而其詞皆爲六言絕句。又「破陣樂」二首，是舞曲，其詞皆爲六言律詩，與後來詞調中所謂「謫仙怨」相同。（舊說「謫仙怨」是唐明皇幸蜀時所作，說見《全唐詩》百二十册。此說大謬。張說死在開元十八年，在明皇幸蜀之前二十六年。）

總觀初唐、盛唐的樂府歌詞，凡是可靠的材料，都是整齊的五言，七言，或六言的律絕。當時無所謂「詩」與「詞」之分；凡詩都可歌，而「近體」（律詩，絕句）尤其都可歌。

中唐的樂府新詞有「三臺」「調笑」「竹枝」「楊柳枝」「浪淘沙」「憶江南」：這六調是可信的。餘如世傳白居易的「長相思」二首，「如夢令」二首，皆不見於《長慶集》的前後集；他最後的自序明明的說「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爲耳」，我們豈可深信？又如劉禹錫的「瀟湘神」等，宋本《劉夢得集》有「右已上詞，先不入集；今附於卷末」一行跋語（《四部叢刊》本）；或有「右已上詞，先不入集；伏緣播在樂章，今附於卷末」一行跋語（《結一廬賸餘叢書》本），所以我們也不可深信。

我們且看這可信的中唐六調。

「三臺」與「調笑」始見於韋應物的集子裏。「三臺」是六言絕句，與張說的「舞馬詞」相同，不算創體。「調笑」，《韋江州集》（《四部叢刊》本）作「調嘯」；一名「宮中調笑」，一名「轉應曲」，一名「三臺令」。「調笑」之名可見此調原本是一種遊戲的歌詞；「轉應」之名可見此調的轉折似是起於和答的歌詞；「三臺令」之名可見此調是從六言的「三臺」變出來的。今舉一例：

胡馬，胡馬，
遠放燕支山下。
跑沙跑雪獨嘶，
東望西望路迷。
路迷，——
迷路，
邊草無窮，日暮。

「竹枝」「柳枝」「浪淘沙」皆是七言絕句。「竹枝」是揚子江上流的民歌，劉禹錫記他在建平所見云：

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爲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豔。（《劉賓客集》竹枝詞序）

民間的「竹枝」，今有兩首，誤收在劉禹錫的集子裏；我們抄一首爲例：

楊柳青青，江水平，
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晴還有晴。（晴字雙關「情」字）

白居易、劉禹錫極力摹倣這種民歌，但終做不到這樣的天然優美。

「楊柳枝」也是一種舞曲。當時還有一種舞，名叫「柘枝」；白居易、劉禹錫有詩摹寫那種舞態。「楊柳枝」大概與此相近。白居易晚年病中有「賣駱馬」「別柳枝」兩詩；「別柳枝」云：

兩枝楊柳小樓中，
嫋娜多年伴醉翁。

明日放歸歸去後，
世間應不要春風。

兩個舞妓必無同名柳枝之理；可見「柳枝」是一個類名，凡能舞「柳枝」的就叫柳枝。「柳枝」詞與「竹枝」同體裁，今不舉例。

「浪淘沙」也是白居易、劉禹錫倡和的歌詞。白作六首，劉作九首。後來皇甫松又作二首，也是七言絕句。皇甫松是晚唐人；這可見此調變成長短句乃是五代時的事。

「憶江南」是中唐的創調。《樂府詩集》八十二云：「一曰『望江南』。《樂府雜錄》曰：『「望江南」本名「謝秋娘」，李德裕鎭浙西，爲妾謝秋娘所製。』」此說不知可信否。今本《李衞公集》（《四部叢刊》本）之別集卷四（頁三）有「錦城春事『憶江南』五言三首」一題，題存而詩闕。然題明說「五言三首」，是李德裕初作「憶江南」，還用五言舊體。他同時的詩人白居易、劉禹錫方纔依曲作長短句。白詞第一首云：

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後來劉禹錫和他的春詞，即用此調：

春去也，

多謝洛城人。

弱柳從風疑擧袂，

叢蘭挹露似霑巾，——

獨坐亦含顰。

最可注意是《劉集》中這首詞的標題：

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

這是依調塡詞的第一次的明例。

中唐的初期（八世紀的下半）還有一位張志和，放浪江湖，曾作了幾首「漁父詞」，流傳人間；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

西塞山前白鷺飛。
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
綠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

張志和與韋應物同時。此調也可算是中唐的創體。但此調的曲拍不傳於後，宋人如蘇軾等都說此調不可歌。蘇軾添上一些字，用「浣溪沙」歌之；他的表弟李如篪說，「『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音律，但語少聲多耳。」以此看來，張志和的「漁父」只是一首詩，只是一首變態的七言絕句；只可與盛唐的七言歌詞看作一類，未必是有意的作長短句。

以上說長短句的詞調起於中唐。「調笑」與「憶江南」爲最早的創體；劉禹錫作「春去了」，明說「依『憶江南』曲拍爲句」，是填詞的先例。

其次，我們要問，長短句的詞體是怎樣起來的呢？整齊的五言，六言，七言詩如何會漸漸變成不整齊的長短句呢？

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最有力的是朱熹的「泛聲」說。朱熹說：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語類》百四十）

清康熙朝編輯《全唐詩》的人，在「詞」的部分加上一條小注，說：

唐人樂府元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並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為塡詞。（《全唐詩》函十二，册十，頁一。）

這就是用朱熹的說明。清歙縣方成培著《香研居詞麈》，論詞的原始云：

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管絃。……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引見江順詒《詞學集成》一，頁五。）

以上引的幾條，都是同一說法。依這種說法，詞的原始是由於：

一、唐人所歌的詩雖然是整齊的五言，六言或七言詩，而音樂的調子卻不必整齊，儘可以有「泛聲」「和聲」或「散聲」。

二、後來人要保存那些「泛聲」，所以連原來有字的音和無字的音，一概填入文字，遂成了長短句的詞了。

對於第一層，我們沒有異議。對於第二層，我們嫌他說的太機械的了。我們不能信這種「泛聲填實成長短句」說，因爲詞的音調裏仍舊是有泛聲的。證據甚多，隨手拾來皆是。如「思帝鄉」一調，字數多少不等；試取晚唐五代人做的四首，列爲下表：

	溫庭筠	韋莊	韋莊	孫光憲
第一行	二字	三	三	二
第二行	五字	三	五	五
第三行	九字	九	九	九
第四行	十一字	九	九	十一
第五行	九字	九	八	九

又如最通行的調子之中，「生查子」下半的起句可作五字，可作兩句三字，也可作七字；「臨江仙」每半闋的起句可作六字，亦可作七字；結兩句可作五與五，亦可作四與五。至於「河傳」等調，變化伸縮更多，更不消說了。宋末沈義父《樂府指迷》說：

古曲譜多有異同：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長短不等者。蓋被教師改換，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

這都是詞調有泛聲之證。我們更看後來詞變爲曲的歷史，更看元人小曲中襯字之多，每調字數伸縮的自由，更可以知道詞調中「泛聲」或「散聲」之多了。

那麼，長短句的詞調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長短句之興，自然是同音樂有密切關係的。唐人的歌詞雖多是整齊的律絕，然而樂調卻是不必整齊的，卻可以自由伸縮。換句話說，就是：樂調無論怎樣自由變化，歌詞還是整齊的律絕；作歌的人儘可不管調子的新花樣，儘可以守定歌詞的老格律。至於怎樣把那整齊的歌詞譜入那自由變化的樂調，那是樂工伶人的事，與詩人無關。這是最初的情形。長短句之興，是由於歌詞與樂調的接近。通音律的詩人，受了音樂的影響，覺得整齊的律絕體不很適宜於樂歌，於是有長短句的嘗試。這種嘗試，起先也許是遊戲的，無心的；後來功效漸著，方纔有稍鄭重的，稍有意的嘗試。「調笑」是遊戲的嘗試；劉、白的「憶江南」是鄭重的嘗試。這種嘗試的意義是要依着曲拍試做長短句的歌詞；不要像從前那樣把整齊的歌詞勉强譜入不整齊的調子。這是長短句的起原。

我們要修正朱熹等人的說明，如下：

唐代的樂府歌詞先是和樂曲分離的：詩人自作律絕詩，而樂工伶人譜爲樂歌。中唐以後，歌詞與樂曲漸漸接近：詩人取現成的樂曲，依其曲拍，作爲歌詞，遂成長短句。劉禹錫集中「依『憶江南』曲拍爲句」一語，是長短句如何產生的最可靠的說明。向來只是詩人做詩而樂工譜曲；中唐以後始有教坊作曲而詩人塡詞。晚唐以後，長短句之盛行，多是這樣來的。溫庭筠爲晚唐提倡長短句最有功的人；《舊唐書》（一九〇下）說他「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這就是說他「能依着絃吹的曲拍，塡側豔之詞。」這不是明顯的例證嗎？

唐末蘇鶚的《杜陽雜編》有一段說：

>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卷下）

這也是樂工作曲而文士塡詞的一個例證。

依現成的曲拍，作爲歌詞，這叫做塡詞。

凡塡詞有三個動機：

一、樂曲有調而無詞，文人作歌詞塡進去，使此調因此更容易流行。

二、樂曲本已有了歌詞，但作於不通文藝的伶人倡女，其詞不佳，不能滿人意，於是文人

給他另作新詞，使美調得美詞而流行更久遠。

三、詞曲盛行之後，長短句的體裁漸漸得文人的公認，成爲一種新詩體，於是詩人常用這種長短句體作新詞。形式是詞，其實只是一種借用詞調的新體詩。這種詞未必不可歌唱，但作者並不注重歌唱。

唐五代的詞的興起，大概是完全出於前兩種動機的。「竹枝」起於民間，有曲有詞；但民間的歌詞有好的，也有很「傖儜」的，所以劉禹錫、白居易等人試作新詞，以代舊詞。「調笑」「憶江南」之作也許是不滿意於舊詞而試作新詞的。

我疑心，依曲拍作長短句的歌詞，這個風氣是起於民間，起於樂工歌妓。文人是守舊的，他們仍舊作五七言詩。而樂工歌妓只要樂歌好唱好聽，遂有長短句之作。劉禹錫、白居易、溫庭筠一班人都是和倡妓往來的；他們嫌倡家的歌詞不雅，——如劉禹錫嫌民間的「竹枝詞」「傖儜」一樣，——於是也依樣改作長短句的新詞。歐陽炯序《花間集》云：

> 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

這是文人不滿意於倡家的歌詞的明白表示。沈義父《樂府指迷》云：

> 秦樓楚館所歌之詞，多是教坊樂工及鬧井做賺人所作。只緣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語用字，全

不可讀。甚至詠月卻說雨，詠春卻說涼；如「花心動」一詞，人目之爲「一年景」。又一詞之中，顚倒重複；如「曲遊春」云，「脸薄難藏淚」，過云，「哭得渾無氣力」，結又云，「滿袖啼紅」。如此甚多，乃大病也。（四印齋刻本，頁四。）

這雖是南宋的情事，然而我們可以因此推想唐五代時的倡家歌詞也必有這種可笑的情景。所以我們可以說，唐五代的文人填詞，大概是不滿意於倡家已有的長短句歌詞，依其曲拍，仿長短句的體裁，作爲新詞。到了後來，文人能填詞的漸漸多了，教坊倡家每得新調，也可逕就請文人填詞。例如葉夢得《避暑錄話》說：

> 柳永爲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於世。（葉德輝刻本，下，頁一○。）

大概填詞之起原總不出於這兩種動機之外：或曲無詞而文人作詞，或曲已有詞而文人另作新詞。後來方纔有借用詞調作詩的，如蘇軾、朱敦儒、辛棄疾皆是。南宋姜夔、吳文英等人自己作曲，自己填詞，那又是第一種動機了。

以上論詞的起原，初稿寫成後，曾送呈王靜菴先生（國維），請他指正。王先生答書說

曾說表面雖似與紫陽不同，實則爲紫陽說下一種注解，並求其所以然之故。鄙意甚爲贊同。至謂長短句不起於盛唐，以詞人方面言之，弟無異議；若就樂工方面論，則教坊實早有此種曲調（「菩薩蠻」之屬），崔令欽《教坊記》可證也。

我因此檢《教坊記》，其中附有曲名一表，共載三百二十四調，果有「菩薩蠻」「憶江南」等曲調。崔令欽的年代，《四庫提要》無考；王靜菴先生據《唐書》「宰相世系表」說崔令欽乃隋恒農太守宣度之五世孫，而唐高祖至玄宗五世，因此考定他是玄宗時人。《教坊記》記事迄於開元，不談及亂離時事，似他不曾見天寶之亂（七五五）。但《教坊記》中的曲名表，我卻不能認爲原書的原文，不能認爲開元教坊的曲目。我疑心此表曾經後人隨時添入新調；此種表本只供人參考，以多爲貴，添加之人意在求完備，不必是有心作僞。正如玄奘的《西域記》裏忽然有明成祖時代的西洋地理，那也是求完備，並非有心作僞。所以我以爲《教坊記》中的三百多曲名不可用來考證盛唐教坊有無某種曲調。我的證據是：

一、表中有「天仙子」　段安節《樂府雜錄》說，「『萬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進，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古今說海》本，頁七）。《唐書》二十二也說，「會昌初（約八四三），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曲以獻。」是此曲製於會昌初年，崔令欽何以

能列入表中。

二、表中有「傾盃樂」《樂府雜錄》云：「宣宗喜吹蘆管，自製此曲。」（頁二四）此曲是宣宗（八四七——八五九）製的，如何得入此表？

三、表中有「菩薩蠻」《詞源》引《唐音癸籤》說，大中初（約八五〇），女蠻國入貢，其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人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此曲。《杜陽雜編》也說此調作於宣宗時。（引見上）

四、表中有「望江南」《樂府雜錄》說此調「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日，為亡妓謝秋娘所撰。」（頁二四）

五、表中有「楊柳枝」《樂府雜錄》說此調是「白傅閑居洛邑時作，後入教坊。」（頁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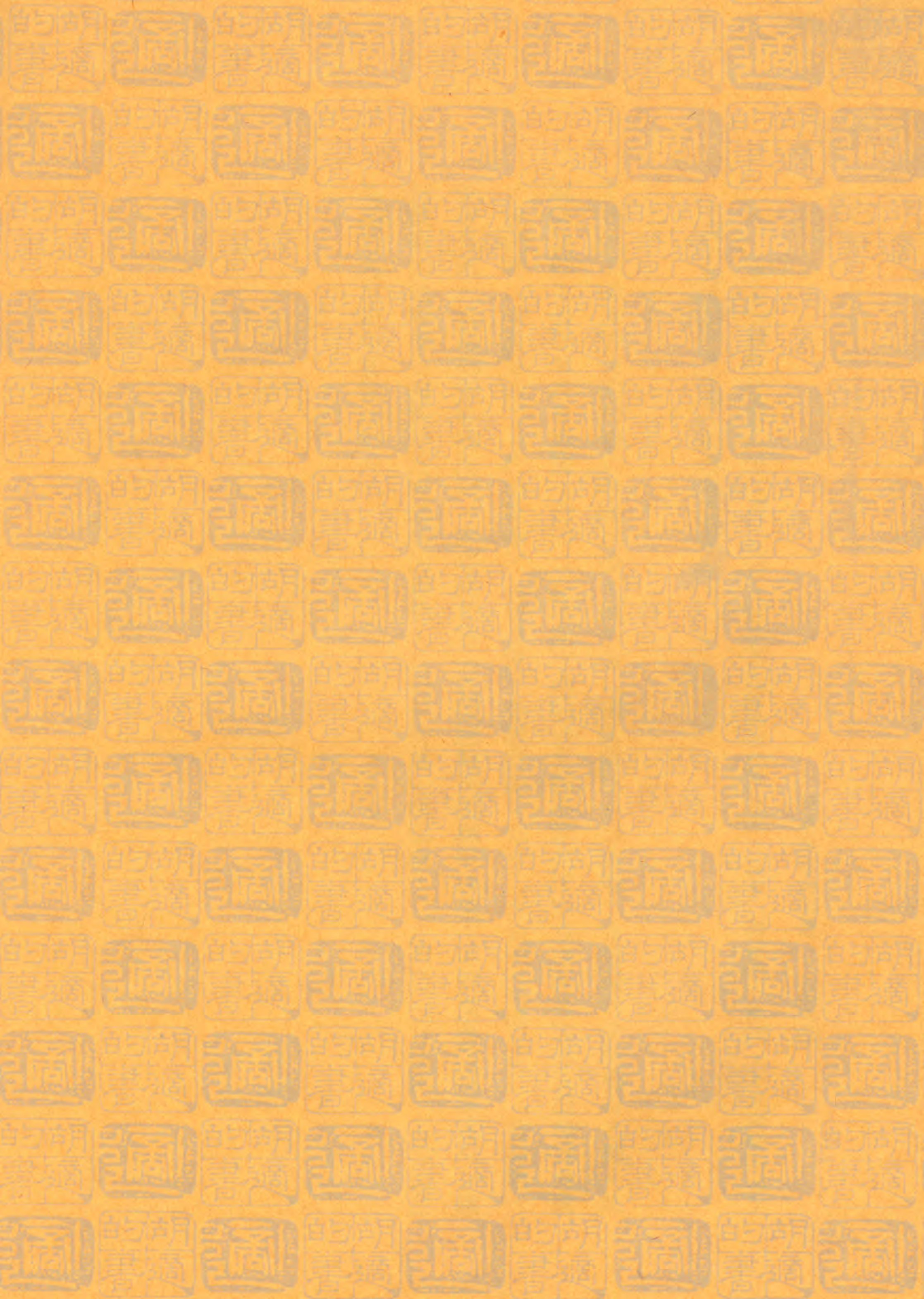
段安節為段文昌之孫，段成式之子，成式曾在李德裕浙西幕府中（見《酉陽雜俎》續四），所以安節談會昌、大中兩朝的故事，應該可信。此外如《樂府雜錄》記「望江南」即「夢江南」，而《教坊記》曲目中既有「望江南」，又有「夢江南」；又如表中有「大曲名」一個總目，而其下的四十六曲不全是大曲：這也可見此表有後人妄加的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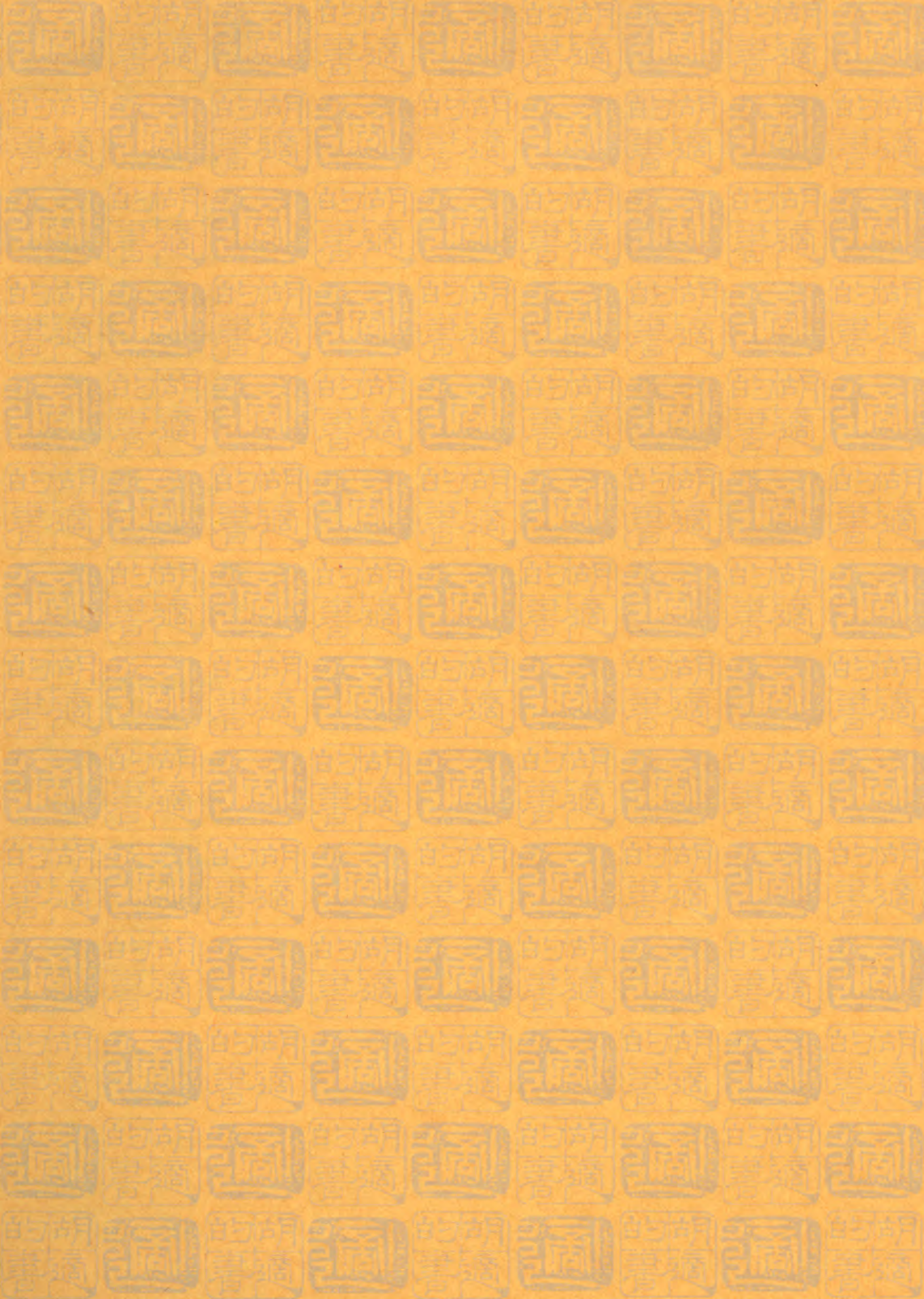
王靜菴先生二次來書說：

弟意如謂敎坊舊有「望江南」曲調，至李衞公而始依此調作詞；舊有「菩薩蠻」曲調，至宣宗時始爲其詞，此說似非不可通，與尊說亦無抵牾。

王先生承認長短句的詞起於中唐以後，但主張「望江南」「菩薩蠻」等曲調乃敎坊舊有之調。此說與我的主張固然沒有抵觸；然而《敎坊記》中的一表卻不能就證明盛唐敎坊實有某種曲調。況且我們看《樂府雜錄》《杜陽雜編》《新唐書》等書所記，似乎「天仙子」「傾盃樂」「菩薩蠻」等皆是武、宣兩朝新製的曲調，不單是新詞。我們絕對承認調早於詞；但依現有的證據看來，我們很難知道有多少詞調是盛唐敎坊的舊物，我們只知道「憶江南」「天仙子」「菩薩蠻」「傾盃樂」等調是九世紀中葉製作的。









20世紀影響中國思想最深的偉人巨著

胡適作品集

胡適紀念館授權出版／遠流出版公司榮譽印行

●遠流出版公司說：

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胡適之先生的作品，它的意義很接近胡先生自己說的「價值重估」工作；也就是說，在胡先生「恩怨將盡之時」，正是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就胡適論胡適，「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的時候。

——引自「出版前言」

●胡適之先生說：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不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套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引自「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開大字精印 ●每册售價100元 ●全省各大書局有售 ●
銷：時報出版公司 ●郵撥：0103854-0 ●電話：306-6842



遠流出版公司

地址：台北市汀州路782號七樓之
電話：392-3707　郵撥：0189456-1遠流出版公司



胡適作品集

• 即將出版37册 •

1. 四十自述
2. 胡適文選
3. 文學改良芻議
4. 問題與主義
5. 水滸傳與紅樓夢
6. 貞操問題
7. 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8.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9. 我們的政治主張
10. 西遊記考證
11.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12. 海外讀書雜記
13. 中國古典小說研究
14.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
15. 說儒
16. 神會和尚傳
17. 醒世姻緣傳考證
18. 我們走那條路
19. 白話文學史：唐以前
20. 白話文學史：唐朝
21. 中國中古思想史小史長編(上)
22. 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下)
23. 丁文江的傳記
24. 胡適演講集(一)
25. 胡適演講集(二)
26. 胡適演講集(三)
27. 嘗試集
28. 嘗試後集
29. 胡適選註的詩選
30. 胡適選註的詞選
31. 中國古代哲學史
32. 戴東原哲學
33. 章實齋先生年譜
34. 胡適留學日記(一)
35. 胡適留學日記(二)
36. 胡適留學日記(三)
37. 胡適留學日記(四)